

# 中國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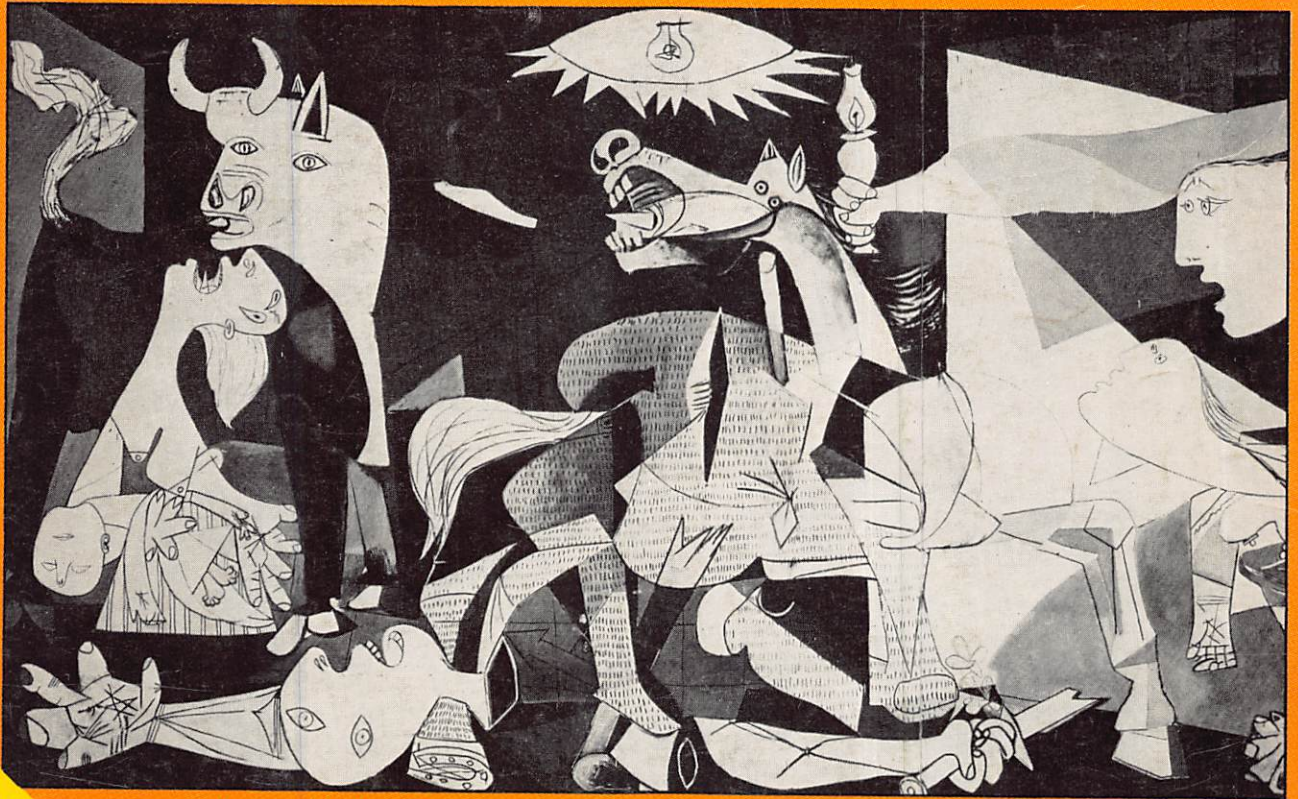
China Spring

4月號 總59期

No.59 APR. 1988

## 胡·平·權利先於是非

中國大陸的黑色一月



趙紫陽和李鵬鬥智  
改革＝物價上漲？

楊巍獄中來鴻

# 楊山魏獄中家信摘錄

爸爸、媽媽，您們好：

接通知，爲防止甲型肝炎蔓延，二月份接見已全部停掉。

由於這段時間翻譯工作搞得較多，上次帶來的書還有些沒看。體改委的雜誌只能讓我看看非內部出版的兩期，覺得很不錯，因而希望將「中國：發展與改革」訂一年（一〇·八〇元，包括一月份。當地郵訂或匯款至北京二八四四信箱，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出版部）。再打聽一下能否訂到「走向未來」雜誌（每本二元）。

上次所說的關於計算機應用函授的廣告，是登在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報」第七版下的，我大概說成十一月十五日了，對不起。注意報名截止日期是三月十五日。據隊長說你們平時都可以給我寫信，數量不限，但不一定每封信我都收得到。比如上次你們帶來的信就沒讓我看，只是聽苗隊長講了部份內容，還有些問題不大清楚。

關於學術上的事，並不光是我要搞清楚是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學術興趣問題。我認爲比較重要的是第二篇 PAPER，如果休士頓醫學院的 SMITH-BLACOOK 小組仍然認爲他們的一糖二肽的 ADRENALINE-ENDOPHIN 模型仍有道理，那麼學術意義非同小可，建議小莉請教她導師後（她導師對此肯定會有興趣），將有關 PAPER (REFERENCES) 寄給一醫的顧天爵老師，一則引起注意，二則彌補空白。過去的糖鏈模型只能說明一端固定的糖鏈，而 SMITH-BLACOOK 的糖鏈是兩端皆固定，這

就需要新的理論模型了。（也許一醫會派人前往交流甚至學習，沈老師也可能感興趣）另外，淋巴細胞分泌神經激素的事實，也將根本改觀對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關係的傳統概念。可讓搞免疫的人注意。

土森亞大學藥學系的 YAMAMORA 教授是使用單克隆抗體技術的多產高手（他是個美籍日裔人，可是不會半句日語，日文名大概應該是山本），余芒同學的同學梅林（中國軍事醫學院出來自資生）跟着他手下的小師傅王建新（獲意大利博士），四個月就出了三篇論文。國內正在翻譯 YAMAMORA 有關受體抗體的著作。小莉如要瞭解其工作，可向梅林或劉寧翔聯系。

我對小莉的希望是：第一，要快樂些，因爲快樂的人能使別人快樂。第二是在輕鬆愉快的前提下，儘量搞好學習，第三要鍛鍊身體。記得她有網球、乒乓球和游泳的擅長，不要丟了。

美國最討厭的是做飯，不像這裏一日三頓全不必自己操心。大概迄今爲止所有的烹調書都是講如何燒得好吃，好看，省錢，健美或有營養，沒有說怎樣節省燒飯時間的。我這裏提示幾種省事的方法：

上次見面，使我最高興的是貝貝進了著名的普渡大學，我的朋友趙國屏在該校分子生物系（他是老三屆，原復旦七十八級微生物班老班長，校黨委成員，其父趙祖康），我們是在

廣州搞熟的，余芒大概對他不太熟，但他是知道余芒和貝貝的，因爲他們七十八級都知道那段「羅曼史」，且廣爲流傳（一直傳到梅林處就沒了，說是我「一直矇在鼓裏」）貝貝有困難可去找他。另外上次貝貝的一張照片，背景不是普渡而是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老班長郭景德（JOHN GUO）在此當教授，不知近況如何。

爸爸媽媽不知能否從圖書館借些書，我這裏看完的書可以再帶出的。中共十三大後對科技的影響是：①樹立商品經濟的觀念。②科技同應用、管理結合。再加上我目前翻譯的需要，想看看一些有關經濟、商業、工業及管理的書，由於許多只是想翻翻，所以不必都買下，現在比較急需的是經濟類，最好搞本經濟詞彙的解說辭典，或辭海經濟、貿易、金融分冊，要包含有最新的經濟概念。

我覺得現在的經濟學也好，免疫學也好，管理學也好，方法之處很多，而且日益與計算機技術結合，所以我想抓住這個關鍵，我希望以後能掌握好計算機的應用技術和系統科學的原理，以後的路子就寬了。在信息社會中，掌握處理、應用信息的能力和速度是最重要的，我認爲與此最相關的是外語、計算機（台灣稱此爲資訊）、系統科學，信息來源則在法科、商科和某些文科中，現在的三資企業要的人，其標準可歸爲一句話，獲取、加工、處理信息的能人（如經濟、公關、打字、用計算機、管理，等等）。

就此結束，祝 健康愉快

兒 小巍

（此信爲楊巍於二月份自獄中轉出）



# 以對話代替對抗

這些年來，在中國大陸，「對話」一詞日見風行，以往不絕於耳的「鬥爭」二字則大有衰竭之勢。

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它表明了那個殘酷內鬥的時代的行將結束，和一個寬容和解的時代的正在到來。

在不久前閉幕的民聯三大會議上，我們呼籲對話，和海峽兩岸的各個方面對話，尤其是希望和中國共產黨方面對話，和國內的政府方面對話。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們彼此間的關係不正常。去年十二月底國內有關當局錯誤地判處楊巍兩年徒刑及宣佈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無疑使原來就不正常的關係更加惡化。我們一向認為，對話勝於對抗。但遺憾的是，對話不同於對抗，對話需要雙方有意，而對抗則是只要有一方下定決心，你就沒辦法了。

有人說，由於你們中國民聯對國內當局採取了批判立場，所以導致了對抗的局面。我們以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什麼是對抗？對抗就是否認對方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一九六九年，美國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有一次，尼克松總統會見了一個學生組織的領袖。尼克松對這位學生領袖說：「我很高興能和一位激進派的學生領袖談話。」誰知那位學生領袖迅即反駁尼克松說：「我們不算激進派，是激進派就不來和你談了。」問題就在這裏，真正的激進派根本否認尼克松總統是他們的總統，否認當時的政府是美國人民的合法政府，他們根本拒絕與尼克松總統對話。這才叫真正的對抗。中國民聯的立場顯然與此不同。我們主張修改憲法中的某些條款，但並不會否定憲法本身；我們要求改變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即絕對權力，並不是否認它的執政黨地位。把我們的這種立場稱之為對抗，那只能是對「對抗」一詞本意的嚴重曲解。

造成上述曲解的原因很簡單。長期以來，不少人、包括某些高級領導人，已經習慣於把執政者的權威視為絕對、視為無限，因此，他們把任何他們所不喜歡的批評意見、反對意見一概視為「造反」，斥為「反動」。另外一些人雖然不贊同這種無限權力，但是他們多多少少把這種無限權力的存在看作是一種無可更改的客觀現實，好像是一種自然現象或自然規律。照他們看來，統治者當然要壓制那些敢於批評他們、反對他們的人；如果你的說法做法觸及到了統治者的絕對權力，統治者要對你實行鎮壓就完全是正常的、自然的反應。結果是，每逢這種情況發生，他們不是譴責當權者濫用權力，反倒認為是你自找沒趣。顯而易見，這種心態和公民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現在，國內有關當局把中國民聯打成「反動組織」，否認中國民聯的正當存在權利。這當然是錯誤的。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主張對話，並積極尋求開展對話的途徑。不言而喻，所謂對話，本來就是指矛盾的雙方用和平的、理性的辦法處理相互之間的分歧。對話，當然包含着和不同政見、和反對意見的對話。如果把對話僅僅理解為相同見解之間的你唱我和，那麼這就使對話一詞失去大部份意義。因此，以拒斥我們的政治綱領為理由而拒斥與我們對話，這在道理上是講不過去的。

其實，據我們所知，在共產黨領導內部和政府內部，一直有人主張和我們溝通。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對於把像中國民聯這樣和平理性的追求中國民主化的政治團體打成「反動組織」是很不贊成的。因此可以相信，要求對話的呼聲一定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強，這就能形成一種推動力量。畢竟，一味拒絕對話而依然熱衷於七門八門的人總是極少數，他們的影響正在日趨縮小，我們有理由對展開正常對話的前景抱樂觀的態度。

從最近幾次中國民聯舉行的活動來看，我們高興地發現，廣大留學生同學和海外僑胞對我們還是十分友好的。絕大部份人對我們的立場都抱着支持、同情或是理解的態度。我們需要進一步努力，積極地和一切人、尤其是和那些不瞭解我們或不贊成我們的人加強交流，耐心向別人解釋我們的立場，虛心聽取別人對我們的批評建議。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能贏得越來越廣泛的理解與支持，我們一定能以對話代替對抗。這樣，中國的民主化就可向前邁出寶貴的一步。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四月號總五十九期目錄

■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ER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 ●社論●

3 ■以對話代替對抗

## ●讀者●作者●編者

6 ■答賀利舊友等

## ●專論●

11 ■權利先於是非

14 ■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

## ●本期專題●

20 ■楊蕪獄中來鴻

28 ■楊蕪案討論會紀要

28 ■同學們，讓我們努力去教

29 ■楊蕪，中國第五代留學生的榜樣

30 ■應喚起全民族的民主意識

31 ■「法」和黨為什麼處處合拍

31 ■鄧小平也應被判刑

## ●國內參考消息●

32 ■中國大陸的黑色一月

35 ■趙紫陽和李鵬之間

39 ■經濟改革 物價上漲？

43 ■中國大陸票證制度概觀

## ●民運報導●

47 ■海內外民運發展與中國民聯的近期活動

49 ■中國民聯南伊利諾大學

演講側記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衛忠華

(中國民聯文宣組)

(國內) 魏可宜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冷橫眉

(新華社記者) 姬乃甫等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丁楚

(本刊編輯部整理)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易海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簡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奮戈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明白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杻照

(國內獄中) 楊蕪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丁學良

(中國民聯) 胡平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高蘭等

## 編者的話

「中國民聯」被打成「反動組織」後，一般人都對中國民聯的存在及其與國內當局的關係表示關注。本期社論和胡平的專論對上述問題作了很明確的闡釋。

國內的經濟改革遇到了嚴重的困難，一般市民群眾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這些困難和上層領導權力之爭有什麼關係，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我們特別組織了一組文章，討論物價、票證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矛盾。丁學良從理論上探討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一文，尤其發人深省。

在蔣經國先生逝世後，一群哈佛大學大陸留學生舉行了一次座談；藉此，我們可看出大陸年輕一代對待台灣問題觀念上的轉變。這對海峽兩岸今後的進一步接觸有着啓發作用。所以我刊特予轉載。

楊蕪案件關係著中國的一系列問題，如人權、留學生政策等，一直為眾多留學生所關心，楊蕪判刑後引起巨大反響，本期將楊蕪案討論會錄音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 下期預告

人大將於三月份開會，全面更新政府領導人。下期本刊將對此事作一報導和深入的分析。

鐘禮文專論中共外交的長文，還有關於四個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探討文章，毛澤東和江青的獨生女李訥的身世遭遇，都將于下期刊出。

51 致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封公開信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石磊

###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之十一

54 王若望趣聞(四則) (上海) 莊潮

### 思想論壇

55 鬆綁之後站不穩 (中國民聯) 王炳章

57 我是你們的反對派 (美國) 何不鳴

58 一面之詞 (中國民聯) 胡平

61 縱橫的西德和東德，方圓說民主與專制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西德) 早尙

73 反動之辯異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蔣小梅

### 台灣專欄

74 台灣的進步激勵大陸 —— 大陸留學生座談蔣經國後的台灣政局 (哈佛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 (華僑·美國) 周立仁

78 請中共不要把槍口對準台灣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鄭國仁

81 台灣不可有披著民主外衣的暴力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何邊仁

84 讀唐樹備公使談話有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王亞軍

85 也談西藏問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林峰

87 「中共中央同意企業法」質疑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羅曼

88 「四個堅持」堅持不住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羅曼

89 紅與白(小說)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藍羽


57 畫展：天葬(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天收

42 什麼是詩(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巴江

50 如果你敢(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吳唯唯

53 民心與黨心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唐木

封面：畢加索名畫——(局部) 西班牙內戰



## 讀者·作者·編者

### 答賀利舊友

尊敬的賀利舊友：

多年不見，沒想到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看到你的抗議信件，這個世界真是太小了。

首先，我覺得從抗議信來看，你還是你，同四分之一世紀以前一樣——熱烈、狂放、敢愛敢憎、無所畏懼……還有點神經質。

不過，作為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你是一九四八年出生的），似應對自己的過去有一個客觀、公允的估計才好。

我那篇短文「鄧小平女婿惹出外交糾紛」（刊于中春雜誌一九八八年二月號）寫得並不高明。我是學自然科學的，不太嫻于舞文弄墨

，本來是要寫令兄，却在無意中提到你，還望你能見諒！

不過，話說回來，關於對你過去的若干評敘，還是真實的。

這是另外一回事了。

賀利舊友，想想你在文革前及去吉林插隊前後的那些所謂「朋友」吧。

我隨便提幾個名字就夠了：姜天夫、地安門張峻嶺、平安里老鄧……

你的二十一歲生日宴會是在新僑飯店西餐部舉辦的，那些賀客都是些什麼人呢？

一九八〇年末，北京一些幹部子弟為歡送你赴日留學舉辦了餞行宴會，這批人和上述那批人是多麼不同啊！

兩批人代表了中國大陸社會的兩個極端——最高層和最底層。

賀利舊友，你是京城罕有的一位奇人。對於你駭世驚俗的許多舉動，我一向是又欽佩、又驚懼的。

因為有了你，許許多多披着假道學外衣的偽君子（在中共高層，這樣的人特別多）必將感到某種窘迫：在他們譴責你的時候，也等于譴責了他們自己。

由於你的家庭背景，有時候他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表態。

而與你並稱為「東城三莉」的另外兩位，則不具備這樣的影響力。

去年六月，我回京探親。目睹世情的種種變化，還閃過一個念頭：哦，二十幾年賀利對於個人幸福的大膽追求，已經變成小青年中間的等閒事情了！

社會變化何其巨大！然而，歷史畢竟是歷史。否認歷史和偽造歷史一樣是不智的。

賀利舊友，當中共官方就楊巍案對中國民聯展開公開圍剿之際，你却公開表示對中國民聯的支持，並願成爲其中的一員，勇氣可嘉！由於你的特殊身份（鄧小平女婿之妹），此舉定將產生有益的影響。

你問我的真實姓名？

我是你在北京女十二中（貝滿女中）的校友，林姍姍（文革前外貿部副部長林海雲之女）的莫逆之交，煤渣胡同的座上賓！

（中國大陸留學生）高蘭于美國

### 民主、坦率

中國民聯連同其前身「中國之春」，成立已經五周年了。在五年來艱難複雜的鬭爭中，喜見中國民聯從小到大，成爲一支爲左、中、右均不能忽視的政治力量。最近，民聯三大的召開，新的領導成員的產生和新的奮鬥目標和方針的制定，預示着中國民聯進一步可能發展的前景。

中國民聯在其運作過程中：一方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壓力和中國國安部的滲透，另一方面則是廣大留學生對中共法西斯統治的恐懼和對個人未來前途的憂慮。這些情況造成了民聯運作的困難。許多中國民聯組織的活動，未能公開使用中國民聯的名稱。中國大陸留學生加入中國民聯，基本上是十分秘密的。由於這些原因，再加上目前各校園內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一九八二年之後來美的，在來

美前後，又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宣傳灌輸，他們對中國民聯的歷史和現狀，缺乏足夠的認識。爲此，我在這裡對中國民聯今後的運作，提出幾點不成熟的建議，供你們參考：

(1)：今後中國民聯舉辦的活動，適當地多一點以中國民聯的名義舉辦。

(2)：對於可以公開並願意公開其身份的大陸學生、民聯成員，在適當時候可公開其身份。

(3)：在中國之春上對中國民聯的歷史，其領導成員中能公開其情況者，其成員中表現卓越者（如楊巍、郭城等），作適當的簡介。

(4)：加強公開身份的民聯成員相互之間聯繫和協同。

(5)：研究、提高及中共滲透、分化的能力和部署，以達到既保護民聯組織和每一個成員，又能有效地進行民主運作的目的。

(6)：研究中共的歷史教訓，避免將來重蹈其處理黨內外各種關係的覆轍。

中國大陸留學生心力於美國加大柏克萊

## 諾貝爾獎得主的人格

讀貴刊總第五十七期唐晏的文章《中國人，你爲什麼不正直》，深爲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先生所受到的人身攻擊感到不平。以上三位科學家雖然加入美國國籍，然而他們血脈中仍流着中國人的血，他們是炎黃的子孫，他們在科學事業上做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中國

人民特別是整個知識界因他們而揚眉吐氣，他們受到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矚目和尊重完全是問心無愧的。

然而，唐文却說：「不少海外華裔名流，包括諾貝爾獎的兩三位得主，無意於聲張正義，却得意於穿飛北京、台北，左右逢源，比之於愛因斯坦、沙哈羅夫、方勵之，他們人格低矣」。這裡，唐文不僅開罪「不少海外華裔名流」，其實正是他們積極支持「中春」。仲張正義，也開罪於華裔諾貝爾獎得主，雖未指名道姓，但大家也是心知肚明他指的是誰。海外名流也罷，諾貝爾獎得主也罷，他們受到千萬人的擁戴是很自然的。唐文罵人家就等於罵他們的擁戴者，鄙人即是其中之一。再者，唐文罵人家「人格低矣」，人家爲什麼不可以以誹謗罪告唐呢？！

愛因斯坦、沙哈羅夫、方勵之等所以成名均有他們特定的歷史背景、條件和環境。聲張正義的方式也是千差萬別的。公公以法律來伸張正義，關漢卿以戲劇來伸張正義，鄧拓以諷刺伸張正義，沈從文擱筆多年，不寫一篇拍馬屁的文章，他以沉默的方式來伸張正義，劉賓雁則以銳利的報告文學痛陳時弊，爲民請命，伸張正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方勵之一句「知識份子應該擔負起社會的責任」震撼了少人的心靈。但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使人都成爲方勵之，更不可能以方勵之或愛因斯坦作爲標準來衡量每個人。我們應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故不應以華裔諾貝爾獎得主隨意與方勵之等作不切實際的機械類比，這樣做只能使我們滑向偽科學，不尊重事實，而推引出主觀和錯誤的結論。

我們在評價一個人物時，應持實事求是、歷史的、全面的、公正的、客觀的態度，而不

可妄加褒貶。對一個人，我們在不瞭解全部事實前，不可以輕率地下結論，尤其是給人家下一個不好的結論時，更應慎重從事。我們應以理性代替偏激，以擺事實、講道理代替漫罵。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刊物負責，更要對讀者負責。報刊的影響力很大，我們怎麼可以白紙黑字地印一些胡言亂語來混淆視聽呢，怎麼可以由於我們的疏忽而將一篇拙劣的文字隨便公諸於世呢？！誠然，唐文的觀點不見得就等於中春的觀點，但這些觀點毫無批判地登在刊物上，只能使讀者對中春產生不良看法。

欣聞中國民聯正在醞釀組黨，這是中國人民的大喜事，衷心預祝她不久的將來獲得成功。謹願中國民聯的諸位仁人，時刻記住自己行將肩負的歷史使命，注意擴大團結一戰線，而不是隨便罵人，到處樹敵，亂了自己的陣腳。以上觀點似乎有點小題大作，但「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文人的傳統，讀書人最重名節，如果有人當衆罵你人格低下，至少你會感到很不舒服，現在印成雜誌在全世界範圍罵你，你一定氣憤之極。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心比心，趕快向人家公開道歉，負荆請罪，才不失文人的本色。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不平

## 要衝

錢達的回國，使我又一次看清了專制獨裁者的虛弱本質，表現在用大量的公安力量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盟員；演講時只趕聽者，不抓講者；不敢正面辯論，驅出境外了事。

我從小就喜歡觀看足球比賽，不論是現場還是在電視上。我有一個經驗，就是甲、乙兩隊球員對陣，甲方前鋒球員將球帶進對方心臟地帶，乙方球員必定強力阻擋，有可能排成人牆，擋住球的去路，以防進龍門。前鋒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將球橫踢引開，這時不被乙方注意甲方後衛球員，放棄己方的防守，一個勁地向對方龍門衝，結果連人帶球一起衝進龍門裡，往往是人的速度比球快。這麼一衝起碼能贏得比賽分數，說不定也是全局的勝利。

沒有前鋒球是不能帶進對方禁區的。我的意思是，只要全世界的盟員互相配合，堅持「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多元」，專制主義者的魔門一定會被沖垮的。

（中國大陸新移民）歐陽於加拿大

## 喚醒驚弓鳥

收到貴刊二月號（總五十七期）知民聯盟員錢達和劉梓榮兩位當楊巍同學無辜被捕，受專制審判一事赴滬營救，此舉表現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道德勇氣，同時也喚醒了久被中共統治的十億驚弓之鳥（包括身居海外的交換學者和研究生），錢、劉兩位敢於冒險犯難，令人欽敬，謹建議你們把這事詳細經過，用英文寫出，在中春文摘或別的刊物登出，讓祇會看英文的人士也知道這一壯舉。

（學者）胡務實謹啓

## 不做兩面派

我是貴刊的老讀者。看了人民日報的所謂「判決書」，很有感慨。過去我一直是個「觀望派」，對貴刊的文章都仔細讀過，也有許多想法，但卻沒拿起筆來表示自己的意見。現在打算行使一下言論自由的權力了，這還得感謝人民日報才對。

人民日報把辦在海外的民主環境中留學生表達獨立和反對意見的中國之春定性為頭號敵人（這當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但如此公開地向中國之春及其讀者宣戰，還是頭一回）。這實在是到了「窮匕首見」的地步了。反讓我覺得再觀望下去，無異於對人皆有之的言論自由權力的自我褻瀆；或者乾脆就是在民主環境之中甘為專制的俯首貼耳的奴僕。實際上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就是一個兩面派：有哪位留學生真心實意地反對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力？那麼中國之春表達了不同意見，就是反革命，所以不反對中國之春的不同意見，起碼是與反革命同流合污了。倘若這種同流合污的行爲再是鬼鬼祟祟，不敢公開表達出來，豈不是兩面派麼？我們多數留學生都介乎這兩者之間徘徊，這就是我所謂的「兩個時代的心理烙印」和「心理積澱」，我自己當然也不例外。

從觀望到行動，這在我來說是個所謂「內因依外因的影響而相互作用」的過程。相信許多人都有相同的過程。

最後，我希望自己今後再有機會借中國之春這個留學生自己的論壇表達異見，也希望能不斷讀到中國之春上的好文章。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迎新

## 對「言論自由」的意見

細讀了胡平的「言論自由」一文，深感其確實不愧為一篇中國近代青年思想理論家的力作。但讀後細細思考，感到胡文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缺陷，就是文章自始至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做為其理論的基礎和論述的根據，給人一種其文並未「脫軌」的「安全感」，這從文章多處引經據典以及對馬克思、列寧的熱情贊頌可以看出。文章第一章第二〇—三節選竟以「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做為實行言論自由的目的。正因如此，胡文仍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第一章第二〇—五節、第二章第二〇節）做為實行言論自由的最後歸宿，仍指望依靠專制政權來「讓言論自由的原則深入人心」。文章既抨擊專制主義的種種醜惡，又讚揚這些專制政權的創立者和維護者。這些不僅使讀者為之迷惑，從根本上講，也是走不通的一條死胡同。

我認為，一黨制，是全部問題的癥結所在（在此我們不提一黨專制，是爲了避免人們對「一黨但不專制」的幻想）。一黨制是所有極權專制國家的共同特徵和首要標誌。主義和制度是依靠政黨及其成員所推崇、建立、維繫和發展的，政權是靠政黨維護和運行的。政黨是一切關鍵之關鍵。一黨制不可能推行和實行言論自由，從而使得胡文的重心「使言論深入人心」成爲不可能。因此，我認為，言論自由和社會民主的根本途徑，首先是爭取多黨制或使反對黨合法存在，而言論自由則應當是反對黨和一切政黨的口號和首要目標。

所謂言論自由，很大部份是指不同人的不



同思想、不同政見、不同意見的存在和發表自由，如果沒有不同政黨的合法存在，所有這些不同言論就沒有得以保護和維護的可能，即使有莊嚴的憲法存在，也無濟於事，這已為許多事實所無數次地證實。

綜上所述，胡文立足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鑒於當時歷史環境和胡平「照顧國人思想基礎」考慮，即使不是一個根本立論錯誤，也使文章的說服力大為減弱。任何現代中國政治理論和思想，包括論述言論自由，如果不論及一黨制、抨擊一黨制、擯棄一黨制，都是沙灘上築大廈，經不起歷史浪潮的衝擊和檢驗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 加拿大) 肖漢

## 我看「中春」

在台灣「百分之百反共」的教育下，接觸到共產國家的經驗是頗刺激的。我的台灣同胞中，尚有視共產黨如毒蛇猛獸，以為共產黨員都是青面獠牙，談「共」變色的。鄙人首次投稿就被刊出在「中國之春」，親友們為我捏把冷汗：「不怕以後回不了台灣嗎？」嗚呼！想到海峽兩岸的中國同胞們每每為了表達一些與政府教育有差距的思想，即使無意反政府，僅部分看法不為政府所接受，就受到警告、威脅甚至迫害。

所以在這又驚又喜的經驗裡，喜的是接觸到「中國之春」這份「反動」刊物。我欣賞的不僅是「中春」的「反動」，它的無視政府當局的壓迫固然大快人心。令我更激賞的是：

(一)它不是一份專司謾罵的刊物。一方面它抨擊中共，恨鐵不成鋼；一方面它也肯定中共某些作為。當中共當局做出往民主方向的決定，即使只踏出一小步，它也同樣給予喝采鼓勵

。所以有人一口咬定「中春」是反政府的，實在是偏概全，沒有體會出「中春」的立場。

(二)「中春」允許讀者投稿批評「中春」的立場，能夠刊出這種批評自身的文章，在其它雜誌刊物中幾乎是絕無僅有。大部分都唯恐人家捧不夠，焉有器度騰出篇幅讓人攻擊？一本刊物要培養出勇於批評，也敢接受批評的態度，委實不易。由此有感於「中國之春」立場之客觀，園地之開放，更激起鄙人想再借貴刊一角，同為中國民主進步出聲，集各種角度來探討中國未來的前途。

台灣移民張學說於加拿大

## 台獨應認清中共本質

幾個月前，記得一位「台獨」女士對我說，中共本來不想干涉台灣，主要是恨國民黨和蔣家，如果國民黨被民進黨打败了，中共就不會管台灣了。我聽得目瞪口呆，搖頭嘆息。無論我怎樣解釋，她總是不明白……

台獨分子們自以為可以團結部份台灣人，就能夠吓倒中共，就能鬧起烏門搞台獨。實在是太天真了。

事實上是：中共絕非害怕台獨，而相反，台獨只會為中共武裝侵台製造口實。

中共雖然現在已人心喪盡，但一俟台獨成為事實，中共就會利用大陸人民的「愛國主義」情緒而進攻台灣。這場戰爭，將和越戰不同，變成一種大陸人民心目中的「正義」的戰爭，台獨這一搞，相反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共了。中共「收復」中國的領土，名也正了，言也順了。而美國也不會干涉中共，正如美國不會樂

意看到自己的夏威夷島被「獨立」出去一樣，當然會諒解中共的「愛國」行為。在軍事上，中共對付台灣是綽綽有餘。就憑人海戰術，也能打贏台灣。中共一旦登陸，會給台獨人士帶來的不只是「二，二八」，而是更大規模的屠殺。台獨人士認為「台獨給中共入侵藉口」是國民黨吓人的鬼話，NO！

請台獨分子放棄「台獨」吧，只要不搞「台獨」而搞民主，就會有幾億中國人支持你們！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廣昆

## 對待謠言的辦法

造謠，然在好像已成了中國政治鬭爭的一種手法。林彪就講過：「不講假話就辦不成大事。」謠言重複一千次，也就變成了真理。

近來，對「中春」的謠言驟然多起來了，有的還說的有鼻子有眼，神乎其神。

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的官員劉利最近散佈：胡平在美國學習一塌糊塗，成績有C，學不下去，才進民聯的。

使館官員馬敬平說：給「中春」寫稿的不是學生，是王炳章盜用學生的名義。

還有一些散佈，「中春」是用國民黨的錢辦的，是國民黨的一個派出機構。

……等等。

這些謠言，引起了一些好心的朋友的關切，他們要求「澄清事實，駁倒中共，以昭天下」。

但是我却有不同看法。對待謠言，我們可以採取不理不答的態度，我倒不覺得謠言重複多了，就可以變成真理，因為謠言畢竟是假的

，在重複的過程中，它就會自露馬脚，馬脚一露了，聽信的人就會引起警覺。這叫「不攻自破」。

請看馬敬平領事最近的一段話，他說：王炳章是拿國民黨特務的錢，王炳章他是叛國份子，大家無論如何不能跟王炳章掛在一起。：：有一個同學問我：那你說王炳章拿國民黨的錢，你拿證據啊，可是我說了，這證據我拿不出來……

這叫什麼話啊！

這豈不是說：我說馬敬平是流氓，強姦婦女，無惡不作，但是我證據拿不出來。：：：是一樣的嗎？

我想任何人聽了馬領事的話，都相信他在造謠吧？只要大家知道他說的是謠言，謠言也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真要擺出架式，和謠言論理一番，打一場無必要的官司，費半天唇舌來洗白自己，何苦呢？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聞川生

## 一國兩制與楊巍案

中共爲了其政治目的，對國民黨政要和外名流頻致善詞，對活人則邀請他們到大陸訪問，歡迎他們到中國政府來做官；對死人則歡迎他們歸葬大陸本土。中共這樣做時並不理會他們信仰和宣傳的是資本主義和「反共復國」，更不要求他們擁護「四個堅持」，何以對區區一楊巍則嚴刑以加，不公平何其顯然！再則中共爲了收回香港、澳門兩殖民地，以及統一台灣於一國之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建議。且不說「一國兩制」與民主選擇政制尙有很

大距離，就現在中共政權動輒以反革命罪鎮壓異已一事，就使人難以相信「一國兩制」能夠實行。港澳台灣千千萬萬不信仰共產主義，反對「四個堅持」，要求民主自由的普通老百姓，怎能冒着當反革命而銀鑰入獄的危險來同中國政府統一呢。中共若確有誠意實行「一國兩制」，並逐漸實現多元化的民主體制，首先要取消對持不同政見者判處反革命罪的法律和政策，將現在監牢中的「反革命」罪犯全部開釋，然後才有資格談「一國兩制」和民主政治。也只有這樣中國的和平統一才指日可待。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零羚

## 意義深遠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月十八日登載了美國路易斯安納州州立大學「赤子」寫給該報的一封信。信中「赤子」先生（或女士）表示「衷心擁護……對楊巍一案的判決」，含沙射影地攻擊美國國會，指名道姓地抨擊中國民聯。他（她）武斷地把前者與中國人放在對立的位置，稱「美方的行爲是每個中國人不能容忍的」；把後者與中國留學生分開，稱「民聯的行爲是廣大留美學生所反對的。」

筆者是一名中國籍學生，對赫姆斯參議員和其他議員爲中國民主及人權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謝；我不是民聯一員，但是認爲民聯在楊巍事件中採取的立場是正確的。

我認爲楊巍事件有着深遠的意義，其影響超過胡耀邦被迫辭職。如果說後一事件是中共內部權力鬭爭的產物，那麼前一事件是民主力量與中共較量的結果。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易風

## 對高準名的校正

貴刊第五十六期刊出論黃宗義思想一文，所列主要參考書目有拙著「反專制主義大師黃梨洲」，但將本人名字中的「準」字印成了「淮」字。這一簡化字我是不贊成的。我的署名一向是「高準」，不能變成「高淮」，我上次訪大陸時也逢人必鄭重聲明。貴刊一向也不用簡體，故此字應屬誤植，希在下期惠予一角更正。

高準於台灣

## 韓素音其人

貴刊總第五十六期刊出張諄的「海外無產者的煩惱」一文，譏諷了「友好人士韓素音收到祖國四合院一座的厚禮」，據我所知，這與事實不符。

韓的父親在北京有一四合院，一九五八年韓的父親去世後，此四合院即交公。多年來韓素音考慮在北京買一單元，至今尙未買成，也未接受作爲厚禮的一座四合院。

韓素音或許是個「不倒翁似地追着中國政治風向轉作一團的」人，但據我所知，她似乎不是一個貪圖小利的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亦談



# 權利先於是非

(中國民聯) 胡平

## 中國民聯有存在的權利嗎？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

「我們不允許『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對『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秘密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在中國境內流傳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繳。對參與其活動的人員，區別情況，區別對待。為首組織『中國民聯』、發起出版『中國之春』的王炳章等極少數幾個人，他們是背叛祖國、公開從事仇視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分子。

在國外參加『中國民聯』後，又回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觸犯刑律的，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王炳章等人的欺騙下加入『中國民聯』的一般成員，我們堅持教育的方針，只要他們聲明與『中國民聯』正式脫離關係，不再從事『中國民聯』指派的活動，就既往不咎。

。過去，國內有極少數人，不明『中國民聯』的真相，曾與『中國民聯』有接觸，只要今後不再接觸，就不予追究。

應當感謝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的這番話，因為它有助於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應該注意的問題上來。衆所週知，在此之前，某些領導人和有關方面早已不止一次地點名批判過「中國民聯」，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些批判的弦外之音分明是要否認中國民聯的存在權利。不過這一層隱含的意思畢竟沒有講得十分明白，這就使得海內外不少人抓不住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因此他們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諸如「中國民聯的綱領是正確的嗎？」、「中國之春」上的文章說得有道理嗎？」等具體是非問題上來，而把「中國民聯究竟有沒有存在的權利」這個更重要的問題置之腦後或置於次要的位置上。於是，有些人，或者是出於真心實意（？），或者是出於自以為高明的策略考慮，在某些公開場合下，說幾句中國民聯的壞話，表示和中國民聯劃清界限，等等。現在好了，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講話了。他的講話明白無誤地傳達

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他們所做的一切，決不僅僅是要批判中國民聯的錯誤，而是要取締中國民聯的存在。所以，擺在我們所有人面前的問題就是：中國民聯有存在的權利嗎？

## 權利先於是非制

這裡實際上有兩個問題：贊不贊成中國民聯的綱領和主張，這是一回事，承不承認中國民聯有正當的存在權利，這是另一回事。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權利先於是非。

所謂「權利先於是非」，意思是說，每個公民都有權利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和平方式表達和提倡自己的政治觀點，不論這些觀點本身是否正確。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出你的觀點以及反對別人的觀點，但是任何人、包括執政黨、政府，都沒有權利去壓制別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壓制別人，當你見到有其他人、尤其是執政者，試圖利用強力去壓制別人時，每一個公民都必須站出來反對，都必須堅決維護別人的自由權利。只有在每一個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的前提下，相互之間的批評討論才能得以正常展開。政治主張上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首先考慮權利的保障問題，其次才是考慮觀點的是非問題。這就叫權利先於是非。

當此相反的原則是「是非先於權利」，你的主張合我的意，我允許你說你做；你的主張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你說你做。按照這種原則行事，我們將沒有公民而只有順民，沒有獨立思考而只有唯唯諾諾，沒有對最高權力的監督而只有當權者的無法無天，人民的政府將不是人民的公僕而變成人民的太上皇。

## 對一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

### 對一切人權利的威脅

毫無疑問，中國民聯不是中國民主力量的一代表，因此，反對中國民聯並不等於反對中國、並不等於反對民主。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像共產黨。共產黨總是宣稱它是全中國人民的唯一代表，所以，它宣稱誰反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反對中國、就是反對中國人民。

一方面，作為一個主張民主、主張多元、反對專制、反對壟斷的組織，我們堅決認為：反對中國民聯不等於反對中國、不等於反對民主。換句話，我們堅決承認，任何人、任何組織（包括執政黨）都有權利批評我們、反對我們。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須強調的是，任何人、任何組織（尤其是執政黨或政府）都無權否認我們的存在權利。我們必須懂得：對一個人的權利的否認，就是對全體人的權利的否認；對一個人權利的侵犯，就是對所有人的權利的威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必須指出，否認中國民聯的存在權利，實際上就是否認每一個人的政治權利。

事情難道不是這樣的嗎？當局禁止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它實際上禁止的乃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結社自由；當局禁止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它實際上禁止的乃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出版自由。不僅如此，當局還宣佈禁止人民閱讀中國之春，聲言凡與中國民聯有過「接觸」者就要「追究」，這哪裡是僅僅針對我們中國民聯，分明是針對全體中國人民！本來，由於實行封鎖，國內一般人知道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人很少，為什麼當局要動用大小宣傳工具通令天下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殺一儆百、借題發揮。他們無非是企圖

以此恫嚇人民，警告人民：「你們完全是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凡是我們不讓你們做的，你們就不能做；凡是我們不讓你們說的，你們就不能說；凡是我們不讓你們看的，你們就不能看。」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全面專政」的氣味。面臨着這種對公民自由的權利的非法壓制，誰能說它僅僅是關係到中國民聯的事情呢？

毫無疑義，在這種情況下，每一位中國公民，都應該起來維護中國民聯，不是維護中國民聯的綱領和主張（假如你不同意或堅決反對



胡平

的話），而是維護中國民聯的存在（自由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這不僅僅是維護中國民聯的權利，同時也是維護所有人的權利，也是維護我們的共和國的權利（如果我們還希望她是共和國的話）。

### 必須學會

### 保護「異端」的自由權利

我們知道，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最初一段日子裡，共產黨並不是唯一正式存在的政黨，

當時的俄國還存在着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多個與共產黨平等的政黨以及一系列並不屬於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團體。在共產黨一統天下後的最初一段日子裡，布爾什維克派也還並不是黨內唯一正式存在的一派。在布爾什維克派壟斷全局後的最初一段日子裡，斯大林也還並不是其中為所欲為的唯一的絕對的領袖。如果說俄國歷史上空前殘暴血腥的獨裁專制是在三十年代大清洗中完全形成的話，那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導致這一極權統治形成的最初動力，早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就發生了。後人讀史，免不了要感到納悶，那些後來依次遭到無情清洗的共產黨人、老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親密戰友們，當他們無比賣力地去摧毀那些其它政黨、其它派別以及其它昨日之親密戰友時，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難道他們就真的一點也不能從前面一批批犧牲者的命運那裡看到自己未來的歸宿嗎？也許確是如此，因為這些共產黨人、老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的親密戰友們大都是些目光短淺的狂熱分子。但恐怕也不盡然，其中有些人難免沒有想靠整倒別人來抬高自己。另外就是出於自保，唯恐自己不能站在勝利的一方，儘管明知這一方並不正義。還有一些人則是自作聰明，他們企圖通過和「異己分子」劃清界限的辦法來加強自己在「自己人」圈子裡的發言地位。獨裁者（他們都是洞悉人類弱點的大師）則巧妙地利用了上述各種不同的心理狀態，從而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最終達到絕對權力的頂峯。

這裡，我們要特別向大家提醒一個事實，那就是，斯大林每一次搞清洗，他都能成功地組成一個多數。沒有一次清洗不是鄭重其事地通過了多數票表決（而且常常是全票贊成）的方式實現的。由此我們引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

訓：便是，假如我們不能學會保護「異端」者的自由權利，也就是說，假如我們在政治鬥爭中不十分注意承認和保護政敵（或論敵）的正當存在權利，我們必然使自己淪為獨裁者的幫兇並最終難免不成為獨裁者手下的犧牲品。保護自己權利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保護別人的權利、保護政敵（或論敵）的權利。當年法國的伏爾泰和盧梭觀點不和。盧梭寫了一部書，讓伏爾泰批得一無是處，但是，當伏爾泰得知當局要封禁盧梭的這部書時，他挺身而出為之辯護。他對盧梭說：「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這種話的權利！」每一個關心自由民主的人，應當牢牢記住這句話。

### 公民，就是一個具有堅定的權利觀念的人

非常不幸的是，在蘇聯發生過的事情，在中國又一次地重複發生，而且在烈度和廣度上，後者還大大超過了前者。「文革」之後，痛定思痛，人們開始了深刻的反省。許多人提出了要說真話、至少是不要說假話、不要說違心之話、也就是不撒謊的道德要求。這一要求無疑是正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專制社會就是一個謊言的社會，如果我們大多數人都堅持做到不撒謊，專制統治馬上就會陷於半癱瘓。不過，我這裡要指出的一點是，單單是不撒謊還不足以改變專制的，雖然它可以使專制失去相當部分的效力。籠統地提倡說真話也不是萬無一失。因為：

第一、如果我們沒有明確的權利觀念，說真話有時也會助長專制。當年的布爾什維克們一度不也是很真誠的嗎？但正是他們的這種真誠促成了一個專制統治的出現。

第二、在個人權利毫無保障的條件下，說出全部真話往往要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因此對於許多普通人來說，要求他們處處說真話也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過高的苛求。

不錯，時至今日，絕大多數人都已經拋棄了昔日那種視不同政見者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務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後快的荒謬思想。換句話說，在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堅決摒棄了整人的錯誤行爲。但是，願不願意去整人，這是一回事；肯不肯爲他人的權利作辯護，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們僅僅做到前一點而不能做到後一點，自由還是毫無希望的，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權利也還是毫無保障的。衆所周知，在專制統治的鼎盛時期，人們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你被迫去參與對他人的迫害。在這種形勢下，保持沉默不語就已經是一種了不起的舉動。只是，如今的形勢變了，專制統治的黃金歲月早已一去不返，它差不多已經失去了強迫人們充當其全部罪惡的幫兇的力量。在今天，在整人的運動中保持沉默已經不再是一種需要勇氣的行爲。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在今天，已經過了多年的連綿不斷的政治迫害之後的今天，專制統治已經可以不再需要借助於人民之手給予它「再一次推動」，它可以憑借由「第一次推動」所獲得的巨大慣性的力量自我維持。這意味着，如果我們不採取一種更爲積極的立場去反對專制，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擺脫它的壓迫。專制統治依靠人們的幼稚的狂熱而建立，依靠人們的世故的冷漠而維持。沒有公民的社會怎麼可能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呢？希望我們的社會民主嗎？請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公民。什麼是公民？公民就是一個具有堅定的權利觀念的人。



# 又一家

China D'Lite Restaurant

環境清靜 · 交通便利 · 免費停車

14107 ST. GERMAINE DR.  
CENTERVILLE, VA  
TEL: (703) 830-6565

14005 LEE JACKSON HIGHWAY  
CHANTILY VA  
TEL: (703) 631-4512

14252 BALTIMORE AVENUE  
LAUREL LAKES CENTRE  
LAUREL, MD 20707  
(NEXT TO CINEMA 8)  
TEL: (301) 490-8111  
OR (301) 490-8112

誠徵：週末兼職打雜工近馬大  
有意者請電 953-8766

# 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

## 大陸的癥結和十二大後的出路

(中國大陸留學生)

丁學良

編者按

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無疑是今天大多數中國人追求的共同目標。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二者之間的關係，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有着重大的意義。

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種觀點最早提出於「民主牆」，在前年冬天的學生運動中風行一時。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搞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的同步發展不但無必要，反而有害，因此主張為了發展經濟而抑制自由民主。這種觀點在學生運動以後較為流行，據說在國內高層領導中，贊同此觀點的不乏其人。

當然，不同意上述兩種觀點的也有人。他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失之籠統，缺乏分析。在他們看來，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乃是兩個不同的價值目標，既然是兩個不同的價值目標，因此從理論上講就不存在着一種必然的邏輯上的依賴關係，這意味着，不論是宣稱「沒有民主就沒有

現代化」、抑或是宣稱「沒有現代化就沒有民主」都是缺乏根據的。從經驗上看，確實既有過不現代化而民主的先例，也存在着不民主而現代化的事實。此其一。第二，姑且拋開政治民主這個目標不提，在發展中國家搞經濟現代化需要哪些相應的社會——政治條件，這也是一個需要細緻討論的問題。換言之，在非民主條件下並非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但那不是無條件的，決不是任何非民主政體都可以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

哈佛大學社會學學士候選人丁學良同學的文章「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原連載於「中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這次本刊予以全文轉載。刊登的目的在於引起討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真分析了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結合中國(大陸)的現實和十三大提出的改革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基本上沒有

涉及政治民主這個問題，那決不是表明作者輕視政治民主而主張用專制的辦法搞現代化。事實上，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並沒有就民主和現代化這兩個價值目標表明自己的選擇或取捨，他只是試圖證明在非民主的制度下，如果要實現現代化，究竟需要那些相應的政治條件。熊掌，我所欲也，魚，我所欲也。作者並沒有表示他是更喜歡熊掌還是更偏愛魚(他也不曾斷言熊掌和魚必定不可兼得)，他只是想告訴人們：如果你取熊掌而捨魚，那麼你須得如何行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就在於：作者並不把自己主觀的價值選擇強加給讀者，他只是告訴人們：如果選擇X(或Y，或X+Y)的話，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和什麼問題。

鑒於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這個問題對於當前中國(大陸)的迫切意義，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深入細緻的爭鳴和討論。

### ▲前記▼

中共老輩領導人因世界觀的緣故，本來就

對民主自由的政治價值持拒斥態度，文革中他們個人和社會遭受的折磨似乎進一步證實了「自下而上的民主」之不可取。去年底的學潮震

盪，越加使他們相信，若不穩固現有的政治秩序，改革和現代化就無從實施。在論證這個觀點時，從高層領導到許多較年輕的助手，都一

再援引東亞經驗，說：東亞四小龍經濟上搞得那麼成功，靠的根本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政治上的專權控制。大陸要求得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也只有抑制對民主自由的要求。因此，強固政治控制以維護經濟的穩步發展這個「東亞模式」，已經成爲中共領導中、長期政策的基本構想。鑒於這個問題的重大現實含義，筆者先是在一九八七年春與兩位最早參與形成東亞模式說的哈佛教授進行了多次討論。然後在六月五日於BOSTON, TUFTS 大學舉行的「中國留美同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上作了專題報告，引起會員和「國家教委代表團」及使館與會人員的極大關注和爭論。十月三十一日，筆者應邀去加州 BERKELEY 大學作報告時，再次與關切東亞模式的美歐學者進行了探討。筆者歡迎其他報刊轉發此文，目的不是給任何人難堪，而是想集思廣益，對探索大陸改革的出路有助益。大陸上難題之逐步解決，不單對大陸人民，而且對港、澳、台乃至海外的中國人都有莫大意義。

剛開過的中共十三大再次肯定了對大陸發展的上述設想。本文提出討論的是：東亞模式的實質是什麼？大陸領導層對東亞模式的理解哪些是對的？哪些錯了？產生了二十世紀經濟發展奇跡的東亞模式對大陸提出了何種挑戰？中共若要回答這些挑戰，達成經濟現代化，需在哪些方面尋求突破？

### ▲經濟現代化的兩種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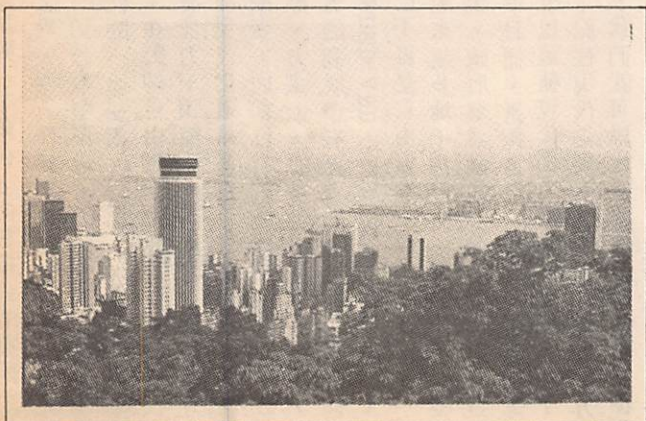
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對於西方社會科學家最富挑戰性的問題是：爲什麼現代化或工業資本主義在西方成功了，而在其他文明中却失敗了？這個問題典型地體現在所謂的韋伯論題

中 (S. N. EISENSTADT,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於是就有關於社會演變的比較研究。經過探討，學界得出大致相同的看法：工業資本主義在西方的成功得益於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個人主義和政治民主。這些價值在行爲和制度層面上的滲透和實施，形成了一個允許各色個人的想像力和創新力都能充分發揮的社會環境，於是就有了觀念、方法和科技的不斷發明和發現。更具體地，是有於冒險和開拓精神的企業家的創新促成的經濟繁榮。這種西方道路的特點，是政治發展同步於、甚至提前於經濟發展，民主自由推動和保證了經濟的現代化，基於西方模式，社會學家歸納出一個二分法模型：「傳統」對「現代性」。後者集中表現在西方近代文化中，它們推動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前者突出表現於東方文化中，它們阻礙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興盛 (參見 J. FINKLE AND R. GABL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這種二分法強調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獨尊有效。

然而自二戰結束以來，先是日本突飛猛進，然後是四小龍 (港、台、新、韓) 接踵而來，東亞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比西方更迅速和有效的表現。於是，對西方社會科學家來說，最富挑戰性的問題就變成：「爲什麼工業資本主義在東亞比在西方更爲成功，既然那裏沒有西方的那些價值之推動？」 (D. BEL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帶着這個問題，一大批西方學者深入到東亞社會進行研究。他們發現，那個「傳統」對「現代性」的二分法是不太合適的。傳統社會的一些價值和形式非但沒有必然地阻礙經濟的發展，反而幫助了東亞社會更有效地利用和改進西方

工業資本主義的方法，成爲東亞奇跡的重要促進因素。比如，東亞的重集體主義、抑個人主義更有利於團隊合作精神的發揚、享樂的推遲、規劃的長期性；權威主義有助於學校裏德育的貫徹和公司裏嚴明勞動紀律的實施；忠孝觀念培養了對公司的忠誠和獻身精神；家庭第一使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更爲關心和負責；民主自由觀念的淡薄更爲有利於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維持。正如 MacFarquhar 所概括的：

「非共產主義的東亞社會已經證明，它們的後儒教特點是對發展目標極有助益的一種綜合：自信、社會穩固、個人服從、爲著行動的教育、科層制傳統和對道德教化的確信。歷史提醒我們，後儒教風格的發展不是沒有政治、社會、制度、文化的



香港——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的經濟奇跡。

和心理代價的。但是，如果西方的個人主義適合於工業化的先鋒開拓時代，那麼，也許後儒教的「集體主義」更適合於大眾工業化的時代。」（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THE ECONOMIST, 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

因此，我們面前擺著經濟現代化的兩種模式。西方的：個人主義——工業化的先鋒開拓期——民主自由同步於或提前於經濟發展（因為先鋒開拓期主要靠單槍匹馬式的冒險闖蕩，沒有民主自由的政治條件，開創活動得不到保證）。東亞的：集體主義——工業化的後來、大眾期——民主自由滯後於經濟發展（因為後進社會的民衆受到發達社會生活方式的刺激，易提出過高要求，促發衝突。同時後進社會要求對大眾進行有效的動員和組織。這兩者都依賴高度的政治控制）。

### ▲非民主制有利於經濟發展 ：是與否▼

有些人由此得出結論：後進社會搞經濟發展，民主自由的同步進展不但無必要，反而有害，因為這會導致羣龍無首、社會騷動、政局不穩。抑制民主自由，更有利於發展的目標。持此論者既有某些西方學者和政治家，也有第三世界的一些領袖及顧問，還包括部份中國留學生。（按：在去年底大陸學潮後，這種觀點在北京特別流行。在為抑制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措施作辯護時，許多人真誠地說：這是為穩定局勢以繼續經濟發展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種觀點的合理面，在於指出了後發展社會因本身的結構性限制，不可照搬歐美的政治



新加坡的「騰飛」會給中國大陸什麼樣的啟示？

發展程序。它的不合理面，在於模糊了被統稱為「非民主制」社會之間的巨大差異。具體地說，當西方學者把許多東方社會統稱為非民主制度時，其參照標準，是美歐的正式（FORMAL）民主制水平（普選制、三權分立、多黨制、言論自由等）。而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比較研究的更重要的一面是：在同樣是達不到正式民主制水平的大陸和東亞（此處主要指一九八七年民主化之前的小龍，因近來變化甚快。而日本在戰後被迫接受了西方的結構）社會之間，在政治結構方面，存在着哪些重大不同？這些雖然不是經濟性的，但却與經濟密切相關的要素之差異，如何影響着經濟現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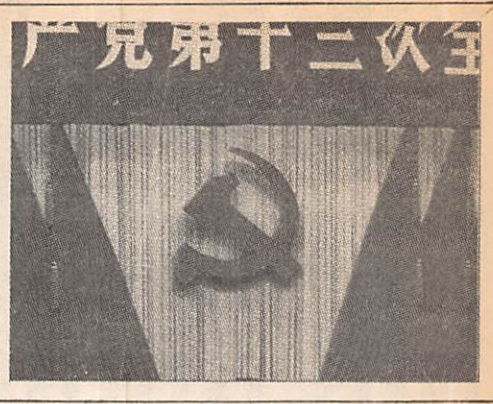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須從另一個側面

，再比較一下現代化兩種模式的動因（AGENCY）之異。西方作為現代化先行者，無先例可循，一切憑暗中摸索，因此它們的發展多是非預劃性的（NONPLANNED CHANGE），歷時幾百年；在那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政府很少、也沒有能力干預經濟，其動因主要是個人企業。這種現代化道路稱為「自下而上」式。而對於後來者，面前已有許多成功的先例，在發展的目標、方式上，有各種可能性供選擇，因此後來者的發展帶有更多的意識性、預劃性（INTENDED AND PLANNED CHANGE）。加之現在已不再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連西方政府也越來越多地干預經濟。這一切使得後發展社會裏，政府愈益發揮着動因的作用，這體現在制定目標、選擇方法、動員、組織和協調方面。所以這種現代化道路稱為「自上而下」式。記住現代化後來者與先行者這些方面的不同，我們就可以比較明確地回答本文標題提出的問題：非民主制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是什麼？

### ▲條件之一：經濟活動的 獨立自主性▼

東亞社會較之美歐，專權程度要高得多；但較之大陸，東亞社會的經濟却高度地獨立於政治。政、經的分化具有兩大好處。第一，從社會層面來說，它能保證經濟運轉的自主性和穩定性。政治方面發生了波動，不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傾即導致經濟的波折。經濟是個高度敏感的活動域，若不獨立，政治方面的變動可在極短期間破壞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勢頭。重新恢復，却非短期之功。而經濟發展的成





黨的權力——一點都不能讓他人染指。

功，恰恰有賴於穩定和信心（表現出來就是勢頭）。

第二，從上層來說，經濟與政治分化具有減壓作用。任何社會裏，總有一批雄心勃勃的人希望出人頭地，追求的目標不外是三P：

POWER 權力， PROPERTY 財富， PRESTIGE 聲望。在非民主制社會裏，權力是高度壟斷的，組織政黨競爭政權一般是被禁止的。讓經濟域獨立於政治，正好可以讓角逐權力不遂的人，把目標轉向角逐財富。其結果既推動了經濟，又減輕了政治域裏的緊張狀態（因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一書而著名的 F. B. GOLD 特別贊同我這個觀

察）。中國人常說「冤家路窄」，其實是「路窄冤家多」。在政治壟斷一切的社會裏，必然同時存在著兩種狀況：一方面是任何人要得到任何東西，都必須通過政治手段，因此人們被迫都盯住政治這塊肥肉。另一方面是，正因為政治權力如此萬能，一點都不能讓他人染手，

所以必然越來越獨裁集權。兩種情況合在一起，使政治壟斷一切的社會裏，時刻存在著統治者最頭痛的陰謀和挑戰。因為你把通向各種道路的鑰匙都交在政治手裏了。

經濟對政治的獨立自主，最終靠經濟制度的兩個相關的方面作保證——所有制及其運作方式。在國有制和計劃制為主的社會裏，任何東西（包括最高領導的良善意願）都保證不了經濟域的獨立自主。因此，非國有化和市場化是大陸的唯一出路。股份制和私有制應該是非國有化的方向。股份制並不像僵化的教條所定義的屬私有制，而是屬公有制，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所有制。

強調經濟獨立自主於政治，是否與上述的東亞模式基本經驗——政府在發展中的動因作用相悖？不。E. VOGEL 在論及日本成功之道時，第一條就是：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指導和干預，是領航員式的而非駕駛員式的。官方的一切工業和貿易政策，均是以承認「市場力量的最終價值」為基礎的，這根本有別於蘇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制（JAPAN AS NUMBER ONE, P. 232-3）。因此，東亞模式中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積極作用，相當於體育賽場外的教練，他在遵循賽場規則和裁判（市場力量及其運作）的前提下，給選手們（獨立自主的企業）籌謀出計，而不是（如同蘇俄模式中的政府那樣）隨意地更改規則、充當裁判、硬性規定賽手的動作。

大陸經濟所以能從文革後期的危境中走出來，靠的就是一定程度的非國有化和市場化。可喜的是，十三大報告表明決心要朝此方向再邁進一步。但必須看到該報告對此的界定，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股份制主要指

「國家控股和部門、地區、企業間參股」，而「個人入股」以及「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有償轉讓給集體和個人」，都是次位的。總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也許有人會講，這些不過是障眼法，為的是意識形態上設防，防止正統派進攻。但是，凡是從事過改革的社會主義政權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如果最高位的改革派領導不得不說自己不想說的一些話，這本身就表明他們置身於其中的那個制度的制約力量有多大！只要你在這個制度的基本架構中進行改革，只要你必須憑藉這個制度的一些力量作為實施改革的工具，你就無法根本地擺脫這些制約力量。只要不破除「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個人合股是私有制」這對僵化定義，就很難越過這條界河：非國有制部份要發展，但終歸是附屬的、補充性的。這條界河在，接着就會嚴重限制市場作用的發揮。東西歐的經驗都表明：國有企業比重大（更不用說為主），市場的最終調節力量就很難實現。若此，經濟活動的獨立自主性就沒有保證。試舉一例：十三大報告提出，國營企業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契約形式規定經營者與所有者（國家）間存在的責權利關係。不像西方的二權分離，經理要對之負責的是實實在在的所有者之代表董事會，大陸上的所有者「國家」却是虛的，「國家」的力量體現在一層層的幹部手裏。所謂的經營者對所有者負責，到頭來很難避免實質上仍是企業幹部對有實權的上級（不論名義叫什麼）負責。若此，國營制的原有基本弊病都會變相起作用：在行政控制放鬆時，下面利用自主權大撈一把或急功近利；收緊時，經濟活

動的獨立自主名存實亡。

## ▲條件之二：BUREAUCRACY 的非政治化和專業化▼

每當中國人問到 BUREAUCRACY 時，總覺得很頭痛，因此有各種譯法：官僚、科層、公務員制、文官制等等。作為中性概念，它是指非直接民選的政府官員系統（直接民選的稱為政治家）。由於各政府機構是為着特定的常規功能而設定，所以這類官員之遴選依據的是可客觀測定的專業技能。

西方學者發現，日本成功的另一基本經驗是：一個規模小、耗費少、任期穩定的 BUREAUCRACY，來源是尖子大學中的優秀生，經公開考試而遴選；考試和昇遷的標準是專業性而非政治性的；執政黨給予 BUREAUCRACY 充分的獨立運轉的餘地，以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由於任期穩定不受黨派政治左右，所以通曉國內外有關本行業的勢態，能夠為經濟、技術的發展和國際競爭提供長期指導（VOGEL 上引書 P. 233—8 C.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P. 314—20）。對於這些長期當權者間可能的勾結和營私舞弊，主要靠公開政績和獨立的新聞之批評來監督。台、港、新等地的公務員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均類似於此。

為什麼政府官員素質在東亞模式比在西方模式中顯得更重要呢？道理很清楚。西方的早期興起是靠千萬萬企業家自己摸索、自由發展，政府很少起指導作用，官員素質對經濟的發展較少有直接的作用。而東亞作為後來者，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正負經驗，實行的是有選

擇、有指導的趕超戰略。一旦作為領航員的政府判斷、選擇或引導失誤，勢必貽害全局。在這裏，官員的能力和道德素質舉足輕重，是不可而喻的。

與東亞的精英文官體系相比，大陸上存在的是一個人數龐大、耗資驚人、專業素質極低的幹部體系。由於多年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獨立的批評和法治監督，幹部的道德素質也到了怵目驚心的水平。這不是說幹部中無能人、好人，關鍵是制度。毛時代形成的選拔、獎罰、昇降制度使能人、好人很難施展身手却很容易被整；庸人、小人很容易混日子、往上爬却很難被清洗。這就是我所說的大陸人事制度中的根深蒂固的「負篩選」機制。

深為毛時代留下的幹部體系素質所困阻，十三大報告提出建立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改革。在大陸的制度下建立一個現代化建設取向的精英文官體系，關鍵有三。

第一重要的是非政治化。一方面是：在考試、遴選、昇降的標準中，不應添加除專業能力、職業倫理之外的任何其他限制。若某人在能力和倫理上符合標準，即使他在思想言論上不信奉共產主義（不包括從事推翻現政府的有組織的暴亂行動），也應該享有同等的任職和晉昇的權利。只要在標準中加上「必須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政治思想要求，它就一定會演變成權勢者排斥有獨立見解、有才幹的正直人士的法寶，可大可小，可鬆可緊，欲想制你，隨時可用。歷史已經千百次地證明了這點。非政治化的另一方面是獨立於中共組織部門。黨組織只能管黨內人事，無權插手非黨職位的安排。若公務員系統與黨組織系統間無嚴格分界，則前者勢必蛻化為名存實亡。在現實中，即使現階段高級公務員職務需由中共選定，

在原則上，必須堅持「政治無涉（中立）」。

這是保證現代文官體系專業化、穩定化、功能明確化的最根本的一條。

第二是大陸民衆極為不滿的「太子黨」問題。任何社會裏出身名門的青年在教育、財力、影響力諸方面總是居優勢，所以是在有利條件之上與他人競爭。判別競爭結果是否公正，要害是程序。若標準合理並能客觀測定，即使最後擇中的人裏幹部子女比例較大，人民也會接受。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的侄子當上議員，當然大受益於家族背景。但因為競選過程合乎民衆共同接受的法定程序，所以連輸家也服氣。大陸在建構新一代領導體制時，如只重血緣無視才德，則滿清八旗命運很難不重演。

第三是夠不上專業技能標準的現有巨量官員的出路問題。除了合理的福利政策外，基本的一條是讓他們有角逐財富和名聲的新機會，即如上節中所說。大陸農村改革有經驗可借鑑。責任制以後原先大批的農村幹部沒鬧事，基本原因是他們雖然失了權力，但却利用往日的關係和條件，當專業戶發了財。

## ▲條件之三：知識階層專長 活動的獨立性▼

雖然國際上各學派對什麼是現代化的主變因素爭執不休，但對教育功效却一致肯定。東亞奇跡之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儒教文化推重教育的傳統裏納入現代西方的教育內容，形成了東亞的智力優勢。

現代化後來者對知識階層的特殊倚重，道理不言而喻。其一，要學得先行者的經驗和避免其錯誤，要看清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技術競

爭之態勢以求縫隙中後來居上，全靠知識界輸入訊息、提供諮詢、鼓吹實行和事後評估。其二，在正式民主制下，執政黨時刻處於在野黨的監督和挑戰之下，重大而又長期的政策失誤不易發生。而在非民主制下，缺乏這種政治制衡力量。如果知識份子沒有獨立的社會批評的權力，形成不了一種輿論制衡，則始終執政的統治集團，犯錯誤必犯到「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地步（如文革）。

對待知識和知識份子的政策，反映出統治集團的智力和道德水準。今日大陸知識份子的地位較之毛時期已有改進，但宣傳上的改進遠大於實質上的。改進不實在且不穩固的表現有三。第一，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現在是二·二%。世界最高檔的平均水平是六·一%（日、美、歐），最低檔的平均水平是三·三%。也就是說，不但比不上發達國家，連絕大多數的非洲窮國都比不上（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料）！第二，教育水準對收入水準的影響系數，居世界最低檔，有些情況下甚至呈負值（即教育較高的收入較低，大陸上俗稱「倒掛」）！第三，知識份子的工作環境質量極差。受制於僵化的人事制度，缺乏對工作條件（如職業）的選擇自由；受制於不合理的保密規章和撥款制度，缺乏與國內外同行學術交流的自由；受制於隨心所欲的意識形態政策，缺乏專長活動（更不用說社會活動）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人人想出國，留學生不願返國，有成就的學者拿了護照才敢回國的根本原因。

一個知識人口比例如此之低的社會，再開設法讓這一批頭腦發揮作用，「實現現代化」只會落到個自欺欺人！任何真心搞發展的專制政權都必須保證知識分子的優越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即便不能給知識階層獨立的政治地



寶山鋼鐵廠一號高爐點火儀式大觀

位，也必須給他們獨立的社會地位。換言之，使他們能對除根本政治架構之外的一切社會事務有貢獻其真知灼見和專長的自由。首先是對關涉國計民生的施政進行公開的、制度化的批評、建議和估價的權利。公開的是指見於傳播媒介，因為不公開就造不成壓力。制度化的是指有法律保證，除了允許在報刊上號召推翻共產黨和對最高領導人指名道姓的攻擊外，其他政策性的評判均為合法，包括經濟的（如建上海寶鋼是否合理），技術的（如代藏他國核廢料），生態的（如建長江三峽電站是否科學），社會管理的（如揭露官員的不法行為），教育的（如教育經費問題）。第二是允許知識

分子有選擇工作條件的自由。工作條件不合適，會使天才無異於庸人。

### ▲希望與難題▼

非民主制下確實可以實現現代化，但這不是無條件的。否則毛時代的大陸，霍查下的阿爾巴尼亞、霍梅尼下的伊朗，都已經現代化了。以上論及的三個政治條件最為要害。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七年民主化發動前，東亞諸社會領導或是出於壓力，或是出於自願，都基本上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所以這些一度是內外交困的社會，竟然達到了在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之下的經濟奇蹟。大陸體制的癥結在於，它一方面是高度專權的，另一方面把所有權力都定義為政治性的。這就迫使人們尋求政治衝突的手段去解決非政治的問題。只有把政治與其他領域劃分開，讓非政治領域有活動和發展的自主性，政治上的穩定才有條件。

大陸改革的領導層逐步認識到了問題。在上述三大條件的每一方面現在都有起步，但同時又都留下一些路障。這些路障時刻都會演變成致命的隱患。如果不能越過這些障礙，在本世紀末之內取得上述三大條件的明顯和實質性的進展，經濟現代化是不可能的。那時，中共將會面臨這種綜合狀況：一個高度工業化、獨立傾向日增的台灣；一個大樓留下、人才和資金都跑光了的香港；一個經濟力膨脹、歷來盯着遼瀾中土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一個個浸染着中國文化、經濟表現又都優越於中國大陸的東亞鄰居；而大陸內部則是一代代日益缺乏耐心和盲從性的青年。屆時，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於哈佛

（本文轉載自八八年一月二日中報）

# 楊巍案件討論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整理

主辦：「中國之春」編輯部  
主持人：中國聯主席 胡平  
時間：八八年元月十六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主講者：

車少莉（楊巍之妻）

講題：楊巍參加民運及被捕經過  
錢達（專程赴上海為楊巍辯護的民聯總部代表）

講題：為楊巍赴上海及被驅逐的經過

丘宏達（馬利蘭大學法學院教授）

講題：從楊巍案中看中國大陸的法律

楊力宇（西東大學東亞系教授）

講題：從楊巍案中看中共的政治改革

司馬晉（JAMES SEYMOUR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人權協會主席）

講題：從人權觀點看楊巍案

黃默（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中華人權協會主席）

講題：從楊巍看中國大陸民主化

傅新元（哥大生物學博士候選人、楊巍復旦大學前後期同學）

講題：對楊巍案的反應  
錄音、記錄並整理：呼延民

編者按：以下發言，分幾種情況——  
一、車少莉、錢達因內容前已見諸雜誌，從略。

二、丘宏達係書面發言，後又經本人修改  
三、胡平主席的即席講話係錄音記錄稿，發表前經本人審閱修改。

四、叢大長（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的一段話，摘自同日「台灣政局討論會」後本人提供的書面發言稿（其餘見中春第五十八期），因內容與本討論會有關，故移至此。

五、其餘諸位發言均按會場錄音整理，發表前未經本人審閱，如與原意有出入，由本刊整理者負責。

胡平：今天，「中國之春」編輯部借哥大國際大廈來開一個「楊巍案件討論會」。最近中國留美學生楊巍，因為參加了中國民聯，因為參加了一年前的大陸學潮，被中共上海司法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了兩年徒刑。這件事經過，以及楊巍本人全貌，等一會由楊巍的親屬和同學進行介紹，我這裡就不多說了。現在楊巍案已轟動世界，海內外議論

紛紛。究竟楊巍犯了什麼罪？判得是否公正？在逮捕和審判楊巍的全過程中，反映了一些什麼問題？它的後果又是什麼？這些問題，相信下面發言的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會作出各自的評判。我有一點感觸，先來作個拋磚引玉的開場白。

近些年來，對中國大陸的學潮和民運，有一種令人不敢苟同的議論。這種議論反對學潮和民運，說：本來好好的（讓中共自己搞改革），你一鬧不就越鬧越糟了麼？可不是，胡耀



攝於楊巍案座談會

邦下台了，保守派大反自由化，刮起了一場小文革的旋風。看起來有點兒像：中國的事都是叫大學生給攪壞了。我很不同意這種說法。有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假如海外留學生或其他關心這件事的人，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對此提出批評或不施加一種壓力，那麼有關當局就會真的按人民的願望辦事。譬如說吧，如果沒有海內外的輿論的壓力，能保證上海司法當局就會釋放楊巍而不加以起訴判刑。

第二，什麼時候政府知道，人民有權利施加壓力；什麼時候政府知道，在必要的時候他應當作出妥協，那麼我們的政府就算真正走上了民主法制的道路。

從過去經驗看，似乎通過側面關係，特殊的渠道，說點好話，暗中疏通，也許事態會有個緩和的解決，代價小，又方便。但是，從全局來看，從整個歷史長河的角度來考察，整個事情就是如此逐步惡化的。因為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被一些好心人，被一些貪圖一時之便的人，給寵壞慣壞的，慣出來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霸道脾氣。愈慣愈專橫，愈來愈聽不得不同意見。中國古代有過不少聰明的的大臣，對皇帝拐彎抹角地進諫，挺講究說話的藝術，什麼寓言啊、借古諷今的一套，有時果然有效，皇帝既聽得順耳、聽得進去，又照顧了面子、下得了台，於是就改正了，作了些讓步。可是，至高無上的皇權就是這樣得到鞏固和加強的。

要說幫倒忙，四九年以來最大的幫倒忙該是彭德懷。本來毛澤東已經知道自己幹了蠢事，廬山會議本來的意思是要糾「左」。但是彭德懷搞了個萬言書，這就把毛搞火了：「你彭德懷怎麼能顯得比我毛澤東還高明？你說我『左

嗎？我再左點給你看看！」接着毛就搞反右傾，左得變本加厲。可以推測，如果不是彭德懷的萬言書，五九年以後的情況很可能會略有改進而不會進一步惡化。但是難道我們要責怪彭德懷嗎？難道真正應該責備的不正是毛澤東嗎？還有那些一貫說順耳話，把毛澤東慣壞的那批人。

所以說，我們如果真想推進民主法制，就是要從根本上求解決！我相信，在楊巍一案上，到目前為止，海外做的事都是起了正面效果的，應當繼續下去，使大陸的司法走上真正的軌道。

下面就開始發言。

丘宏達：（書面發言，由楊力宇教授代為宣讀，本刊僅作個別文字調整）

題目：從楊巍案看中國大陸的法律

中共當局逮捕判處楊巍徒刑一案，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注意，現根據中共自己頒佈的法律，對本案的逮捕、偵查、審判及判決過程作一分析：

一、拘留、逮捕及偵查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三日公佈施行）第八條的規定：公安機關拘留的人犯，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天以內，把被拘留人的犯罪事實和證據材料通知本級人民檢察院。在特殊情況下，拘留的時間可以再延長四天。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的三天以內，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發給釋放證明。

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如果沒有按照前

款規定辦理，被拘留的人犯或者他的家屬有權要求釋放被拘留人，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立即釋放。

據起訴書說楊巍於八七年一月十日被拘留後，於同月十九日依法逮捕。與條例七天最高期限比，至少逾時二天。起訴書中未說明何時檢察院批准逮捕的，且依第五條規定，「公安機關逮捕人犯的時候，必須持有逮捕證」，中共迄未說明曾發出逮捕證。據個人推斷，可能根本沒有，因為連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上海公安局拘留楊巍的通知書都是在五月十五日補發。此通知書上也未填寫羈押的看守所。第五條後段又規定，「逮捕後，除有碍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外，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告知被逮捕人的家屬。」中共有關機關並未遵守此點，並且也未說明為何通知家屬會「有碍偵查」。

依據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規定：

對被告人在偵查中的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複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特別重大、複雜的案件，依照前款規定延長後仍不能終結的，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

起訴書中自己承認將楊巍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逮捕到十一月七日才起訴，嚴重違反上述條文的規定。

二、審判程序

根據中共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機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中共當局並未認定楊案是「國家機密

「或『個人隱私』案件，所以是舉行『公開審理』的。但又用發旁聽證方式將想去聽的人排除，旁聽證的申請方式也未事先公佈，這就完全違反上述公開審理的條文。此外，既是公開審理，為什麼不准記錄與錄音，這是根據什麼法律禁止的？中共當局未作說明。

### 三、判決

中共法院的判決書與起訴書大體上均相同，據一九八七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透露，被起訴案件只有百分之零點七（〇·七%）宣判無罪，所以在大陸一被起訴，辯護實際上只是形式，沒有太多作用，只有在極少例外情況會獲減刑或無罪的判決。律師不受重視，法庭侮辱或處罰律師的事件不時發生，因此雖然大陸律師奇缺，但有不少律師想轉業。

在楊案的判決書中，對其辯護理由完全不提，就下達判決，所以幾乎沒有任何說服力。其中最不合理的是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才正式說明「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中國之春」是反動刊物，但在判決書中所確認楊巍的罪行均是在中共宣佈之前所「犯」的，在中共未宣佈前，楊巍如何知道其參加之組織及投稿的刊物是反動的？

楊巍認為他是行使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上所規定的權利，並未觸犯法律，法院判決對此點完全不提。同時法院也未對楊巍所主張的「中國民聯」不是違法組織一點進行審理，就逕行認定它是反動組織，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 四、結論與建議

個人認為根據中共自己的法律，原判決應廢棄，中共法院應就下列幾點再行審理：

(1)「中國民聯」是否是違法組織應先真正公開審理，准許中國民聯派員出席辯護，並允許中外記者列席旁聽及報導。

(2)中共檢察院認為「中國之春」之文章是違法的，就應正式對作者起訴，允許作者公開辯護，審判也應公開進行。不應只找楊巍一人開刀。

此外，由於逮捕楊巍一案程序不合法律規定（前已說明），所有辦理此案之公安人員及檢察人員應依違反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起訴，該條規定：「嚴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違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剝奪政治權利。」

楊案是中外矚目的大案，中共處理之情況，既不遵守自己訂的法律，更不合國際最低司法水準，其法治之程度可想而知。



楊力宇教授

楊力宇：昨晚有朋友打電話給我問：你否知道民聯和中國之春被打成反動組織、反動刊物？你去座談會發言要當心點，不然下回訪問大陸也被拘捕（笑聲）。我回答說：我既非民聯成員，也非中春編輯，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他們不要來把我逮捕（笑聲）。下面我分兩點來談。

一、先談法律法治。中共這幾年，特別是十三大後一再強調法治，看他們的觀念究竟是什麼？

第一、中共的法治概念非常含糊籠統，從剛才丘教授說的方面為例，很容易犯法。有時我的一些朋友去了大陸，犯了法還不知是怎麼回事。

第二、中共經常違反自己訂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我想，楊巍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在大陸，經常是司法配合政治，以滿足政治的需要。這樣司法就完全不能獨立，無法做到公正。和大陸學者、官員談司法獨立，他們說那樣做是搞「三個政府」。

第四、從楊巍案可以看出，中共高叫法治，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黨治人治。審判只是形式，根本上是政治案件，而不是司法案件。中共早就討厭民聯，過去是緘口不提，現在是公開宣佈為「反動組織」。誰決定的？新華社決定的，審判的，不是法院發出的。在西方只有法院能夠決定，什麼美聯社、合眾社都不能。但中國大陸，新華社有這麼大權力，代替法院審判一個組織，然後以此來判一個成員，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種事，算是長了見識。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新華社究竟扮演什麼角色？這樣的司法程序怎能令人信服？

我看民聯這一大堆年輕人不過是我的小兄弟，根本沒有反革命意識，並不想推翻中共，只是要民主化而已。然而中共大張旗鼓地宣傳，把民聯和中共知名度大大提高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從政治改革的觀點來看，楊巍案只證明中共法治、政改的一大倒退，而且產生了許多很壞的影響，最壞的就是——

經過這個案件，有很多大陸留學生不敢回去了，投過稿的，參加過會的，都有危險。我也寫過稿，也有危險（笑聲）。我不是「反動人士」，但至少為反動刊物寫過文章。留學生都是中國的菁英，他們不能回去，非常影響中

國的現代化。

說來說去要搞政治現代化。不把政治概念現代化就不能吸引留學生為四化服務。我所服務的學校，就有許多學生不敢回去。他們一聽楊巍案就嚇死了。這種反效果，中共負責人完全不能理解。

二、楊巍案在國際上造成很壞的影響。本來在我看這是小案。經過他們自己大力宣傳，好多年沒有聽到的「反革命組織」忽而再一次聽見，對國際人權的影響非常大。國際人權組織對此非常關注，這就對中共在國際上的形象有很大影響。

三、這個案件對中共統戰是一大倒退。如何對香港台灣進行交代？中共一再強調法治，結果此案證明法治大倒退。天天叫着港台回歸，法治如此倒退，手無寸鐵的留學生，大張旗鼓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怎麼能夠讓港、台人民信服你講的「和平統一」？

在國際上損害自己的形象，在統戰上對港台造成很壞影響，對高唱的「改革」是個極大諷刺，這就是中共審判楊巍給自己帶來的後果。謝謝！

胡平：剛才楊力宇教授談到楊巍案對留學生影響很大，很多留學生也提出來，不應根據留學生在海外的言論來定罪名，只要沒有在大陸有暴亂性活動，就不觸犯大陸的憲法、刑法，就不能算是構成犯罪。

有的同學就指出，假如楊巍的活動能構成犯罪，那麼就比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都不如。因為當時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當年出國留學中都幹過革命活動，回去後並沒有被「反動政府」抓起來，當時不存在這個問題麼（笑聲）。言論和暴力推翻的行為，是兩種不同質的問



胡平在發言

題。有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

世界上的錯誤各有不同，有的錯誤是不應該和不能夠犯的。左傳有個故事叫「曹刿論戰」，曹刿認為「忠之屬也，可以戰」的標準是什麼呢？那就是魯王說的「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這就是說，審案要努力按法辦，弄清事實，考察情節，是為政者的本份。如果做到這一點，即使不能明察秋毫不出差錯，人民就會跟着你去打仗。

以此來看，我們過去有那麼多冤假錯案，也許有些是難免的，但是否盡心去做了？有了法是否按法辦事，按程序進行？即使公開審判，也會因為種種原因出些差錯，但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就可以免犯那種不應該有的錯誤。現在從楊巍案的全過程來看，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所以不可以得到辯解。



司馬晉教授

司馬晉：（英語）首先，我祝賀胡平擔任中國民聯的主席。（漢語）七年前，我看到過胡平的文章，雖然名字不熟，但看文章就知道胡平是各國人權分子的朋友（歡笑聲）。（英語）同時，我也祝賀王炳章很成功地完成了主席的交接班工作。（漢語）我不知道講中文好還是講英語好（稍遲疑，與楊力宇用英語交談）（漢語）近年來，國民黨講了我許多謊話，但有一句是真話，那就是：司馬晉這個人中文講得很壞。（楊力宇插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人說中文。）（大笑）就是麼。好，試試看。

我們為什麼應該關注楊巍案？

我從美國教授的觀點看（回頭對主席台）：我們都是美國教授，但我不應該代表你們……我的觀點可能是利己的、自私的。那就是，美國各大學有自己的教育過程。有很多理由認為，假如一個外國政府可以隨便抓一個留學生，這行為就對美國的教育過程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也許還有一些類似的事我們不知道。在美國的各國學生應該互相了解和學習，美

國學生要聽到外國學生的聲音，就要讓人自由講話。思想和觀點的自由交流，這個很重要。因此我們不能讓外國政府干涉美國的教育過程。

第二個問題。人權的問題是國際性的問題。一九四八年聯合國人權宣言，意思是說解決人權問題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有時中國的「紅旗」《人民日報》批評美國的人權問題，可能他們自以為這樣做美國人看了不高興。其實我見到這種討論很高興，因為他們已承認人權是個國際責任，所以我們自然也可以討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當然，說外國政府不應干涉美國的教育，人權分子應干涉外國的人權問題，這裡就可能是一個矛盾。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作個比較。剛才聽到台灣判了蔡有全十一年，許曹德十年。我聽到這個消息很不高興。與楊巍的兩年比較，誰能說國民黨更好？蔡、許和楊巍一樣，他們的觀點和政府主張不同，所以有這樣的處境。那麼，為什麼楊巍只判兩年？因為楊巍案國際上反應很大，這就給人很好的啟發——

（英語）國際上必須對所有這些案子有所反應。我很高興楊巍案吸引了這麼大的關注，我們還要把更多的關注給更多的案子。楊巍案的結果說明從人權的角度去關心這類案子是行之有效的。

黃默：我的講題是「從楊巍案看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這個題目牽涉很廣，我想談談從楊巍案引出的三個問題，然後再談一談民主政治的展望。

先說「反革命煽動罪的問題」。根據我看到的資料，中國政府說楊巍「反對四個堅持，就是反革命」，因而以此判刑。「四個堅持」是十分抽象的原則，是否應列入憲法，是應該

進一步討論的。

「四個堅持」十分空洞，很難作為行為的準則。如果反對它就算「反革命」，我們要問：哪些具體的行為，算是反革命活動？哪些又算是反革命宣傳煽動？這些借以定罪的言行，和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如言論、結社的自由，又如何來區分？區分的權力又歸屬哪個機構？是黨？是政府？還是法院？

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大力改革，在法律制度上面，也作了種種努力，如修訂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加強法律研究。從法制的觀點來說，把反革命罪列入憲法，是弊多利少的。即使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對少數公民有震懾作用，行之多年，一定破壞了法律的尊嚴，影響了法制的建立。建議中國政府研究修訂憲法，把反革命罪刪了去。這樣才能確實樹起法治觀念，才能提高法律的尊嚴。

其次，八六年冬天的學生運動，普及十幾個大城市，楊巍只是眾多學生中的一個。中共政府為了壓制學生，掀起了「反自由化」運動。聽說黨的領導批評大學生「不了解情況」，說「應當對他們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海外一千多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公開信簽名，關切



黃默教授

於國內改革的倒退，也受到很大壓力。雖然當局一再保證不處分這些人，但却認定他們是犯了錯誤的。我認為這種態度是值得討論的。

假如中國的大學生不瞭解中國的情況，那麼哪些人才瞭解中國的情況？假如海外的留學生訪問學者對政局表示意見是錯誤的，那麼哪些人才有資格對中國的政局表示意見？現在社會非常複雜，一個國家的存亡、發展，一定要依賴知識專業階層。假如這樣一個落伍於時代的對知識階層專業階層的觀念和政策不改變的話，中國的改革就一定是事倍功半，很難有進展！

最後，楊巍案當然牽涉中美關係。楊巍被捕後，親屬、民聯開展了種種營救活動，使美國參議院作了決定，通過議案，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楊巍，同時對今後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學生給予同情的考慮。對此批評，中國政府一再地嚴厲抗議，認為這是對其內政的干涉。我對中國政府如此反應十分理解。因為近百年來中國受了很多欺侮，大家對干涉內政非常敏感，每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這樣。但是我也願指出，當代的國際社會是互相滲透、互相依賴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立生存，絕對的主權觀念，已不適用於當前新的國際環境。

譬如，美國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到美國市場，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影響很大。這算不算干涉中國內政？譬如美元對日幣的幣值升降，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和很多人的生活，這算不算干涉內政？近四十年來，東南亞一帶華人，常受外族壓迫。中國政府如依國際人權法來力爭，對華僑、華裔的權利是有所幫助的。

以上說的三個問題，和民主政治有關，但並不涵蓋這個題目。自從自由民主思潮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這些概念的看法很不



一致，姑且不說政壇人物的說法。

歷年來，一些學人常談中國式的民主，對此我不敢苟同。假如中國式的民主是指民主政治理想和實踐一定會和外國不同，自無需爭論。但這樣一個論點，易作爲維持現狀、既得利益的理論根據。持此論點的學者，也易變爲政府的幫閒。

近來又有些外國學者努力研究中國人對民主政治的觀念，從梁啟超到毛澤東再到七八、七九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把民主當作工具，是爲了獨立強大的國家，是爲了發動群眾來從事社會革命，跟西歐的民主政治對人權、自由的價值很不同。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並未深刻瞭解西歐自由民主的基本精神。這論點雖偏激，却是有一定根據的。

譬如二、三十年代，很多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又不能接受共產主義，在教育界辛苦經營，我們能說他們對西歐的人權、自由和制衡的政治一點不瞭解？再說，討論中國的民主，這幾十年來在台灣的經驗，尤其是反對力量在台灣的逐步形成，也是討論中國民主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我建議從最基本的觀念談起，還民主政治一個真面目。

民主政治應該有別於專制、獨裁、極權。假如一個人，一群人，一個家族，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掌握政權，既不受法律的制衡，又不和其他政黨輪流執政，我們就應該說這不是民主政治。我們不要問聽到的說辭如何動聽，也不要看表面上的做法是如何的堂皇。我們要注意實際的運作和運用。從當代歐美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來看，可以歸納爲兩個部分，缺一不可：

第一、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很

多國家明載於憲法，受憲法法律保障，有了這一點，就和古代希臘城邦制，可能走上暴民政治之路就很不一樣。

第二、政治多元化。當代很多團體（不管文化教育還是宗教的），都有相當多的政治資源互相運用。政府官員、議員的選舉，政策的制定，都是借這幾種力量互相的對抗和合作來運作。

當代民主政治並不依賴一個永久性的多數。選舉中，議會中的多數，只是許多少數的臨時結合。因此政黨的功用，也就是在於整合社會上不同的利益跟意見。兩黨或多黨執政，政府的機構互相制衡，司法獨立，也就是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模式。它有相當多的優點，趨向穩定、改革，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很小，但也有相當多的缺點。

譬如，要是大家都只爲利益來參與政治的話，就很難得有崇高的理想。同時，也會有好些團體組織有較多政治上的資源，可以左右政局，只顧到自己本身，不顧到其他階層、其他組織的利益，如當前學者對美國企業家的批評即如此。

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一定要學當代西歐民主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只能稍畫個輪廓，應當是滙合而不是滙流，即在既有的文化歷史經濟社會的條件下逐步和歐美多元的民主滙合，不是抄襲摹仿，也不是「迎頭趕上」。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以中國人的智慧，對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作出若干的貢獻。再具體一點說，根據這些年台灣的經驗，民主政治的形成，一定得靠言論、結社的自由，得靠公平公正的選舉。

中國大陸在近年來的對外開放、經濟改革的基礎上，有可能一步步走上民主的道路。當然這不是說短時間就可以做很多事。海外的

華人都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來促進這歷史性的革新。假如中國政府能就上述三個從楊巍案引出來的問題逐步進行改進，中國的民主政治也就邁進了一步。謝謝大家。

胡平：大家都已知道這次上海司法當局給楊巍的罪名，當然是「莫須有」的。很多人說，這表明發言人對憲法非常無知。

就拿上海公安局某人說的所謂「憲法是全國民眾通過的」這句話來說吧，先不說人民代表怎麼產生的問題，單說「全國人民通過」就不可能。不是有一個公民叫楊巍的，據說就不同意麼……（笑聲）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憲法是經全體人民都同意的，更不用說還沒生出來還不知道的將來的人民了。憲法的約束力，是指對人的行爲，不可能約束人的思想。因此，人們可以批評甚至說出反對憲法的話。最近，波士頓的一家雜誌，劈頭一個大標題「美國憲法，讚揚它還是拋棄它？」要按我們當局的意見辦，那趕快把他們抓起來罷：「公然宣揚『拋棄它』！說穿了，我們領導人心目中的憲法，其實就是——王——法。」

還有什麼「反對人民政府」，說法也夠滑稽。沒有誰說過要反對「人民的政府」，既要反對，他就不把它稱爲「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多好聽的名詞啊……（笑聲）「你要反對人民政府，那不就是反對人民嗎？所以你就是人民的敵人！」其實，人民政府之所以叫做「人民政府」，那就是人民是可以反對的！否則就是皇帝老子的政府，那才是不能加以反對的（掌聲）。「人民」這個詞既可當普遍、集合概念用，也可當單獨非集合概念用，一個人也可稱他爲「人民」，他不同意當然可以反對囉。

再有，有關當局老架叨說民聯和中國之春「反對四個堅持」。倒要請他們仔細看看民聯的綱領究竟是怎麼寫的：「要求取消憲法中四個堅持的條文」，這就跟「反對四個堅持」完全不一樣麼！我們的根據無非是說，憲法之所以是憲法，就不應把某一黨某一派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寫進去要求全體人民。你可以在黨章上要求黨員信共產主義，可這是你的事。但現在你叫人家佛教徒信仰共產主義，這是什麼意思啊？這不可能麼，和主義好壞也不相干麼。

我想起文革時期中學生給老師寫的請假條：「東風吹，紅旗飄，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我奶奶病了，我得請個假……」（大笑）那老師要求他擦掉前面不相干的部分，結果就因此有罪。老師當然是對的，因為假條有假條的寫法，至於東風吹不吹，紅旗飄不飄，那不相干，另一碼子事。一個道理，憲法有憲法的寫法，什麼主義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本來就不該寫進去！

我們這個共產黨已經有六十多歲了，執政後光是憲法就寫了四部。依我看，什麼是黨章什麼是憲法，那起草人壓根兒就沒弄懂過。當年把林彪當接班人寫進黨章，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林彪再好也不該寫，這不合格式。

另外，還有所謂「反革命罪」的問題。在國內討論刑法時，我就聽到很多人提出：「現在又不是革命時期，什麼叫『反革命』？」「什麼『反動組織』，請問什麼叫『正動』？前幾十年你嘩啦啦搞國有化，叫『正動』？那近幾年又嘩啦啦搞回去，你又叫什麼『動』？」（大笑）這都是沒個定義的東西，形容性的修飾語，不能用來作科學的定義，更不能當法律文件語言。你可以提「暴力顛覆政府罪」，因為不管政府好不好，只可通過法律程序改變，

不可以用暴力去顛覆。因為人家好歹是政府麼；如果是經過人民民主選舉組織起來的話。現在說什麼「反革命」「反動」，就沒法說得清。

最近趙紫陽也說，中共「也要在憲法範圍內活動」。執政黨要在憲法之內活動，什麼意思？至少在邏輯上講，這個執政黨是有可能違法的！可能做出違法的事。如根本不可能，或執政黨的意志與憲法兩者同一，趙紫陽就不必說這句話了。

那麼，萬一執政黨違法，怎麼辦呢？誰能出頭來加以反對呢？不反對，就沒有維護憲法的權威；反對了，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觸犯「四項基本原則」、「違憲」，這是憲法的兩難推理，或可稱之為中國憲法的「悖論」，是很矛盾的事呵。又，前些年大陸報紙討論法律時說「我們的黨，現在是執政黨」。據此，邏輯上是說別的黨也可執政，否則就叫做「專政黨」了。自己難為自己，就如此滑稽。



傅新元的同學楊巍

傅新元（題目：「對楊巍案的反應」）：讀過「人民日報」對楊巍案的片面報導之後，我感到有必要站出來，表達一下留學生對楊巍案的真實看法。

在短短的「人民日報」報導中，「反動」、「反革命」等恫嚇人的字眼比比皆是。通篇

只有指控人的一面之辭，對被告人的辯護，却隻字不提。這樣的隱瞞事實、無限上綱的指控，在十年文革中倒司空見慣，但是出現在今天，且用來作為審判我們所熟悉的德才兼優的楊巍同學的根據，則是別有用心。這表明了有關當局試圖借楊巍案來威脅留學生和所有持不同觀念、並敢於表達的人。我們今天之所以要公開地為楊巍打抱不平，就是為了回答這些專制慣了的人，向他們嚴正指出：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是人類公認的生活準則之一，是現代文明進化的前提之一，人之所以可以被稱作人，除了可以勞動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具有思維能力，和自我意識。企圖把所有的思想控制在一種模式之中，視任何異己的思想為大敵而不容，是一種逆歷史潮流的封建心態，也是自己虛弱的表現。對任何一種思想或言論，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高壓，或其他強加的解釋。只有事實和理性，而不是黨派利益，才是我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在任何情況下，人民選擇信仰的自由，獨立思考和公開發表言論的自由，都是不能剝奪的。

楊巍是復旦大學生物系畢業，第二屆赴美的美中生物學交換學生。他的案件披露後，引起了絕大多數留學生、訪問學者的密切關注。在楊巍被扣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之後，許多同學，特別是我們這些和楊巍有關的同學，在許多場合都表達了他們的看法和不满，現就我所知的情況作一概述。

第一，所有認識楊巍的同學，無一不認為他為人正直、熱情，是一個熱愛祖國的青年。無疑，他持有他自己的政治見解，加入了「中國民聯」，發表了他個人的一些看法和分析。這是他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自由，憲法不也明文規定了人

民的信仰、言論自由，和人民結社的自由嗎？

第二，同學們對有關執法單位在楊巍案中知法違法，即破壞法律程序的秘密逮捕，超限期扣留，和不讓家屬探望的非人道做法強烈不滿。認為這種作法是對法律本身的破壞，是對法制建設的粗暴踐踏。不少同學擔心回國後的自身安全，因為不知誰的誣告，或將來政治氣候的變化都將導致不測。

第三，部分同學指出，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八七年以來，有關當局日益增強的高壓政策，對留學人員造成了極大衝擊。楊巍案不過是個信號。除此之外，還有加強管束留學人員的幾個規定：其一，禁止訪問學者轉讀研究生，僅在哥倫比亞大學一處就有多起。有些年輕的中國學者，由於自己工作中的不凡成績，而獲得進一步就讀高等學位的機會，但是由於領銜拒絕發同意證明而導致有學無法上的惡劣局面。這不僅使當事人強烈不滿，也使美方教授大為困惑：天下豈有剝奪人的受教育權利的權力？其二，許多新近出國人員被迫在出國前簽署條件苛刻的「協約」，實行封建式的「聯保人」制度。其三，在留學生不知曉的情況下，向美國政府呈送千人名單，希圖強制留學生讀完學位後不久就回國。更爲使人氣憤的是，拒絕給超期留美人員延長護照，造成不少留學人員現在已變成，或將成爲「無國公民」。爲什麼要如此蠻橫地剝奪公民身份？是否因工作、研究的原因而所謂「超期」留美多學幾年就犯了叛國罪？爲什麼對廣大留學人員如此不信任？還是自己對本身的制度喪失了信心？可以斷定，這種眼光短淺的，蠻不講理的政策必將導致惡劣的後果，爲什麼留學人員對楊巍案反應激烈？維護人權的因素固然是主要要點，但是如上所述的高壓政策不是沒有作用的。第四，楊巍

被判刑的根本原因不僅僅在於他持有不同政見，而且在於他把這種自己的觀點公開表達了出來。所以說，楊巍在這點上似乎太不「明智」了，但是楊巍的最爲可貴之處也就在於他的言行一致。他的誠實性，和爲他的信仰而努力的無畏精神。在常年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專制下，多少人精神壓抑，人性扭曲。言行不一，表裡不一，說假話，做違心的事，似乎成了人們求生的手段，也導致了健全道德的衰落。實際上，哪一個留學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到了美國來受教育，豈能不被「異化」？但心裡想的是一套，回國後說的做的又是一套，才能保護自己。這是一種多麼可悲的局面啊！楊巍的被判刑，表明了要說真話就必須付出的代價。



叢大長先生

叢大長：想插一句。楊巍被判刑兩年，並不說明大陸的人權狀況比台灣好。由於海外的壓力，中共不敢重判楊巍。在大陸監獄裡還有許多外界所不知的政治犯，過去被當做政治犯關進監獄的人中間沒被平反和改正的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胡平：我也來說兩句。剛才司馬晉先生說台灣有兩個人也被判了刑，比楊巍重得多。我要講的問題和判刑的輕重無關，只是想強調兩

個問題，也把海峽兩岸作個對比。

第一個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國民黨對台獨案的處理當然是有問題的，但有一點與大陸不同。台灣的反對派對冤假錯案不滿，還可以在外面嚷嚷，鳴冤叫屈，可是大陸連嚷嚷也沒地方。既然國內沒有反對派，那麼我們這些在民主社會裡有言論自由的人當然就得嚷嚷，申張公道。要是國內有反對派了，我們這些人講不講話就無所謂了。美國也有冤假錯案，這在民主社會中也很難免，例如麥卡錫就利用職權和群眾情緒搞了不少冤案，但是美國允許有不同意見的人批評、反對、出氣。雖然冤案總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卻有機會糾正，在審判人時，公衆也會受感情支配而冤枉人，但這和乾脆把所有人關在門外，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有本質區別。

另一個要強調的是國共兩黨即使在專制上也有區別。國民黨也搞專制，例如搞戒嚴法，搞黨禁，報禁，但它也不敢不肯定民主憲政才是正常狀態，這實際上就是在承認戒嚴法等東西是不正常狀態的產物，於是它只能編出很多理由來證明爲什麼要採取這類特殊的措施。至少，孫中山給它訂下的民主憲政的目標，它是不敢公然否認的。所以只能說，不正常的現象只是暫時的。軍政也好，訓政也好，都是爲了憲政，對最終兌現這張支票是承諾的。

共產黨則不同，它的理論就承認搞專政不是反常而是正常現象。這就「很麻煩了」，跟它就根本沒有道理好講了。所以我們現在的努力首先就是要求共產黨對人民作出一種承諾，什麼時候才能搞民主憲政，搞多黨制，也就是說民主的原則你得先承認，至於有什麼實際困難可以慢慢商量，原則承認了，就有道理可講了。

# 同學們，讓我們努力去去做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易海

據粗略的調查，給赫姆斯參議員寫信希望國會通過給中國大陸留學生以延期自動離境法案的大陸留學生二千多人，佔大陸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在美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陸留學生不願回國，渴望逃歸國受壓的厄運。這就產生了一道有趣的算術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想回國，而寫信的人僅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七十的人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是信息沒有通到大家嗎？不是，美國大學中幾乎每個有大陸留學生的學校，中國大陸留學生都收到了有關赫姆斯參議員提案的有關信息。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眾議院通過後的法案，對全體大陸留學生寬宏為懷的「延期自動離境」已經被改掉了，改變為在個案處理的前提下，以同情的態度處理大陸留學生的政治庇護申請。就好像外邊下着大雨，帳棚一下被風刮飛了，只剩下不多的幾把雨傘，而事先在帳棚裏的人都不願為把帳棚扎嚴實而做點小事，怕外面的雨水可能會沾濕了腳。大家在知道了赫姆斯參議員提案信息後，聊天的話題常常不自覺的就轉到了上邊，內心之關注可見一斑，但個人說法却有不同。有的同學說，給赫姆斯寫信是個冒險的事，如果中國政府知道了，將來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倒大霉，而且我不相信赫姆斯的議案能通過（怕，未先努力，就已放棄）。有的同學想，何東昌來美反復說，給中央寫

公開信的簽名同學，不會受到打擊迫害，回國後一樣受到重用。根據一貫的規律，這意味着，賬肯定記上了，將來必定狠算無疑。給赫姆斯寫信這事，我不沾不碰，它通過，我正好用，它不通過，我也沒有得罪中國之嫌，我再另尋他路，但是中國不能回。（手執J——簽證，你的路有幾條？哪條你能走得通？即便是F簽證，你是否真有把握畢業後馬上能找到一家真能幫你辦H——簽證的公司工作？）。還有同學認為，萬一實在在美國呆不下去，我還是得回去。現在給赫姆斯寫信，等於是自走絕路，不能寫。況且回去以後，我有博士學位，最低也提個副研究員、副教授，不知比我原來那些同學強多少倍，幹一番事業，自有一番聲勢，說不定機會好還能當官。（估計一下國內的形勢，前後發展的脈絡，你留美後有沒有可能升大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老巢中薰陶出來的你這個人，值得黨長期信任嗎？你是否記得一九四九年前後大批與你學位相當的智士仁人欣喜回到祖國懷抱，在黨的領導下，摸爬滾打，一事無成，有志者抱恨終生？你是否知道蘇紹智等在馬克思主義限定的自由下寫作說話仍然遭難？知不知道現在你的頭腦可比蘇紹智等人「反動」得多？！你是否明白即使你是一條變色龍，臉皮厚，手心黑，舔屁溝，害好人，爬上去當官了，也無非是在那個軋軋齒的齒輪裏打轉，來日無長，你必被軋倒。你檢幾個知名的

人追尋他們的痕迹看一看，查一查，想一想，這是事實還是編假？）

美國是個遵守憲法，極重民意的國家。這一次九二三法案內變更的前後，又一次說明了這點。百分之十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希望得到個涵蓋全體的「延期自動離境」惠益是不妥的，因為百分之十不能代表全體學生都有滯留美國的意念，他們是少數，可修改法案，使它縮至合適的涵蓋範圍。這個道理就是這樣簡單。沒有給赫姆斯參議員寫信的朋友們，讓我們想想，如他得到的不是百分之十的簽名信，而是百分之八十，即百分之八十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同時提出要求延期自動離境，那麼，那些為我們——人類的一部分的生存權利而奮走呼號，而奮鬥的賢人們會以多麼震撼的聲音去向國會闡述，會取得多麼輝煌的成果？！那麼，你，我，我們這些願意學成之後暫時留在美國的同学，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邊唸書，一邊在提心吊膽的計算着護照的期限了。我本打算當「延期自動離境」法案最後通過生效的時候寫一篇文章，向那些英勇磊落，為了我們全體同學的利益不顧自己安危，努力吶喊，在風雨來前為大家搶立帳棚的朋友們致敬。現在帳棚被風颳掉了，看來情況變了，他們需要人手，朋友們，我們這些在百分之七十之內的朋友們，注意，下次他們再立帳棚的時候，讓我們一起壓住它，不讓風颳跑它。

我們大家都愛自己的祖國，都想為自己的祖國做好事。我們把延期自動離境爭取成功，就是為祖國做了一件好事，我們大家都知道外間的輿論對國內決定政策的影響有多大。我們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對國內知識分子政策改革的一個促進，就是對整個改革的一個推動。同學們，讓我們努力去去做。

# 楊巍，

## 中國第五代留學生的榜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簡冥



楊巍與妻在盧溝橋合影留念。

的起訴書上知道了楊巍的情況。可是，當我讀完起訴書後，我感到楊巍的處境更危險，同時也感到楊巍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子，是留學生的好榜樣。

楊巍案是複雜的，並且具有歷史意義。楊巍代表着中國大陸「生在紅旗下，長在蜜水」的年輕一代；更代表着有知識、有文化、覺悟起來的年輕人，他是去冬今春學生運動的精英分子；他代表着中國「第五代留學生」，他的理想是我們的理想，他的事業是我們的事業；他還代表着中國知識分子，這批人是中國的精華，是中華民族要往前走最需要和最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也是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的代表者。

楊巍所具有的多重代表性，本身就決定了此案的重要性和複雜性。第一，它關係着中國大陸留學生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是將這批中國政府自己挑選的優秀分子吸引回國，還是將他們拒之門外。第二，楊巍一案牽制着中美兩國

的關係，美國不會為討好中國而放棄原則，忽視中國的人權問題。十二月三日，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討論楊巍一案，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楊巍，以及通過保護大陸留學生的修正案，這些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執迷不悟，必將大批留學生推向絕路。第三，中國憲法中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是否能在中國真正實行，也將在法庭得到澄清，讓中國和全世界都看到，中國是否可以讓不同政見的組織存在？中國究竟有無政治犯（趙紫陽在最近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國沒有政治犯」）？第四，這一案件將決定着今後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的要求是以改良的方式達到，還是以革命的手段去完成。

楊巍是可欽可佩的，他的獻身精神使人感動。他不僅僅用筆和紙而且用行動來表達自己的理想。這種行動又是冒着生命危險，猶如深入虎穴。這是多麼可貴的精神與勇氣。歷史選擇了楊巍，他也承擔起了歷史賦予他的重任。楊巍一案將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若中國政府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真的誠心尊重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尊重人權，尊重法律，那麼這將成爲一個向政治現代化進軍的里程碑。否則若中共仍然執迷不悟，將楊巍做爲政治犯，判予重刑，那麼，通過楊巍一案，將喚醒全國人民徹底丟掉對中共統治集團的幻想，導致一場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留學生和青年學生與中共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共無視人權、無視法律、無視國際輿論的蠻橫行徑也必將在國際上暴露無遺。

在此我希望每個留學生都要考慮自己對此事的立場，都應爲營救楊巍盡我們的力量。最後我借此機會，謹向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楊巍的父母及親友致最崇高的敬意和問候。

楊巍是我們每一個大陸留學生所關心的人，我們不僅關心楊巍本人的危險處境，同時，也關心我們自己的命運，因爲許多同學有與楊巍類似的經歷。

今天終於從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對楊巍

# 應喚起全民族的民主意識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奮戈

在聖誕、新年將臨之際，楊巍因為他的政治信仰而不是因為違法亂紀而被中共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兩年徒刑。在共產極權制度下，真正違法亂紀的人逍遙法外，而無辜的人因「思想反動」罪名受迫害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楊巍一案的判決是對中共「政治改革」抱有幻想的人們的一記當頭棒喝：中共只允許在不危及其統治的前提下極為有限地放鬆奴役人民的尺度，而決不容忍和寬恕任何對這種奴役制度持懷疑態度的人。

## 楊巍一案的判決 說明了什麼？

楊巍一案「判決首先說明了中共當局無視海內外輿論。中共當局之所以敢於無視海內外輿論的譴責包括美國國會的干預而判決楊巍有罪，是因為中共懂得美國需要和中共和解，就像中共需要美國的技术和資本一樣重要，不會因為區區一個楊巍而損害兩國政府間的合作關係。何況如果美國逼得太甚，中共手中還有一張蘇聯牌可打，而這正是美國最不願意見到的。「唇亡而齒寒」，懲處楊巍雖然可激起廣大海外留學生和國內知識份子的反感，但這種人心向背并不直接構成對中共統治的威脅。從遠期效果看，中共希望這種懲處會有一定的威懾作用。總的來說，中共估計對楊巍一案，判決不會給他們帶來太大的麻煩。能否如願以償，還有待事態的發展來作出回答。

楊巍一案的判決說明了中國的問題只能依

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而不可能借助外來勢力。美國國會對楊巍一案的關切程度可以說已經做到仁至義盡的地步。我們沒有理由埋怨美國人沒有作出更為強硬的反應，如果美國人問：「你們中國人對此又做了些什麼？」，我們該怎麼回答？

楊巍的命運說明了「文化革命」的悲劇正在中國重演，中國仍然是一個可以只憑「思想」就可定罪的國家而不需要犯罪事實。任何人，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仍然和從前一樣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人身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法律條文都不具有約束力，都不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奇怪的是，十億人口要壓迫他們催眠得根本沒有反抗力，要麼因恐懼而害怕得發抖根本不敢反抗，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民族素質之差是造成楊巍悲劇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楊巍一案的判決提醒所有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重新評估適合中國國情的民運策略。對此，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應對楊巍一案作出反省。

目前中國的形勢是需要民主思想在廣大群眾中廣泛傳播和接受的時刻，而不是去造就民運英雄的時刻。中國之春大喜功，鼓勵留學生用真實姓名和中共「講道理」的做法不能不說是一種幼稚和不明智的做法，因為中共根本就不講理。民運策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同樣為了傳播民主思想，一種做法是轟轟烈烈，雖然聲勢浩大但暴露了自己，結果被中

共輕而易舉地收拾了；另一種做法是臥薪嘗膽，雖然不急於收穫只默默地耕耘但能很好地保護自己，結果令中共頭痛而民主思想在廣大群眾的土壤中深深地紮了根。

## 質變的前提是量變

目前形成中國民主質變前提的量變還很不充分，對此民運人士不可過分樂觀。任何具有推翻中共煽動性的口號都有反作用，因此不宜提倡。中國民主運動的曙光在於民心已經迫使中共不得不答應改革和對人民作出一定的讓步，民運人士應從此得到啓發。民主力量的壯大源於人民而不是由於民運鬥士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結果。當務之急是保護而不是過早地暴露民主力量；是傳播民主思想而不是發動群眾運動；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不是破釜沉舟地和中共決鬥；是迫使中共實行質的轉變走上民主之路，放棄獨裁統治而不是要從中共手中奪權；還有一點僅對中國民聯而言，是「清理門戶」而不是傻到站出來當靶子給人打，給中共以藉口製造第二個楊巍、第三個楊巍的悲劇。

最後應當聲明的是，儘管中共當局行使獨裁統治權力判處楊巍有罪，并不說明他們有理；相反，只能證明他們知錯不改，有法不依，錯上加錯。中國的前途在於民主，人民群眾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和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會失去建設現代化的興趣，沒有現代化中國就會落伍，中華民族就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了整個民族的興旺發達，我們奉勸中共當局顧大局、識大體，發揚民主而不是壓制民主，儘快釋放包括楊巍在內的一切民運人士和恢復他們的公民權利。

# 「法」和黨爲什麼處處合拍？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明日

這次楊巍被定罪的主要原因，是他和中春的關係。中春是反對「四個堅持」的，而「四個堅持」又是憲法裡規定的，所以楊巍的「罪」是不難被定了。本人曾與楊巍有過一些交往，也是中春的讀者，並且贊同反對「四個堅持」。對於這次法庭對楊的審判結果，本人不僅大爲不平，而且因爲與楊思想有所「同伍」而自感有「罪」了。

讀過中春的大陸學生或學者，對中春的評價是各式各樣的。本人對中春上刊登的衆多文章，評價也不盡相同。然而在本人心中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如果中春不反對「四個堅持」，那麼這本雜誌是絕對不屑一顧了。當今主張民主而不反對「四個堅持」的人大概不會太多。

不久前，在報上見過一則爲電影「西西里島人」做的廣告，說在西西里島，人們或是依法而生或是依黑手黨而生。且不論這話的準確度，黑手黨和法在西西里顯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儘管共產黨和黑手黨是兩碼事，問一句「在中國的老百姓是依法而生還是依黨而生」應該是可行的。可惜老百姓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在中國黨和法是一致的，哪怕是在黨發瘋的文章期間，「法」和黨仍是處處合拍的。黨立了法，黨又指揮執法。黨定了政治上「順者昌，逆

者亡」的「法」（比如「四個堅持」），而後黨又告訴法庭誰應該怎樣被繩之以「法」（比如楊巍，被押近一年才受審，大概法庭遲遲沒接到黨的指令）。在中國，政治上最不宜觸「法」的人是那些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首先是依黨而生的。本人及衆多的中春讀者大概不甘心成爲馴服工具，雖然大家都想守法。對楊巍的審判結果告訴我們這願望實在不易實現，幾十年前共產黨對執政的國民黨大概也有同感吧！

● 本期專題 ● 楊巍案的發展與迴響

## 鄧小平

## 也應被判刑

(美國) 杓照

前留美學生楊巍被中共法院判刑了。其名是所謂的「反革命煽動罪」。主要原因是楊巍煽動上海大學生上街遊行，以及參加「中國

民聯」，並發表反對社會主義等「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然而，這種「罪名」無論怎麼說都是不能成立的。

衆所周知，中共的憲法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說，號召人民上街遊行是鼓勵人民遵守憲法、使用憲法所規定的權力。這與近幾年來，大學生上街宣傳法律知識一樣，是一件大好事，怎能說是犯罪呢？如果憲法規定可以遊行，而沒有人可以真正地行使這種權力，這才是一種可怕的社會現象呢！

另一罪名說是楊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而鼓吹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如果這也可以算作判刑的罪名的話，那麼，鄧小平也應被判刑。

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設想，公開允許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現在，而是一九九七年後），而且保證這個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也沒有必要變。這不是明目張膽地鼓吹在中國的土地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嗎？這與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四個基本原則」根本不符。所以說，鄧小平煽動中國人民走資本主義道路，按照這個罪名，鄧小平也應被判刑。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鄧小平提出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爲了保證香港的「繁榮」。（可見共產黨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能保證香港的繁榮）。那麼，大陸人民爲了保證有一個繁榮的社會，同樣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中國民聯和楊巍所提倡的不僅合法，而且有利於中國，是中國所急需的。

本來楊巍和鄧小平都不犯法。現在楊巍被判刑了，所以鄧小平也應被判刑；或者楊巍應被無罪釋放，以體現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開年不利 新春頻傳安全事故噩耗  
化凶無策 老鄧重彈階級鬥爭老調

# 中國大陸的黑色一月

(國內)魏可宜

## 盡耗頻傳驚華夏

在鞭炮聲裡，中國大陸人民又迎來了新的一年——一九八八年。

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月，本來是充滿希望的月份，春回地暖，萬物復甦，但是，殊不知天公不作美，在中國大陸，竟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多起重大的交通和安事故，把個好端端的萬紫千紅的一月變成了黑色悲悼的一月。

這些事故是：一月十七日，黑龍江省開往吉林的四三八次列車失靈，與貨車相撞，旅客當場死亡十六人，重傷三十人。一月十八日，中國民航西南航空公司四一四六航班伊爾十八型客機在重慶白市驛機場墜毀，九十八名乘客和十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一月二十四日，由昆明直達上海的八十次列車在昆黔線上顛覆，造成二百餘人的傷亡。此外，還有中共報紙未作披露的重大事故，例如：一月九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江西安源山樹亭煤礦發生瓦斯爆炸，十六名井下工人全部喪生。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時，河南安陽市一鞭炮廠爆炸，造成五十六人傷亡，還炸毀了兩座廠房和倉庫。



報喜不報憂 (大陸漫畫)

再有長江發生航運事故多起，上海食物中毒事件，公共汽車翻車等事件。更為嚴重的是，中共絕口不提的軍火列車在朝鮮——中國邊境的爆炸事件。

這一系列的惡性事故的發生，把民衆弄得人心惶惶，也把中共搞得焦頭爛額。

## 老鄧無計救生靈

衆多的交通安全事故傳到北京後，使中南海大為震驚。據接近北京高層的人士透露：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鄧小平召見了趙紫陽、李鵬、萬里、姚依林、張勁夫和公安部、鐵道部、

中國民航的負責人等。鄧小平大發雷霆，首先，鄧小平批評了新華社一月七日播發的題為「中國民航安全第一、去年全年無大事故的報道」，該報道稱：「記者從中國民航瞭解到，在世界航空事故頻發的一九八七年，中國民航強化安全飛行，在這一年的航空運輸中，從未發生過一起重大事故，未死傷一人。」

誰知上帝好像在惡作劇似的，消息發了才十天，就來了個客機墜落的惡性事件。鄧小平用筆在上述段落上打了紅線。鄧小平說：「技術再發達，科學再進步，也有意料不到的意外事故，何況我們和先進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這種大話不能講。我們有些人就是愛報喜不報憂，今後不能講這些大話。」

鄧小平還講：「雖然我們現在不提階級鬥爭了，這是不是階級鬥爭？是不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當然是。我們不提了，不是說階級鬥爭不存在了，我看現在鬥爭比過去還尖銳，敵對份子，革命份子比過去還要猖狂，對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然，改革開放都搞不好。」鄧小平還對在場的薄一波說：「這陣子有人向我反映，好像中顧委沒有事了，怎麼沒有事情可做？想辦法不出事情，想辦法搞好交通運輸，中顧委可以重點顧一顧嘛。」并指示李鵬：「國務院要下決心，動員一切力量，堅決消滅安全交通事故。」

公安部長、鐵道部長、民航局長自然驚魂難定、誠惶誠恐，急忙檢討一番。一出點亂子，就又重新祭起「階級鬥爭」的靈幡，似乎是老鄧習以為常的改不了的習慣了，去年學潮，老鄧嚇得也大講「階級鬥爭」，結果引發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胡耀邦的倒台。現在看來，他似乎并未從中接受什麼教訓，連幾起交通安全事故也可以讓他重蹈



復轍，可見老鄧從骨子裡，還是崇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這種草木皆兵的脆弱心態，如何能承受改革所必需有的對意識形態的衝擊力呢？

其實，平心而論，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當然也免不了個別人的破壞，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有技術原因，管理原因和一些意想不到的漏洞。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存在著犯罪份子的肇事事件，但并不能就此上綱到這是「階級鬥爭」，中國大陸是一個「革命」的政權，那麼，搞肇事活動的就是「反革命」，「文化革命」那幾年，一切犯罪活動或雖非犯罪活動但被打成犯罪活動的活動，無不冠以「反革命」之稱，諸如「反革命貪污罪」（似乎還有「革命貪污」）、「反革命強姦罪」（似乎還有「革命強姦」）等等。如果按照這種邏輯，豈不是可以說資本主義國家是「反革命」的政權，那一切搞破壞的就是「革命」的行動了嗎？這顯然是荒唐之極的邏輯。肇事就是肇事，只要是一個社會，人分三、六、九等，犯罪的事情總會發生的，在一個法治的國家裡，破了案，依法懲辦就行了，完全無必要扯出一個什麼「階級鬥爭」來。

事實上，中國人民已吃盡了「階級鬥爭」的苦頭，「階級鬥爭」阻嚇不了犯罪份子，而只能威脅善良的的人民。造成中國大陸事故頻發的原因，主要點絕不在「階級敵人」的破壞，而是由於官僚主義體制的惡性膨脹、管理方法上的落後無能、所謂公有制也就是官僚所有制之下形成的普遍的缺乏敬業精神和不負責任、「上樑不正下樑歪」而帶來的社會風氣的敗壞、以及長期以來「無法無天」所導致的法制觀念淡薄，等等。

這些年來，中共高層領導也幾次三番地發

出號令重振朝綱，甚至一再採用重罰重判的辦法力圖糾之以猛（又造成了多少冤假錯案！）。但今日之中共，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共，正像梁啟超對晚清專制政府的批評，是「治弊則無一效，掣肘則有可能」，幹起好事來總嫌力不從心，幹起壞事來偏偏是得心應手。不可能長期保持既無限又有效的狀態，它要麼是使自己變成有限權力以保證自己的有效，要麼是堅持自己的無限性而日益喪失效率。中共領導又想保持自己權力的無限和反對自由民主，又企圖讓這個權力能提高效率，那怎麼做得到呢？無怪乎越到後來，問題越多。

老鄧自以為有計救生靈——狠抓階級鬥爭，但可惜，此計不僅不可以阻止各種事故的發生，反而只會給社會帶來新的混亂，給改革帶來困擾，又讓「左」風有可乘之機。

### 「左王」再次露崢嶸

果其不然，在鄧小平祭起「階級鬥爭」的靈幡之後，「十三大」失意「歸隱」的「左王」胡喬木，又開始興風作浪起來了。據悉：他在一月二十一日召開的中顧委常委會上，陰陽怪氣地說：「去年一月學生上街，跟著黑龍江森林失火，搞得我們上下不得安寧。今年一月又是事故不斷，這說明什麼？去年中央關於胡耀邦的決議和對林業部問題的態度是堅決的。」他還說：「有些人不喜歡我講話了，但我還要講，不能簡單就事論事，就事故論事故，還是要檢查思想和社會根源。不然，事故百出，搞得我們防不勝防，到頭來，還是國家和人民吃虧。十三大後，不少人感覺到，我們黨內滋長了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我希望大家能清醒地看待這個問題，不然，到時候大家又是後悔，

又是互相埋怨，又容易感情用事。」胡喬木的最後這幾句話簡直是要掀起一場新的「內鬪」的宣言，他是在向「改革派」打招呼：你們不要高興的太早！你們現在如果不抓階級鬥爭，到時候不要埋怨我們，不要後悔！

據說胡喬木在講話時，薄一波還不斷插話：「這個意見很重要！」「我們黨內有不少人就容易樂觀，這也是我們黨的一個壞毛病，樂觀什麼，問題如山，事故驚人嘛！」

胡喬木的這次講話，是「十三大」以來，首次在正式會議上的講話。

一月二十一日中顧委常委召開的這次會議，已作為正式文件發到中顧委各委員并上報到政治局、書記處。

并據可靠人士消息透露，近來，鄧力群已將寫好的幾萬字的「幾點意見」，送到了鄧小平處，對改革作了抨擊。鄧力群對自己下台一直不滿，并公開對杜導正等人道：「薄一波、胡喬木同志講的好，不當中央委員，照樣可以為黨工作。」

### 大千世界眾生相

上面刮什麼風，下面就掀什麼浪。老鄧一聲令下，可忙壞芸芸眾生、小小百姓。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和公安部、公安部聯合向各地發出緊急電話、電報通知，要求確保春節前後運輸安全，堅決防範、嚴勵打擊敵對份子、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防範和打擊國民黨派遺特務的破壞活動，并警告說：對那些防範不嚴、措施不力、嚴重失職的有關部門的領導人要以黨紀國法論處。

結果大官逼小官、中央逼地方，把那些各

級小頭目弄得寢食不安，惶惶不可終日。北京、上海、天津、黑龍江、河南、湖北等地的公安部門，將確保春節安全定為「八八——一號戰役」，交通運輸系統警幹取消休假，軍隊主動向運輸部門「請戰」，「請任務」，協助車站、港口、機場作安全檢查。

各地公安系統還得到了一條內部掌握的「精神」：為了確保事故不發生，對可疑份子和抗拒管理者，可以先拘捕後審查。當然，不可否認，這樣一來，確實會抓住幾個犯罪份子，但沒有犯罪的「可疑份子」也被捕了不少，這種對法治的踐踏，確實令人寒心。

有趣的是，有些保險公司也利用這些安全事故大作廣告，搞賺錢生意，四川省成都市保險公司，在飛機場進行現場表演，當眾對兩名空難家屬發放保險金，說明保險的好處，結果被悲痛而又憤怒的一些沒有買保險的空難家屬打了一頓，罵他們是「騙子」。

真是一幅粉墨登場的芸芸眾生相啊——要威風的要夠了，抬轎子的忙壞了，犯罪份子落網了，被錯捕的冤枉了，死難的永遠離去了，悲痛的哭壞身體了，沒買保險的吃虧了，該賺錢的也撈了一筆了……幾起交通安全事故，引起了這大千世界的多少悲劇、鬧劇、喜劇和正劇！

在我要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沉痛的，首先，我覺得應該為那些在黑色的一月裡無辜的死難者致哀，但同時我也祈願，望「階級鬭爭」的幽靈，不要趁著這一月的「黑色」，從隱蔽處捲土重來，再橫行在我們的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中國人民已經受不住那些專搞「階級鬭爭」的瘋子們的折磨了！  
中國，再也不能承受災難了！

#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 趙紫陽與李鵬之間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美國)冷橫眉

別字「文目」

分析中國大陸政情，其關鍵之點必需首先把注意力側重在中共高層的內部爭鬥上。事實證明，自建國以來，中共內鬥可以說從未間斷過，它總是在以或明或暗、或激或緩的形式進行著，每一次內鬥，都會給中國大陸社會帶來劇烈的陣痛，甚至災難性的後果。如果我們摸準了中共內鬥的走向，無疑地，也就為進一步正確地研究中國大陸問題找到了一把鑰匙。

自毛澤東死後，只短短的十三年時間，中共已經歷了三次重要的兩派鬥爭，即：

一、以「元老派」(葉劍英、鄧小平等)和「凡是派」(華國鋒等)結成的聯盟同「文革派」(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較量；

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同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的較量；

三、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并以鄧小平為其靠山的「改革派」同陳雲、彭真、胡喬木、鄧力群等為核心的「元老派」之間的較量。

「十三大」以後，隨著權力的轉移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中共內鬥必將出現新的格局。今後中共內鬥會有什麼新的發展和演變，是本文旨在探討的問題。

## 「改革派」和「元老派」

### 的內鬪已接近尾聲

應該說，中國大陸目前正處在毛澤東死後內鬥的第三波上，第三波的上限應從八一年十

一屆六中全會算起，其時華國鋒敗局已定，胡耀邦和趙紫陽分任中共主席和副主席。緊接著，「改革派」一方面在擴大農村改革成果，一方面又繼續向城市改革推進。但他們從一開始便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困擾，「元老派」利用意識形態的薄弱環節攻擊「改革派」，是該次內鬥的重要特點。「元老派」多次為改革設置障礙，其中最嚴重的是八一年的批白樺「苦戀」事件、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和八六—八七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反資」中，終於導致了總書記胡耀邦的下台，其時，「改革派」的命運已危如累卵，改革大業正面臨毀於一旦的嚴重局面。

但中國大陸畢竟是一個以領袖制黨，又以黨治國的人治社會，正在「元老派」乘勝追擊，妄想進而把矛頭指向經濟領域的時刻，事情竟發生了奇妙的轉折——之所以稱之為「奇妙」，是這一轉折不是靠什麼別的力量，而完全是憑一人的意志為轉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以一人之力，便可回天，可見中國大陸人治已達到了何等驚人的程度。

爾後，在「十三大」中，驕狂一時的「元老派」終於敗北，紛紛失去了他們的寶座，其中以「元老派」的實力人物鄧力群喪失了其中央委員會的位置為高潮，使「元老派」全盤盡輸，如果說他們還爭得了一點什麼利益的話，就是把李鵬這個人推上了代總理的寶座。

當然，現在還不能說「元老派」已經完全失去了他們對中國大陸政情的干預能力，甚至

可以這樣講，在近幾年內，他們的影響還是非尋常之大的。但「十三大」的權力的新分配，應該說已經從根本上制衡了他們再回到權力中心的努力，「元老派」可能還會再有一、兩次小的反撲，由於他們從本質上來講，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的信徒，再加上對失去自身權力的憤懣，他們的反撲很可能是殺氣騰騰和窮兇極惡的，但要再想有「反資」時那樣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已經是不大可能的了。特別是待陳雲、彭真死後，「元老派」就更將群龍無首，不須幾年，這股反改革的頑固勢力必會越來越失去其勢頭，以至最後風雲流散。

目前，是「改革派」向「元老派」清算舊賬的時候，從「紅旗」雜誌關與停的拉鋸戰中便可看出端倪，不管胡喬木、鄧力群如何的不樂意，也不管陳雲、彭真是怎樣地穿梭遊說，如果趙紫陽一味不讓步決定要停，「紅旗」還是非停不可的，「元老派」的哀號，不過是狂犬吠日而已。

所以說，隨着「十三大」的召開，「改革派」和「元老派」的內鬥已接近尾聲，作為海外對大陸政情研究的學者，應該從現在起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對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內鬥第四波的研究上來，這第四波的雙方將是什麼人和什麼人的對壘呢？以筆者看，這場內鬥將發生在總書記趙紫陽和即將上任的總理李鵬之間，即「改革派」與「新國務院派」(雖然李鵬現在的派系尚未形成集結)之間。

## 趙紫陽體制的不穩固性

趙紫陽的崛起，和胡耀邦在時間上大體差不多，即十一屆六中全會前後，直至八六年底，整個共產黨核心系統是鄧、胡、趙三駕馬車



李鵬的前程大有可為

的運作。八六—八七年的風雲突變，使胡耀邦突然倒台，「改革派」折損一翼，趙紫陽臨危受命，獨撐改革大業，更顯其舉足輕重的位置。鄧小平貶胡，一方面暴露了鄧小平在意識形態上的保守，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對「元老派」企圖損毀改革的野心估計不足，我相信鄧小平到現在已經明白，他對「倒胡」是作了錯誤的決策的。所以當「元老派」殺氣騰騰地把矛頭直逼向經濟領域的時候，鄧小平除了傾力支持趙紫陽，已無別的選擇。他已經看出，如果不再力圖保住改革中由於採取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刺激方式而產生的經濟上的成果，改革事業將會全綫崩潰，繼之而來的，不僅是對胡耀邦、趙紫陽，也是對鄧小平本人的清算。

正是在鄧小平這樣的心態下，趙紫陽才取得了反擊「元老派」的成功，并在「十三大」上得到了總書記的位置。

這裏順便再提一下，趙紫陽本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也並不是沒有撈到好處

的，他和胡耀邦之間，雖同屬「改革派」，但作為權力鬥爭，又時有衝突，所以，利用「反資」把胡搞下去，也是趙的意圖。

我們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趙紫陽體制的建立，是在一個非常脆弱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情緒的搖擺，隨時都會造成趙紫陽體制的「地震」。鄧小平是一個思想充滿矛盾的人——他一方面是馬、列、毛主義僵化思想的維護者，一方面又是極想在經濟上出現成果的「改革者」，要想以此穩定鄧的「情緒」，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更何況鄧已到殘燭之年，精神變化無常，所以就更難「伺候」了。

趙紫陽體制的另一不穩定性，表現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必然要和固有的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甚至是異常尖銳的衝突。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推行改革開始，「改革派」一直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困擾，馬、列、毛的僵化的教條，隨時都如絆馬索一樣，橫阻在改革的道路上，有時甚至達到「改革派」無法逾越的程度。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讓「元老派」找到了集結的共同點，同樣，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造成了胡的倒台，使「改革派」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實際上是趙紫陽企圖打開意識形態死結的一個辦法。但這一理論是遠遠不足以讓「改革派」擺脫困境的，其原因是「改革派」本身也同鄧小平一樣，無法從矛盾的心態中跳出來。他們捨不得丟棄「四個堅持」，當然也就無法給「初級階段」以明確的法定的內涵。「初級階段」是一個任人解釋的含混不清的東西，在實踐的運用中也不可能有所標準和尺度，所以，此一理論的提出和不提出都差不多，趙紫陽今後仍免不了

了受到意識形態的掣肘和打擊。

趙紫陽體制的第三個不穩定因素是因為他無力越過意識形態的障礙，將會造成改革裹足不前、混亂、倒退，甚至全面崩潰的危境。改革的總體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我對此深信不疑，除非「改革派」能改弦更張，修正馬、列，特別是全面否定毛主義，拋棄「四個堅持」，實行蛻變。一俟改革失敗，那麼，以改革起家的「改革派」將會跌得很慘，趙紫陽本人也不會有什麼善終，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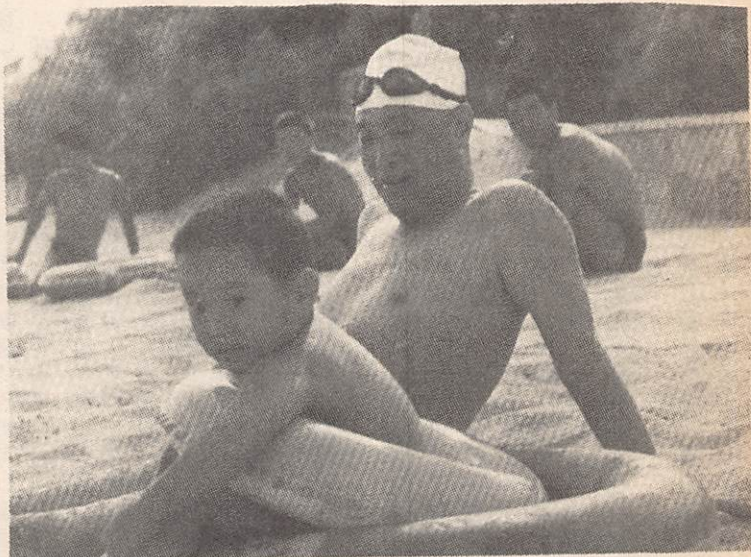
「改革派」自經過了農村改革的高潮以後，一直都在走下坡路。這就像潮水一樣，當最高的浪頭過去之後，來勢便逐步減弱，以至於退潮。「改革派」無法做到改革「一浪比一浪高」。現在，幾乎已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我過去曾著文談過，說改革首先給社會帶來的是負面影響，現在已得到證實。如近期出現的物價飛漲、供應緊張、社會道德淪喪、犯罪率上升等現象，都是由於改革而帶來的「副產品」。有時候，「改革」的意圖是好的，但一到了實踐中，就成了壞事，比如「黨政分家」、「精簡機構」，固然是為了增強黨內互為制衡的機能和提高辦事效率，但却造成了那些吃黨飯的人的「失業」，增多了不滿和抗衡的因素。而改革企圖誘發的積極面，却很難顯現出來，特別是企圖得到經濟上的效益，幾乎成了一場畫餅充饑的空夢。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中國大陸社會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只要輕輕撥動一個部件，整個國家機器便會震動起來，這個局面，是非要動大手術不可的了。這病不是什麼「黨政分家」、「精簡機構」、「溫州經驗」這點藥方就能治好的，如果不從政治體制到經濟體制上作根本的改變，中共就只有眼看著一步步衰亡下去。

趙紫陽第四個不穩定的因素還表現在人事上。趙目前的對手最明顯的當然是「元老派」——如陳雲、彭真、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但正如我前面講過，這些人畢竟已從權力中心退出去了，而且不須幾年，就會去世，那麼，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在不斷同固有的意識形態的衝突中，在越來越黯然無光的政績中，在改革所造成的若干負面影響的陰影中，是誰會成爲批評這一情勢的代表人物呢？是誰會成爲攻擊趙紫陽體制的主帥呢？——從目前的權力結構來看，捨此無他，這人就是即將出任總理的政壇新星——李鵬。

## 李鵬——趙紫陽的隱患

李鵬的身世和經歷許多報刊雜誌都有介紹，此處無再贅述之必要。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下幾個要點：

- 一、李鵬曾任副總理多年，作爲趙紫陽的副手，趙對其人是充分瞭解的；
- 二、李鵬有極其明顯的親蘇背景；
- 三、李鵬是由陳雲、彭真等「元老派」魁首一致推薦的人物，他出任總理的安排甚至成了十三大「元老派」和「改革派」交易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籌碼；
- 四、趙、李之間，早有齟齬。而在阻止李鵬出任總理上，趙可以說是費盡心力，這一安排非趙紫陽所願，也非鄧小平所願，實屬一種派系鬥爭的讓步的結果。
- 五、在「改革」藍圖的設計上，趙傾心於市場經濟，而李鵬則力主計劃經濟下極有限度的市場經濟；
- 六、李鵬比趙紫陽年輕十歲，正當意氣風發、雄心進取的年齡。



趙紫陽已步入權力的頂峰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趙紫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李鵬的崛起，將成爲他未來政治上的一大隱患。

現在的形勢是，趙紫陽自出任總書記並將「元老派」排斥於中央委員會之後，權力正如日中天，可以說除了鄧小平，非他莫屬。而李鵬則只是個代總理，即使在下月人代會上正式任命爲總理，仍屬羽翼未豐。他有可能和姚依林共同組成「新國務院派」距離真正集結，尚需時日。趙紫陽趁李鵬在政途的襁褓時期，說服鄧小平而除之，是完全有可能而且也辦得到

的。我曾在一篇文章裏提到過，目前就是一個好機會，通過人代選舉，另推他人當總理，就像「十三大」上幹鄧力群的手法一樣。但是，如果鄧、趙不這樣做，那必定不是對李鵬感興趣，而是經過權衡之後，以留住李鵬而制止「元老派」的蠢動。

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日裏，這一場內鬥的主動權都將操持在趙紫陽手中，李鵬則處於被動受制的局面。但李鵬在被動的過程裏，會贏得時間，在「元老派」的羽翼下，使其派系得以組合，到了適當時機，就可以展開反攻，變被動爲主動，不利爲有利，這些時機是：

- 一、改革出了亂子，特別是經濟上的失控；
- 二、社會發生動亂，類如學潮、市民抗議物價上漲的風潮、工人罷工、少數民族暴亂等等；
- 三、鄧小平去世，趙紫陽失去權力依托的基礎。

就近來的發展所看，要公開貶黜李鵬，似可能性不大。趙紫陽對李鵬，正在玩「陰」的一手。據說，趙紫陽的幕僚班底傳出風聲：李鵬上台，是趙紫陽的一個「高招」，叫做：欲擒故縱，並且還得到了鄧小平的默許。我看頗有道理。

怎麼說「欲擒故縱」呢？

趙紫陽卸任總理時，經濟戰綫已成了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農業改革所煥發出來的積極因素已用到了盡頭，連續幾年的減產，使農業亮起了「紅燈」；而城市改革，從一開始就沒有做出什麼成效，現在更是百弊叢生、困難重重。由此而引發的通貨膨脹、物價失控，不僅造成了人民生活上的困難，也更進一步加劇了「三信危機」。新任的總理李鵬，勢必首先在處理經濟事務上表現出他有一起死回

生」之術的才幹，倘若做不到這一點，他則會因此而遭到鄧、趙的指責，揆負罪名。而作為李鵬，則是很難在經濟上拿出什麼「高招」的，這還不是一個能力不能力的問題，而是在那樣的意識形態所組成的社會結構下，不管什麼人上台，都無法讓經濟出現奇迹的。趙紫陽正準備把李鵬當做「替罪羔羊」。其爲一。

二、「十三大」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精簡機構。這一改革行政管理的措施，不能說不是一件好事。但現在的問題是，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已成了社會痼疾，并非一聲令下，說精簡就能精簡的。以「紅旗」雜誌社爲例，如該雜誌停刊，六千餘人到何處去？對這些人而言，面臨若干實際問題：(一)他們將失去他們優越的地位；(二)他們將「下放」到其它單位，而其它單位也在「精簡」，對他們就更難以收容；(三)他們大部份將離開北京，在沒有遷徙自由的社會制度下，這意味着什麼，是可想而知的。這只是從「紅旗」雜誌看，如從總體看，引起的問題就更龐大、更尖銳、更複雜，「精簡機構」實際上就意味着數百萬人的失業、貶職、遷徙，而這數百萬人，又是中共政權的維繫者和受益者，甚至可以說是政權的一股支柱的力量，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必然會爆發出強烈和頑固的逆轉力。趙紫陽從總理位置上抽身而出，而將此難題交給李鵬，李鵬是否能承受得了呢？如果李鵬承受不了，那麼，豈不是又成了趙紫陽攻訐的口實？所以說趙紫陽交給了李鵬一個「急先鋒」的角色，也不能說不是一個「妙計」。

總之，趙紫陽對李鵬現在是先縱之、後擒之，他的真正意圖還是要把總理的職務交給自己可以信賴的人，他如意的候選人可能是兩個，一是田紀雲，一人是李鐵映。

在趙紫陽的權力體系中，只有排除李鵬，才可能化解隱患，否則，將遺害無窮。而現在主動權正操持在趙紫陽手中，三、五年間，李鵬不除，趙紫陽將坐失戰機，變主動爲被動。

### 改革浪潮之後的「復舊」逆流

我個人認爲，在整個共產國際史上，一直存在著可以歸類爲「改革」和「保守」的兩種思想體系的鬥爭。「改革」也可以大致劃屬於「修正」，而「保守」也可以大致劃屬於「正統」。以蘇聯講，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可以視爲一種「改革」，布哈林的思想也可以視爲一種「改革」，而斯大林的專制主義則是「保守」，赫魯曉夫是斯大林的否定，勃涅日列夫是赫魯曉夫的否定，安德羅波夫又是勃涅日列夫的否定，契爾年科再是一個短暫的復舊，到了戈爾巴喬夫，則又是一個「改革」的興起。這種現象應該說是共產制度的一個規律，之所以有這樣的反反復復，其根本原因，是由於掌權者無法打開意識形態的「死結」而又圖謀獲取經濟上的效益的結果。

中國大陸社會，當然也跳不出這個規律。而且中共當權者所受的毛主義的束縛，遠勝於蘇聯接受斯大林主義的程度，所以承受的意識形態的困擾會更大，鬥爭當然只會更激烈。

現在中共報紙宣傳的「改革已不可逆轉」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這要不一種對「敵情」的估計不足，就是一種麻痺自己同時也麻痺人民的欺人之談。

在鄧小平去世之後，在趙紫陽的權力基礎變得更加虛弱不堪之後，在改革遭到全面失敗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之後，共產黨爲了維護其

政權，必然要尋求新的出路。我們有什麼理由會認爲「改革已不可逆轉」，社會不會出現復舊思潮呢？要知道，在重重的社會矛盾面前，如果當權者走頭無路，最好「良策」就是「鎮壓」——一旦到了這一步，毛澤東的幽靈就必然再現。

假如這三、五年間，李鵬能躲過趙紫陽的欲擒故縱的劫數，李鵬就會是下一個復舊思潮的正統代表人物，他將會否定修正鄧小平、趙紫陽的改革路線，把經濟重新拉回計劃經濟的軌道，而在政治上，重實施階級鬥爭的理論。只是到那時，國體會更加衰蔽，就像一個垂垂病危的人需要有一種扶持力一樣，他們會再次投入蘇聯的懷抱。而要實行這一點，李鵬又恰好是最理想的人選。

近來我看到一篇德州大學校長休莫斯的文章，他也預言中共將會走上親蘇舊路，對此我有同感。

如果一旦有一天，我的這一看法實現，那將是中國的又一場不幸，人民的又一場災難，社會的又一場浩劫，我們古老的中國大地，還能夠再經受這樣的折騰嗎？還能夠讓毛澤東的幽靈又再度在中國大地上肆無忌憚地橫行，把無辜的百姓重陷於血與淚之中嗎？想到這裏，我感到我的心臟都在陣陣發痛。

爲了避免這一極可能出現的民族災難，我認爲現在改革派還來得及，因爲到目前爲止，主動權還畢竟操在改革派手裏——就是頭腦清醒，不失時機地除去李鵬，保衛改革果實。當然，一個李鵬除去了，還會有第二個李鵬出現，正像毛澤東死後還有個鄧力群一樣。

改革派要想真正改革，擺脫「改革」與「保守」的困擾，沒有別的出路，只有一條——徹底從意識形態的死結裏超越和蛻變出來。■

# 關於物價的通信 改革——物價上漲？

新華社記者 姬乃甫 陳乃進 陳芸

中國之春編輯部：

現在送上「成都晚報」於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轉載的「關於物價的通信」一文，這篇文章出於三位新華社記者之手。看了這使人真正體會到了中國目前的嚴峻困難局面。這些事實在中國之春、爭鳴、九十年代等幾份國外出版的刊物上都有不少文章已經指出過，但是如此開誠佈公地出現在中國大陸報刊上，還是第一次。我們歡迎這一勇敢的行動，故建議中國之春雜誌全文予以轉載。（如果人民日報海外版沒登的話。）

當然我不能完全贊成文章作者的一些觀點。對基建惡性膨脹，濫印鈔票，集團

購買力猛增，以及國營企業壟斷價格聯合漲價，這「幾個明顯可以避免的漲價因素」，中國民聯早已指出，這正是中國目前政治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因素。

在該文的後一部份，作者坦率地寫道：「有的經濟學家開始對價格改革在整個經濟改革中的關鍵地位表示懷疑，認為在所有制關係和企業行為機制沒有改變以前，價格改革所帶來的負效應遠遠大於它的正效應」。這裏是否意味着持這種思想的人，不再被中國的領導階層視為思想反動者，我們應拭目以待。這種思想在理論界的抬頭，是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傾向。

文中的結尾部份，作者給今後指出兩

條路。無論作者的本身傾向如何，使我們深深地感到，中國今天的改革仍凶吉未卜。價格改革是所有共產黨國家改革的鬼門關，它不但是經濟體制的大手術，同時也是對政治體制強度的一次重大考試。中國當前一團亂麻的經濟體制和脆弱並缺乏彈性的政治體制能否經得起這一大手術的考驗，我們將拭目以待。

國內 劉尚泉  
一九八八·二·一日

於四川

自從價格改革開始以來，漲價的幽靈就無處不在，困擾着國家和企業，困擾着整個經濟建設，就不時引起尋常百姓的驚慌，成了整個改革開放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

本文將告訴讀者一些關於物價方面的情況，介紹對物價改革的一些看法。

## 漲得大家有點受不了

改革開放，使人們認識到物價幾十年一成

不變並不是什麼好事。但是，這一點認識已經解釋不了目前物價上漲過猛的局面。

一位部長級幹部說，他家的保姆不敢去買菜，一花就是十元錢一張的大票子，看着眼暈。

一位大學畢業已經三年，每月工資七十元的年輕人，廿六歲不敢談戀愛，說是沒錢談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帶上街，怕到吃飯時間不好辦。

一位每月收入六七·五元的研究生，每月除吃飯穿衣外，買幾本小書都得借錢。

一對每月工資各七八十元的青年夫婦，在城裡養不起一個孩子。

一些教學經驗豐富的中學教師，爲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課，搞「生活自救」。

一大批企業因原材料漲價而叫苦不迭，反過來又叫喊他們的產品應該漲價。

據有關部門的記錄，除了抗美援朝時期的一九五一年和五六十年代之間的三年困難時期，近三年是共和國成立後物價上漲的第三個高峰時期，而上漲持續時間之長又超過了前兩次。



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菜市場

中國社會調查系統的一項調查表明，去年有百分之七十九點九的人對物價上漲不滿意。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一九八六年因漲價而收入下降的城鄉居民戶佔五分之一，一九八七年上半年這個數字擴大到了五分之二，因物價上漲而入不敷出的城鄉居民戶佔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 物價到底漲了多少

價格改革九年，物價上漲九年，群眾得出

一個公式，價格改革＝漲價。這個公式，雖然在理論上是不全面的，但群眾認為結果是如此。

九年來國家正式出台的價格改革到底有那些呢？這方面的權威人士國家物價局長成致平回答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八年中國家對價格進行了六次大調整，三次大放開。

### 六次大調整是：

一 大幅度提高了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各種糧食的收購價平均提高一·二倍，棉花、糖料、烟葉等經濟作物的收購價也提高了不少；

一 採掘工業產品價格提高五五%，原材料工業產品價格提高四五%；

一 除城鎮居民定量供應的糧油、食糖、食鹽等未提價外，其他食品價格提高五九·八%，副食品價格提高八六·二%；

一 提高了棉布、鋁鍋、自行車等工業消費品的出廠和銷售價格，降低了化纖布、手錶、收音機、電子產品及其他部分耐用消費品的價格，但升降相抵，工業消費品的價格仍然淨提高五%左右；

一 鐵路運費提高二一·六%，水運、空運的價格也有提高；

一 大部份進口商品實行代理作價，不少進口商品的國內銷價作了調整。

### 這九年中三次價格大放開是：

一 放開了一般輕紡工業品和全部小商品的價格；

一 對重工業品價格實行「雙軌制」，國家只管指令性計劃內商品價格，指導性計劃的商品允許浮動，計劃外生產的商品價格全部放開；

一 放開了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以上是國家正式出台的價格改革。但到了

去年，國家雖然沒有出台什麼新的價格改革項目，物價却全面上漲——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七%還多，而其中屬於國家和地方調價的，只有佔二%左右。

據有關部門統計，一九八五年以來的三年裡，我國社會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二三·六%。這是全國平均數。大中城市尤其是幾個大城市，那就漲得凶了。事實上，每一項價格改革的措施出台，都連帶引起一批商品的價格上漲，這些却是物價指數所反映不出來的。

## 漲價的好處到哪兒去了

一位廠長說，他上班喊着自己的產品要漲價，下班回家又罵別的東西漲了價。

人們總以為國家物價局是漲價的「罪魁禍首」，弄得他們出差在火車上不敢說自己是物價局的。其實，真是冤枉。國家物價局的一位副局長說，每次開物價的會，生產主管部門都鬧着要求允許本部門的產品漲價，在有幾十個部門參加的會上，物價局的「同盟軍」只有全國總工會一家，因為全總代表職工說話，堅決反對漲價。

部門、企業要求自己的產品漲價，并非全無道理，有些產品不漲價，企業就過不了日子，這說明我們的價格關係遠遠沒有理順。但是，有一部分叫喊要漲價的人，并非處境如此惡劣，而只是為了向賺錢多的部門看齐。

### 因漲價而多收的錢，落到哪兒去了？

一個簡單的道理，誰要求漲價最積極，誰得到的好處可能最多。企業提高「經濟效益」最簡單、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漲價，一句話就可以多收成百萬千萬乃至更多的錢。漲價受害最大的是群眾，所有漲價的負擔最大部分落到了



消費者身上。其次吃虧的是國家，國家每年用於價格補貼的錢達三百多億元。

也不能忽視中間經營者得到的好處。有些物資，放在倉庫裡沒有出門，提貨單在有些人手裡轉了幾圈，價格就爬高一截，甚至翻了幾番。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項鏡泉提供了一個情況，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三年，每漲價一百元，有七十五元左右因企業成本上升而被沖銷了，有十五元左右被農民、個體戶或其他中間經營者拿走了，七元左右給了企業和銀行，國家財政只能拿到三元左右。漲價的好處國家只拿了最小的一頭。

## 幾個明顯可以 避免的漲價因素

近年大家聽熟了一句話：「社會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目前我國確實是這樣一種狀況。這就決定了物價上漲的總趨勢不可避免。但是，這決不是說物價上漲過猛的局面就不能得到控制，而且現在這局面已經到了非控制不可的時候。

這是國家物價局物價研究所所長路南的分析。

事實正是如此。推動物價上漲的有些原因，是可以解決而且應該解決的。

首先是年年喊要壓縮基建規模，但基建規模年年膨脹。去年前三個季度，預算外投資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千二百四十五億元，增長三四·五%，同期全國新開工項目將近一萬八千個，佔全施工個數的三分之一。基建規模一大，原材料就緊張，一緊張就漲價。另外，基本建設投資中有四〇%要轉化為消費基金，於是

也帶動了消費基金的膨脹。

基建規模擴大，定了的項目銀行就得給錢，沒錢，只得印票子。票子多了，沒有生產出相應的東西，物價豈能不漲？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兼價格組組長田源認為，宏觀經濟失控的根子，在於決策的指導思想上沒有真正轉變追求高速度的舊觀念。他們的這一看法并非沒有根據，目前缺乏科學論證的工程和「首長工程」不在少數。

其次，近年來機關、團體和企業單位鋪張之風盛行，社會集團購買力扶搖直上。一九七七年全國社會集團購買力僅有一三四·七億元，而一九八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六十二億元。看看奔馳在街上的高級小轎車，就可感覺到這種鋪張之風。一九八一年全國集團購買小轎車僅一·五萬多輛，一九八六年就購買一·一·五萬多輛，花去公款五十多億元。

第三，我們有些改革措施，目的並不是為了提價，但實行的結果却往往是漲價。諸如：國家減少計劃分配的平價鋼材等物資，相當多的物資轉到了計劃外，價格提高了一倍；

商業實行異地產品價格可以浮動的辦法，帶來了「商品大旅遊，價格滾雪球」；許多外貿單位抬價爭購出口產品，使國內市場價格跟着上漲。

如此等等。漲價，主要是國營企業在漲，因為國營企業佔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只有國營企業才能左右物價。一些「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行業，擅自提價和濫收費用的情況尤為嚴重。還有些企業，互相之間串通起來聯合漲價，

甚至制定出壟斷價格，肆意侵犯用戶和消費者的利益。實行包幹或租賃的企業，更容易亂提價。有關物價的法令和制度未能嚴格貫徹執行。第四，糧食和副食品是物價的基礎，現在是基礎不穩，物價也就不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葉振鵬認為，一九八三年後，我國農業的比較效益發生傾斜，種植不如種經濟作物，種植業不如養殖業，農副業不如加工業，工業不如建築業，建築業不如交通業，交通業不如商業，商業不如服務業，服務業不如長途販運，養豬的不如殺豬的賺錢多。這一傾斜帶來的後果，是農產品價格出現新的不合理，糧價再度成「谷底」，農民不願種糧。糧食一緊，肉、禽、蛋等副食品必然短缺、價漲。

幾乎可以肯定，上述幾方面的問題解決了，物價上漲過猛的趨勢就可以得到控制。

## 眾說紛紜的價格改革

到底如何看待物價上漲過猛這個問題，我們請教了在京的一些專家，結果是眾說紛紜。有的認為，物價上漲并不可怕，我國經濟要起飛，不搞點通貨膨脹是不可能的，通貨膨脹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

有些專家的意見同上述意見截然相反，他們認為，經濟改革和價格改革必須以堅持物價基本穩定為前提。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項鏡泉說，這幾年有一種理論，認為要改革，物價就必然上漲，一講穩定物價，就認為束縛了改革的手腳，這種理論十分有害。目前，各種價格輪番上漲的狀況，一方面反映了宏觀經濟中總供給同總需求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經濟改革中沒有很好地堅持穩定物價的

方針。

由於物價的上漲超過了社會承受能力，全國總工會最早提出了一個補救物價上漲的辦法，就是物價和工資掛鉤。勞動人事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同志告訴我們，國家雖然發給職工和居民一定數量的物價補貼，但這種補貼頂不上職工因物價上漲而增加的支出。

但也有專家認為，工資和物價掛鉤并非良策。由於總需求大於總供給，這種掛鉤增加了消費基金，而社會并不能提供相應的商品，又會進一步引起物價上漲，這樣就會形成漲價——補貼——再漲價的惡性循環。

雖然專家們各說各的話。但老百姓看這個問題却十分簡單：漲價就應增加工資，否則日子就難過。也有人表示寧願不長工資，也不要漲價。

面對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陣痛，圍繞着價格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有的經濟學家開始對價格改革在整個經濟改革中的關鍵地位表示懷疑，認為在所有制關係和企業行為機制沒有改變以前，價格改革所帶來的負效應遠遠大於它的正效應。

另一些經濟學家則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價格改革所以出現困難與挫折，關鍵在於沒有實現價格的「一攬子改革」。也就是說，配套改革沒有跟上，錯過了價格改革的黃金時期。從總體上看，物價改革仍然是深化改革的關鍵。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從改革的戰略上看，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綫，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從戰術上看，在不同的時期，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和難易程度，有時着重以價格改革為核心，有時則以企業改

革為核心。

## 結束語

九年的改革實踐告訴我們，原來我們對價格改革有點理想化，認為很快就能把它理順，現在看來，并不那麼容易。想在一兩年內把全部價格理順，結企業創造一個平等的競爭條件，目前看也難以辦到。要想搞一個什麼方案，全面來一次價格大調整，一下子把它理順，也是不可能的。改革不得不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和群眾的承受能力，價格改革只有在在不影響多數人的利益的情況下，改革才會有堅實的群眾基礎。

在經過採訪和思索之後，我們感到價格改革是如此複雜，好多問題要一下子說清楚并非易事。看來，經濟改革，價格改革，都避免不了要漲價。人為的漲價因素是可以避免的，但經濟發展規律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目前，價格改革面臨着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在照顧到承受能力的的前提下，在我們面前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繼續改革，結果要繼續伴隨着社會的「陣痛」；

——另一條是不再改革，結果是中國的經濟將繼續處於嚴重扭曲和落後陳舊的狀況。由於價格形成機制和價格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造成企業外部環境的不均等，使企業改革難以深化；造成計劃與市場的割裂，阻礙市場體系的形成；使國家的間接控制體系難以真正取代直接控制體系。而這些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只有知難而進，繼續探索搞好價格改革的途徑，才是真正的出路。（新華社北京電）

## ● 文藝園地 ●

# 什麼 是詩

巴江

詩，是情人的眼淚  
子夜的歌吟  
小孩的歡笑  
友人的細語

詩，是黎明的號角  
戰士的吶喊  
囚徒的渴望  
大海的驚濤

詩，是青年的幻夢  
母親的祝福  
神奇的啓示  
走過了頭的脚步

詩人是受苦的  
但現代中國  
卻沒有了詩  
只有沒有詩的詩人！

一九七〇年冬腹稿

# 中國大陸票證制度概覽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丁楚

最近傳聞中國大陸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又恢復了某些副食品和工業品的票證供應制度，使我立即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也許那些在美國物質高度豐富的社會生活慣了的人很難想像在票證制度下人們將如何生活？可是我相信每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會深切地感覺到票證制度的恢復意味着什麼！

在建國後三十餘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票證之多，種類之複雜，堪稱世界之冠。據說中國著名的音樂家馬思聰逃出大陸之後，在某國的一次演出中為控訴中國大陸的苦難生活，曾將他收集的所有票證串成一串，掛在頸上，引起全場嘩然。不過我敢保證，馬思聰還沒有集中中國大陸票證之大全。

中國大陸的票證制度最早起於一九五五年糧食定量供應時期，以後國民經濟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幾次折騰，日用工業品和食品日益短缺，於是票證越來越多，於一九七〇年代上半葉達到高峰。那時每個家庭配給的票證達數十種之多，例如有糧票、油票、糖票、肉票、魚票、奶票、豆腐票、副食票、布票、肥皂票、煤票、柴票、火柴票、香烟票、手錶票、自行車、電視機票、工業券等等……票證的分配一般是通過兩種渠道進行的，一是街道居委會，二是工作單位。

一般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方面的票證由居民所屬的街道居委會按戶口本上的人數分配。每到年尾，家庭主婦或者戶主就要到街道辦事處或糧店去領回一大堆五顏六色的票證，它們代表着每一個家庭全年必需品的供應量。不過這個供應量只是一個大概數，即票證供應也有彈性，它會隨着市場上的供求狀況而波動。例如，每個人一年有五十張肉票，從一號到五十號，每一張肉票到底能買多少肉是不一定的，而且每一個序號的肉票的有效期也不是無限期的，一般是十天到半個月，採取這種措施多半是為了防止那些不會精打細算的單身漢在年頭就把全年的豬肉定量吃完。每到一定時間，肉菜市場就會貼出布告宣布，哪些號肉票作廢，哪些號肉票生效，新生效的肉票每張可以買多少肉？如果市場上肉供應多一些，或者碰上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每張肉票的供應量就會多一些；如果市場上供應不足，那麼每張肉票的供應量就會少一些，這樣就可以保證，只要有票就保證可以買到肉。其它的票證如豆腐票、副食品票、魚票等情況也是如此，以此類推。

一來票證多，二來用法和時限又複雜，所以每個家庭裡，除了掌管財政的家庭主婦之外，其他人甚至都很難搞清楚到底有多少種票，每張票怎麼用法。一些被這票證搞得稀裡糊塗

的男人常常持着過期的票在市場上與售貨員爭執。在我家裡，就只有母親對這大堆票瞭如指掌，其他的人從來也搞不清楚。如果碰到我去買東西，為了保險我就乾脆把所有的票都帶上，然後攤到售貨員面前，任他們挑出他們認可的那幾張。

有些票證並沒有固定的用法，例如副食品票之類，你可以用它來買好幾樣東西，如蛋、家禽、海味、土產等，不過你用它來買魚，就沒有蛋吃，用它來買蛋，就沒有魚吃，總之蛋白質的總量是一定的，它們所包括的內容也由肉菜市場的布告隨時決定。

票證制度每個地區都不同。有些大類票證如糧油、布、肉、煤、糖等基本各地都一樣。有些東西，如蛋、家禽、魚等有的地方要票，有些地方不要票，不過可以肯定，什麼東西不要票的，那麼它在國營市場上一定很難見到。

即使大類票證供應產品，不同的地區供應量也不同。例如食油，全國大多城市基本上是每人每月半斤，可是遼寧省却每人三兩。當時陳錫聯是瀋陽軍區司令員兼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共產黨幹部浮誇成風，動不動就吹牛。陳錫聯曾拍胸脯向黨中央保證三年之內遼寧省糧食和副食品達到自給。遼寧省是中國大陸的重工業基地，是城市人口超過農業人口的唯一的省份，事實上它是最沒有條件實現農產品自給的省。可是領導人一吹牛，人民就要遭殃，三年之後陳錫聯宣布全省農產品自給之日，外省的農副產品不再調入，遼寧人民的食油定量也就從五兩降為三兩，食糖也從五兩降為三兩。因此，陳錫聯得了一個全國聞名的綽號「陳三兩」。

糧票可以說是全國統一的，但是它却由地方政府分配，於是它就帶有了地方性。上

海市有上海市的糧票，北京市有北京市的糧票，廣東省有廣東省的糧票，而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市又有廣州市的糧票。上海市的糧票不能在北京用，北京市的糧票不能在上海用，廣東省的糧票可以在廣州市用，而廣州市的糧票出了市區就不能在廣東省境內其他地方使用。在外國人聽來，這簡直有點像繞口令了，可是作為每一個中國人，這些概念是必須搞清楚的，否則你一出了你所居住的地區就沒飯吃。在任何一家飯店裡，光有錢而沒有法定的糧票是買不到東西吃的。

糧票的地方性為人民的旅行和遷居造成巨大的障礙。這不像美國，有錢可以走遍天下。在中國可以說，光有錢而沒糧票，連市區都出不了（農村不要糧票，可以去農村）。為了解決旅行人員的問題，中央政府發行了全國通用糧票。這種特殊的糧票除了軍人之外，不直接發到個人手中。每個人若要去旅行，必須向本居住區派出所（公安局派駐機構）申請，或向本人工作單位申請，批准後持本地糧票到糧店去換取全國通用糧票。到了目的地後，如果你不住旅店而住親戚家，還要向當地派出所或居民委員會申報臨時戶口，憑着臨時戶口可以申請一份其它各類票證。這個手續即使不是強制的，也是必須的。如果你在親戚家住的時間較長，就等於吃了別人定量的肉、魚、糧、油、糖等。每個人的定量僅夠維持最低標準生活，多一個人負擔會相當重，所以只能報臨時戶口。在外國生活的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戶口制度，也很難想像政府怎麼會那樣嚴密地控制人民的流動。可是如果他們瞭解了中國的票證制度以及這種票證制度對戶口制度的輔助作用，這一切就不難理解了。

即使糧票，其中也大有文章。每個地區的

糧票內容也不一樣：在北京市，糧票分為三種，一種是米票，可以買大米，一種是麵票，可以買麵粉，另一種是雜糧票，用來買玉米麵、小米、高粱米、地瓜等雜糧（北京地區主要是玉米麵）。米票檔次最高，用它可以買麵粉和雜糧；麵票其次，它可以買雜糧不能買大米；而雜糧票檔次最低，它不能買大米和麵粉。每個居民的糧食定量是不同的。一個重體力勞動的成年男子每月糧食定量約四十一四十



擁擠的農貿市場

五斤，一個文職人員的男子約三十斤左右，婦女和小孩依此類減。大學生的平均定量為三十三斤，在男女生中平均一下，男生可達三十八斤，女生為二十七斤。在男生的三十八斤中，米票八斤，麵票九斤，剩下二十一斤雜糧票。居民的糧票定量中各類票大致也按這個比例：米百分之二十，麵百分之二十五，雜糧百分之五十五。越往北的地區（如東北），雜糧的比例越大，越往南雜糧比例越小。如上海就只有

米麵而沒有雜糧，到了廣州就只有大米，連麵也沒有了。

票證的種類和內容不但隨着地區不同而不同，而且也會隨着時間而變化、發展。有些票證是在特定時期頒發的，作為控制市場需求的臨時措施。可是這種臨時措施常常一經實行就固定下來了，人們漸漸習以為常，它們最後也就溶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票證大家庭中的一員。糧票、布票、油票等都曾經作為「臨時」措施。結果一實行就長達二十年以上。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及大批幹部下放幹校。每個人都要準備一套行裝，棉被、棉衣、蚊帳、水桶、鋁鍋、膠鞋等一下子成為市場上的緊俏商品。於是在每個家庭的票證中又突然增加了許多種票：棉花票、蚊帳票、鋁製品票、橡膠品票、暖瓶票、衛生紙票……等等。

一下子增加了那麼多票，甚至連專職的家庭主婦也常常被搞昏了。一時間怨聲載道，於是就把這些票證進行一次改革，把所有日用工業品的票證合併為統一的工業券。每個居民每年大約可以分配到四五十張工業券，買一個桶或鋁鍋需要二張工業券，一件棉襖、蚊帳要三張，一輛自行車約一百張，名牌自行車約一百五十張至二百張不等，一個電視機（那時大陸只有上海產的九寸黑白電視機）要二百張以上，足夠一個家庭攪好幾年的了。

還有一些票證不是通過居民委員會而是通過人們的工作單位分配的（沒有工作的人當然就沒有）如自行車票、手錶票、電視機票、電風扇票……等等。要搞清楚的是這些票和工業券是有區別的，它們是用於買名牌產品的。

票證的產生和功能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原因。一種原因是國家實行低工資，低物價政策，

人為地壓低生活必需品價格，生產者沒有積極性，造成供不應求，為了抑制需求，保障基本供給，而實行票證控制；另一種情況是同價不同質引起，一些質量好的名牌產品和另一些質量差的雜牌價格相差無幾，造成名牌產品的供不應求，只能以票證控制。上述糧食、副食品、布、煤、肥皂、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屬於第一種情況，而香烟、名酒、手錶、自行車、電視機的票證屬於第二種情況。

第一種類型的票是人人都有的，第二種票則只有少數人才有。單位在分配這類票證時，首先得益的是掌握分配權的人物，有的單位則用這類票來獎勵先進。比較公平的單位則採用輪流坐莊或乾脆用抓籤的辦法。上海出的鳳凰牌自行車，上海牌手錶，長樂牌電視機，大中華牌香烟等都要憑票供應，每個單位每年為分配這些票搞得矛盾叢生，人怨沸騰。

在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福建兩省，還有一種特殊的票證——僑匯券。每年海外華僑都會向國內的親屬寄大量的外匯，而這些外匯通過國家銀行轉手之後，到了國內僑屬手中時已經是人民幣了，其兌換是按人民幣官價匯率進行的，而人民幣的官價匯率總是人為地訂得很高，這樣一來，僑屬得到的人民幣價值比起他們應該得到的外幣平價購買力顯然是大大打了折扣。為了彌補這個折扣同時鼓勵僑匯，就產生了僑匯券。約每十元人民幣的僑匯發給一張僑匯券，其性質和用法有點像外匯「工業券」。僑屬持外匯券可以在特定的商店（在廣東、福建稱僑匯商店，其它地區為友誼商店）購買質量比較好同時價格也相對便宜的商品，這些商品往往是市場上罕見的緊俏商品甚至進口商品。如高級名牌烟酒、海參、鮑魚、發菜等稀有土產，進口彩電、冰箱、名牌手錶、自行車等

。其價格比普通商店同類產品便宜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不等。僑匯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僑匯都被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統一使用，而這筆外匯形成的人民幣購買力却壓向了本來就物資貧乏的國內市場，因此引起了僑屬集中地區（如廣東、福建）物價飛漲，為吸收這筆購買力，政府就要調一批進口產品或出口產品支撐市場。但顯然，這批少得可憐的優質緊俏商品，對於一個飢渴的賣方市場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狼多肉少。所以只能用僑匯券的手段來限制其供應範圍。由於配有僑匯券的人民幣比普通人民幣有較高的購買力和特權，這就形成了兩種市場和雙軌價格。

實際上，任何一種票證控制，最終都會形成雙軌價格。而伴隨雙軌價格的必然是票證的黑市買賣。以僑匯券為例，如果每張僑匯券配十元人民幣而僑匯商店的價格又比普通商店低百分之二十的話，那麼每張僑匯券的價格將在二元錢以上。所以二元「以上」，是因為僑匯券還含有特權（超出經濟意義）可以購買市場上買不到的東西。

最普遍的證券黑市是糧票、油票和布票，儘管政府的嚴密控制，但城市裡還是存在大量沒有戶口的黑人黑戶。他們大多是農村流入城市的散工游販（畢竟十億人口，控制再嚴也有漏網之魚）在生活必需品票證供應的制度下，他們只能靠票證黑市生存。

票證的價格基本上取決於牌價與自由市場價的差價。例如一斤大米在國營糧店牌價為一角五分，而在自由市場上（一九八四以前，糧食不准自由買賣，所以是黑市）每斤為二角五分，那麼其差價就是一斤米票的價格，即一角一斤。就糧票本身，不同的票也有不同的價格，一般是全國通用糧票價格最高，米票次之，

麵票再次之，雜糧票最低，在這四種票之間也有兌換價格。

糧票的買賣自然是非法的，可是它的黑市規模之大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以致糧票最終享有了準貨幣的地位，成為自由市場上普遍被接受的「二鈔票」。在大學期間，我們一些同學常到農貿市場上買雞蛋，賣蛋的農民往往有兩個價，一個是人民幣的價，一個是糧票價，即多少糧票可換一斤雞蛋？在糧票中又有四個不同的價，全國通用票、米票、麵票、雜糧票分別可以換到不同數量的雞蛋。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在這個複雜的價格體系中精明得出奇，而那些數學系和計算機系的大學生反而被搞得昏頭轉向，最後不得不帶着計算器去對付那些狡猾的對手。在農貿市場上，你幾乎可以用糧票買到任何商品。

如果你分析一下布票和糧票的流向，其中大有文章。一般來說，城市居民只要有戶口，基本糧食供應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若省一點還可略有節餘，而農村的糧食反而沒有保障，尤其窮地區，人多地少的區，常常鬧糧荒；相反，農村地區消費比較少，農民甚至買不起定量之內的布和衣服，所以布票常有節餘，而城市人口對布和衣服的消費量相對大些，有限的布票顯然無法滿足愛穿戴打扮的姑娘們的需求。於是農民常常買糧票，賣布票，而城市居民則買布票賣糧票。這真成了「一種糧的缺糧，織布的缺布」，世界上的事情有時就是那麼幽默！

自一九八〇年之後，由於中國大陸的農村改革和輕工業調整，農副產品、日用工業品短缺現象大有緩解，市場上的票證逐漸減少。到了一九八六年，各主要地區除了糧油票之外，其餘票證基本上取消或名存實亡了，這一進步

顯然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偉大勝利。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化色彩越濃的地區，票證就越少。廣東省是公認的準資本主義化地區，那裡連糧票也名存實亡了，所有飯店掛着「拒收糧票」的牌子，老百姓扔掉糧票買優質的議價米吃，糧票已不再有價值，黑市已消失，可是自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興起之後，票證制度的魔影又重新籠罩着中國的大城市了，實在令人擔憂。

在我剛到美國來時，最使我感到頭痛和眼花繚亂的是美國商店的 CUPON (減價券)，直到三年後的今天我也沒完全搞清楚它們。我相信一個習慣於美國生活的人到大陸去的話，會對大陸票證產生同樣迷惑的感覺，它的體系複雜足以成爲一篇很有價值的博士論文研究題目，甚至可在大學裡開一門很有意思的專題課。

我有一個朋友張某，原來是個集郵愛好者，後來放棄集郵轉而收集中國各種票證。他幾乎收齊了全中國所有的地方糧票和布票，同時還收藏了從肥皂票、火柴票一直到洗澡票、理髮票等各種票證，洋洋大觀，有上百種之多，令馬思聰望塵莫及。我這個曾經是自己家裡的票證也從未搞清楚的人自從參觀他的收藏之後得益非淺。張君的中國大陸票證知識極爲豐富，從票證的起源、種類、功能、分配、流通、買賣、效果直到其地區性、時間性、可行性、危害性……，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一天。本文所涉及的票證知識均來自張君，而且是鳳毛麟角。自一九八〇年以後，新版票證日益減少，張君的收藏事業屢遭重挫，一片蕭條，爲此他曾大爲沮喪。這次某些大城市重新恢復副食品票證供應消息傳開後，我想恐怕張君是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唯一感到振奮的人了。



### 鄭宏惠 醫師

HUNG-HUI CHENG C.A.

Certified Acupuncturist & Herbalist

經歷：文化大學教授，中國醫藥學院教授  
中國針灸協會理事及秘書長，行醫四十年

主治內、婦、傷科各種疑難雜症尤對急慢性腰背肌勞損、風濕病、過敏性鼻炎、陽萎、月經不調、子宮肌瘤、乳房腫塊、經痛、更年期綜合症、各種頭痛、面神經癱瘓、胸背腰腿膝踝疼痛麻痺癱瘓、車禍後遺症、高血壓、胃腸潰瘍等有顯著療效。收費低廉，接受醫療保險

- 留學生憑學生証半價優待
- 接收藍十字保險卡
- 近BART車站
- 接受政府醫療卡

### 天心針灸診所

760 MARKET ST. #71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 788-7866  
MON. to SAT.  
8:00-9:30AM 6:30-8:00PM

### 明生堂漢藥房

581 ELLIS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 474-3442  
MON. WED. FRI. | TUE. THU. SAT.  
10:00AM-6:00PM | 10:00AM-3:00PM

### 黃隆參茸藥行

1635 CLEMENT STREET  
Between 17th & 18th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415) 752-5755 TUE. THU. SAT.  
3:30PM-6:00PM



### GEORGE REALTY

3825 DEL AMO BLVD., #100  
TORRANCE, CA 90503

- 豪華住宅
- 高級雅房
- 合作公寓
- 二家庭

- 您將到洛杉磯購屋、買產嗎？
- 您需要熱心負責、誠實、可靠的經紀人嗎？
- 您有親友正要購屋或賣房子嗎？
- 您希望買個物美價廉的新房子嗎？

請找 Kitty 213-679-1105(H)  
213-370-8737(O)

### 天天電腦工作介紹中心

- 您快要獲得電腦學位嗎？
- 您對目前電腦工作待遇不滿嗎？
- 您天天煩惱找不到工作嗎？
- 您希望找個能辦綠卡的工作嗎？

P.O. BOX 4249 N.J. 08904 TEL. 201-819-7172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 北京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 · 香港 · 北京 · 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  
聯總部  
文宣組

### 國內理論界又趨活躍

隨着經濟改革困局的出現，國內理論界在今年又有走向活躍的趨勢。這似乎是這幾年中國大陸改革形勢的規律：經濟形勢不妙時，部分人（包括當權者）便在政治領域或輿論領域尋求出路，以期突破困局。大批自由化知識份子往往抓住此一時機，盡量傳播民主、法治和人權等理念，傳播「政治體制不改、經濟改革別無出路」的觀點。

最近，著名自由化知識份子王若水、于浩成、蘇紹智、李洪林和劉再復等，都比較活躍，紛紛利用各種場合闡述自己的觀點，爭取自己發言的權利。

例如，著名法學家于浩成最近接受香港《鏡報》月刊訪問，大膽地提出了要修改八二憲法的主張。于浩成指出，一九八二年制訂的憲法有很多不合理之處，而國務院不少規定和作法，都明顯地違憲。如公安部門關於勞動教養



▲于浩成

的政策，國務院關於深圳土地買賣的規定，都明顯地違背了憲法。于浩成的這些說法，帶有突破的性質。

國內理論界的動向，往往是社會變動的先導（一九八六年底大規模學運之前，國內理論界即異常活躍），值得特別注意。

### 吳祖光批評鄧小平

被中共開除出黨的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二月初在北京接受路透社記者訪問時，再次表達他的獨立意志和敢言精神。

路透社記者二月三日發出的電訊說，吳祖光直言批評鄧小平。吳指出：「鄧小平立場不穩，時而偏左，時而偏右。中國共產黨主要由農民組成，害怕自由獨立的思想。」吳祖光還說：「人們問我為什麼入黨，又為何退黨？答案是黨的政策是變化不定。而我却沒有變，我仍然保持過去的看法。」

吳祖光在接受訪問時還指出，中共領導人及其家屬享有很多特權，共產黨的權威已喪失許多。吳祖光直言批評一名中共高官（指胡喬木——編者）的兒子被控大量貪污，但只判入獄一年。吳說，若此人為普通百姓，則會被處決。吳還指出，國內報案對該案只字不提，國內很多高層領導人均有類似的案子。吳反問道：高官不能以身作則，怎能教育他人？

### 方勵之再開大炮

方勵之教授二月初在接受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的訪問中，再次抨擊當局對知識份子的嚴密控制，抨擊中共的專制。

二月十日紐約時報刊登的這篇訪問記指出，這是方勵之去年被開除黨籍以來，他在北京首次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方勵之這篇訪問記，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最近，官方將方勵之從四級教授提為二級教授，并對此事廣造輿論，方認為這不過是搞「宣傳」而已。

二、方指出，某些人以為十三大之後，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處境已獲改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方勵之特別批評美國和歐洲許多中共問題專家所做出的「中國大陸愈來愈自由化」的論斷。方說：「他們都被騙了。」

中共十三大上，中共高層出現了很多年輕的新面孔。西方觀察家據此認為，中共經濟自由化和開明的意識形態路線已經獲勝。方勵之却不以為然，他說：「學生們并不喜歡那些新人。幾乎所有的新人都來自對示威的學生非常嚴厲的地區——如天津的李瑞環和上海的江澤民，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方勵之的憑借他對中國問題的深刻觀察，對中共十三大提出如下看法。他說，權力轉移并未完成，權力仍然由鄧小平掌握，趙紫陽不過是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此外，老人雖然退休，但實權仍握，靠電話指揮。

四、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當選區人民代表後，受到官方刁難。她到意大利羅馬去做研究工作，計劃被官方卡住，官方還限制她與學生們任意接觸。李淑嫻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

很想在課外與一些學生接觸，但是他們不准。我在牆上貼了一張字條說，我希望在路邊與學生們談談，結果來了約一百個學生。有十名安全人員一直在附近監視。」

值得提出的是，方勵之夫婦對中共十三大的看法，對十三大後中共政局的看法，與很多西方觀察家不同，却與中國之春編輯部的看法不謀而合。

## 國內民運人士紛 紛尋找中國之春

去年十二月廿二日，中共利用電視、電台和報紙，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進行詆毀和攻擊，反而提高了民聯和中國之春的信譽。隨着經濟改革的觸礁，人們已感到改革前途黯淡，紛紛尋找新的方向。人們普遍存在的違反心理，使大家在中共批判民聯和中國之春後，更加認同民聯「徹底變革專制制度」的目標。據民聯最近派入國內活動的人士回來反映，各地民運人士和追求民主的青年，都渴望讀到中國之春。大家在得到中春雜誌後，都如獲至寶，千方百計地加以保護，小心地進行私下傳閱。

## 民聯廣州第五支部 出版民刊「海潮」

中國民聯廣州第五支部，去年下半年創刊了不定期民刊「海潮」，至今出版正常。

中共十三大之後，「海潮」編輯部及時出了專號，對中共十三大進行了全面評價。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的這期末號的目錄如下：

一、「初級階段理論」——多元化理論的第一步（作者：何思明）；

二、政治緊身衣（作者：王克力）；  
三、三個錦囊（作者：張敏）；  
四、微觀上搞活，宏觀上凝滯——經濟改革將在何處「加快」（作者：黃敬之）。

## 民聯總部新舊班子 交接工作順利進行

中國民聯新任主席胡平，已在哈佛大學辦好請假手續，二月十一日來到紐約中國民聯總部主持工作。

胡平任命的新的總部行政班子，已獲得民聯常委會批准。目前，新舊班子交接工作正順利進行。

中國民聯是一個民主團體，民聯三大上，代表們按照章程選舉了新的主席、副主席。新主席胡平又按照章程賦予的職權，提名組成了新的總部辦公會議，並獲得民聯常委的認可。民聯總部權力的順利轉移、交接，說明民聯的運作已相當的制度化，這是一個團體穩步發展的重要條件。

## 胡平展開巡迴演講活動

民聯第三屆主席胡平上任後，立即展開巡迴演講活動。胡平的決心很大，他想在一系列的演講活動中，宣傳他的策略主張，為民聯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並動員更多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加入民聯。

二月十三日，胡平應邀到南伊里諾大學演講；二月十四日，胡平又趕到伊里諾大學香檳分校演講，兩次演講會均由民聯在當地的小組所組織，大陸留學生踴躍地參加了胡平的演講會（詳細報導請參見本期四九頁）。胡平在演

# 海 潮

1987.11

——海潮編輯部

▲民聯廣州第五支部出版的  
「海潮」1987年11月號

講會上，還散發了民聯總部的民意調查表。調查表的回收率相當不錯。大陸留學生對胡平的演講和民意調查反應熱烈，有關調查結果在累積到一定數量後，將予以公布。

二月二十七日，胡平將和常委呼延民應邀到德拉瓦大學；二月二十八日，胡平和呼延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分別進行演講，與兩校的大陸留學生和當地僑界廣泛交換意見。有關情況將於下期刊出。

三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民聯休斯頓支部將為胡平在休士頓大學和德州萊斯大學安排演講會。

## 郭城整裝待發

中國大陸留學生郭城，在完成橫跨美國的民主長跑，並在舊金山休息一段時間之後，已於二月底來到紐約，準備再度出發，開車到各地展開巡迴宣傳活動，為民運籌組經費。

目前，郭城在紐約拜會各僑界、社團的領袖，擬籌積第一筆上路經費。三月初，郭城將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宣佈他的計劃，表達他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決心，隨後，驅車上路，為民主繼續長征。

（二月二十五日）



# 中國民聯南伊利諾大學

## 演講會側記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衛忠華

二月十三日，剛經過了一陣嚴寒霜凍後的大地，冰雪已稍稍融化，天空雖沒放晴，但雲層中已透露出縷縷陽光。因為是三天的長周末，南伊利諾大學的校院顯得格外安靜，只看到三三兩兩的中國學生和學者陸續地匯向學校的學生中心，因為中國民聯的演講會將在一樓的一間會議室召開。

這是中國民聯第一次來到有一百左右中國大陸同學和學者的南伊大開演講會，而且，這又是在中共剛把中國民聯打成反動組織後，中國民聯召開的第一次演講會，其意義顯得特別重要。

下午二時剛過，會場上已到達了二、三十名中國同學和學者，演講人，中國民聯新任主席胡平即以他對話、漫談式的特有風格開始了題為「我們需要一個民主的承諾」的演講。沒過多久，聽講的人數一下子倍增，會場已顯得大小，座位不夠了，許多同學自己搬來了椅子，椅子放不下了，很多同學就乾脆站在那裏聽，整個會場擠滿了大約五、六十位熱情的聽眾，其中還有一些台灣同學和教授。

胡平首先介紹了他的個人簡歷，他在北大參加區人民代表的競選情況及來美後的政治活動。接着，他就轉入了演講主題，着重談了民



民聯主席胡平在南伊利諾大學演講

主、專制、共識的概念，人的權利，中國民聯有無存在的權利等問題。他的演講激起了與會者的熱烈反響。許多同學和學者紛紛提出各種問題，有時有許多人一起舉手，搶着發問發言

，有的慷慨激昂地談到自己對中國現狀和民運前途的見解和憂慮。當有人問到胡平對中共把民聯打成反動組織的看法時，胡平僅微微一笑，輕鬆地答道：「這不過是中共又犯了一個錯誤而已，中共經常犯這樣的錯誤。」有人擔憂現在年青的一代對政治漠不關心，不負責任，沒有社會道德和紀律觀念，利己主義嚴重，中國的未來寄托在這一代人身上將無望。胡平尖銳地指出：首先，這是專制政治有意造成的，他們不希望人民關心政治，他們力圖把人民改造成只知道關心私人生活的、逆來順受的動物。第二，我們也需要對青年一代的精神狀態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前年的學生運動表明新一代青年人還是很富有理想主義的。自由，作為人性的要求是無法消除的，有些人在碰到一些釘子後顯得消沉，那只不過是表面現象，撥開他們心靈表面上那層死灰，內心的火焰就會燃燒起來。胡平強調，中國正處於變化之中，許多事情，在昨天看來還是不可想像，在今天就成了不可避免，爭取民主誠然是不容易的，但要維持專制更不容易。我們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當有的台灣同學提到有關台灣的一些問題時，胡平重申了中國民聯關於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主張，他表示相信大多數大陸人民願意和解，不願意重動干戈。他指出，要促進兩岸和平統一，要保障台灣人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必須加速大陸的民主化，台灣人民應該關心和促進大陸的民主化。這時大陸同學和台灣同學展開了一些討論，大家認為關於台灣問題希望能另外約個時間來專門座談和交流意見。

演講會上胡平關於民主問題的許多新觀點、新理論，使得同學們對民主運動有了新的認識，大家興致勃勃地提問和討論，會場氣氛非常活躍和熱烈，預計三小時的演講直到五時半

還在進行，有的人中途離場辦事後又匆匆趕來會場，有的因故早退，但却留下了歉意的便條，很多人走了後都留下電話號碼，希望今後能和民聯保持連繫。一直到了晚上六時半，還有一些同學圍着胡平在交談，最後還有一些同學乾脆會後把胡平請回了家，對民主問題和國內的形勢更作進一步的探討和交流，大家一直談論到深夜……

南伊大地處伊利諾州遠離大都市的小鎮，各種政治信息較少，同學們，除了參加少數的幾次聯誼活動外，平時埋首書案，大家很少聚在一起談論政治。在這次演講會上大家才發現，表面上政治氣候很平靜的南伊大並不平靜，面壁苦讀的書生們，都在思考和憂慮着祖國的前途，許多人看起來對政治毫不關心，似乎心中的那團火早已熄滅和冰涼，但在演講會上，大家都感覺到了陣陣炙熱的溫度，感覺到了每個人心中的那團火，那團對專制的痛恨，對民主要求的善良、正義之火在熊熊地燃燒着。

看一看在大會上的民意調查結果吧。根據收回的表格統計，在問到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有無存在的權利時，百分之一百的人回答：「有」。在對民聯和春事業的態度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回答是：「支持，但暫不投入」，有一些人回答：「投入」，「可以理解」，「同情」，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不贊成」或「反動組織，應予取締」。這樣明確的答案是在中共把民聯和春剛打成反動組織和反動刊物以後，不知中共當權者們知道後的感想會如何。火種尚未熄滅，良知與君共存。演講會結束了，胡平的話却仍縈繞在耳邊：「我們要用樸實的道理，去喚醒人們的良知。」從會場出來，迎面撲來的是冬夜的寒風，是的，現在還是肅殺的寒冬，但春天終究會來臨。

## 如果你敢

(美國) 吳唯唯

如果你敢做劍，我就敢做劍鋒。  
為你劃破夜幕，挑開雲層。  
刺穿嬌柔的霞霓，觸到太陽滾燙而血紅的唇。

如果你敢做火，我就敢做乾柴。  
讓火苗衝天，舔到天府的地板。  
在火與熱迸發中，展現命運的內涵。

如果你敢做閃電，我就敢做烏黑的雨雲，做你壯麗的背景。  
任你將我無縫的天衣撕得粉碎！

當然……

如果你甘當土地，僅僅當一席土地，  
我也甘作一片痴情的暴雨。

狂吻你散着熱氣的胸膛，滋潤你焦渴的心田，讓它萌出歡悅。

如果你甘當頑石，僅僅當一塊頑石，  
我也甘作一片青苔，依偎著你。

用新錄的笑靨，撫慰和充填你朝著陰濕的一面。

如果你甘當海角的雲影，僅僅當一片雲影，  
我也甘作滄海的一葉扁舟。

在永不疲倦的追求中，接近你這深沉、寂寞的情影。

但是……

如果你不敢，也不甘願，在痛苦中扭歪了臉，我會毅然離去。  
沒有時間等待，也不會憐惜。

# 致上海市公安局一封公開信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石磊

親愛的局長閣下並王若望專案小組：

首先，請允許我，以及代表我所有的朋友，對你們的嚴重失職，導致本文在中共切齒痛恨的「中國之春」上發表，表示深切的謝意。你們不是一直在追尋王若望與學生示威遊行之間的事實真相嗎？你們這種忘我的追求真理的行動實在令人感動。在此，本人向你們「坦白交代」事實真相，並公之於衆，以求徹底給你們以滿足。

在對於王若望進行打擊迫害的特務行動中，最令你們沾沾自喜的，是去年一月十六日，從廢品回收站「發現」了他給香港「信報」化名丘兵兵寫的「一二·一九，上海學生大遊行」的手稿，然後於一月十八日下午二點至一月十九日凌晨一點三十分，以「煽動學生鬧事與造謠攻擊」爲名，抄了他的家，傳訊了他們夫婦倆。

這次行動的輝煌成果，乃是得到了王若望簽字認可的訊問筆錄，其中說：「……都是道聽途說得來的內容，有誇大、不實之處，若觸犯法律，願受處罰。」

好極了，這樣你們可以隨時根據上面的指示，根據此一「事實」，定王老一個「造謠」罪名，對他「繩之以法」了。

不過，我在此想告訴你們的是，你們不但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還上了個大當！難道你們沒有想過，你們的「四項原則」根本就不

是民主運動的對手嗎？

你們至今未查明兩個重要問題：  
一、究竟是誰，向王若望提供了「信報」



文章的內容？

二、抄家時發現的，在「信報」發表那篇文章之前，係由四種筆迹抄寫並複印的同樣內容的傳單，是怎樣散發到大學裏去的？

我十分理解弄清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這兩個問題弄清楚了，就可以把王若望與「學生鬧事」直接聯繫上，並且可以說王若望是「鬧事」的煽動者與指揮者。同時，又可以挖出參加「鬧事」的積極份子及散發「反動宣傳品」的「反革命份子」或「反革命組織」。

真的弄清的話，功勞可不小啊！

現在，我幫助你們把這兩個問題弄清，並等待你們給我記功啦！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八點十分，我剛從市政府門前回到家，電話鈴便響了起來。

這是一位朋友，從王若望先生的家裏給我打來的電話。電話約我中午去王老家「吃飯」。怎麼個「吃飯」法，我們心裏很明白，在這種時候，私人電話總是保不了險的，特別又是王老家的電話還要通過一個人工轉接的總機。

二十日中午，我沒去「吃飯」，而是打了個電話給王老，然後托朋友去同王老約了一個談話的時間與地點。

我們這樣做，不是什麼地下黨，也不存在秘密地下活動，這完全是深刻理解和領會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

見到王老時，王老紅光滿面，興致很高，頭一句話就說：「啥人講上海人膽子小？儂看上海人靈光（方言：出衆地好。）起來比啥人都靈光。上海人這回帶頭鬧，全國就不要講了，事體大了，老爺們屁股坐不穩了。」

接下去，王老把他的打算告訴我：

我瞭解到，這次學生運動，當局不給外國記者採訪，連拍照都被強迫曝光。我要寫出真實的報導來，送去香港發表，讓國際輿論來譴責當局的鎮壓暴行，要把事實寫出來，公之於衆，就能保護學生運動不被秘密鎮壓掉，能起到保護遊行示威學生的作用。

當時王老從二十日凌晨五點四十分的武裝警察毆打學生之鎮壓行動估計到，大規模的殘酷行動隨時有可能發生。

公安局的先生們，由此你們可以知道，王若望寫文章的目的，既無意「煽動」，又無意「攻擊」，有何必要「造謠」呢？

你們可以從文章的取材直到最後定稿這一全過程發現，王若望是多麼謹慎認真地尊重事實。

我從十二月九日，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研究生被工人糾察隊員無辜毆打，這一誘發因素談起，詳細描繪了十二月十五日交大的「校園民主」集會；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大規模集會，與市長江澤民對話；十二月十九日交大學生走出校園首先到市人大樓請願，以及發展到後來的全市性學生抗議示威活動，一直談到二十

日上午七點三十分，被鎮壓的學生又一次聚攏到美國領事館附近被武警再次衝散。

王老非常認真地在本子上作了記錄，這個本子你們抄去了，有關的記錄就是那天作的。這個本子裏的記錄是很系統與真實的，所有內容都是我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的。王若望自稱為「道聽途說」得來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遊行的學生，即我。

現在你們該知道王若望是一個怎樣的勇於犧牲自己，保護別人的人了吧？這同你們北京的頭頭腦腦，只會犧牲別人，保全自己，真有天淵之別。

我清楚地知道，王老「一二·一九，上海學生大遊行」文章的內容，只有我這一條唯一的來源。王老除了十二月二十日乘車被堵塞在人民廣場時，下車看了二十分鐘外，沒有直接同遊行發生過任何關係。

特別提請你們注意的是：王老的文章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完成，但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送到香港。

你們如果知道這兩天王老做了些什麼的話，再誣陷他有意「造謠」、「攻擊」就太不道德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王老給我來電話，約我去一家飯店，給我看了他寫好的稿子，讓我注意審核事實。當時王老堅持說：「遲早會發現是我寫的，這個我不怕。但我們搞民主運動的人，不能學那些搞整人運動的人，我們要百分之百地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你仔細讀一遍，有不合事實的地方，我馬上改，有吃不准的地方，馬上去核實，核實不了的，我們或去掉，或寫我們的分析。決不能讓人說我們造謠。」

我仔細讀了王老的文章，當時已由他夫人

馮素英抄寫清楚了。我發現兩個問題不能肯定：一、不能肯定「一二·一九」那天，是民警毆打了交大學生。

二、不能肯定十二月二十日凌晨，有學生被捕。

於是，我當天去交大。當時交大已戒嚴，我這個校外的人根本不准進去。

正巧，一批遊行隊伍返回交大，大門立即打開，我混在隊伍中，進了校園。我找到了被打學生的同班同學，證實了是工人糾察隊員毆打了管理系研究生毛××

我立即打電話通知王老，告訴他這一消息，他在電話裏說：「好的，我立即改。」

關於逮捕學生，就是今天，我都肯定不了。我認識的人中沒有被捕的（後來受傳訊的不



上海學生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

算），但我從許多方面得來的消息說明，確有人失蹤。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找了交大、醫大、同濟、復旦的朋友，請大家證實這一關鍵問題，弄一份失蹤者的名單。

但是，到二十三日晚十點鐘，只得到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同濟大學有個學生代表失蹤，但有人證明說他去南京串聯了，且臨行前在南京東路電信局給方勵之打了電話。

另一種說法是：二十日早上，武警毆打學生以後，不管學生是來自東北方向的同濟、復旦，還是來自西南方向的交大、醫大或師大，統統拖上麵包車，分別開到同濟和交大，把人趕下車。

結果造成了同濟學生送到交大，交大學生送到同濟，亂成一團。

因此，許多人相互間找不到了，都以為發生了大逮捕。

根據這些情況，我於二十三日夜十點三十分，到王若望先生家裏，告訴他。

當時，稿已經交給一位香港朋友。王若望仔細思考之後，決定半夜再次登香港朋友的門，把「逮捕了大批學生」，改作「把學生拖上麵包車，送返學校」。

請你們看看，還有誰比王老更懂得尊重事實的價值？王若望先生若要有意「誇大」和「攻擊」，又何必自己花這種精力，修改那麼一個小小的字句呢？他是一個作家，知道每一個字的含意和用法，知道怎麼使用文字，不像你們，不管字眼代表什麼意思，扣人一頂大帽子就算了事！

另外，王老將底稿扔進廢紙簍也不是什麼「企圖毀滅證據」，君子難測小人之腹呀！誰

想到你們的特務是那麼地卑鄙無恥！早知道這一點，那將「人民日報」扔在廢紙簞裏不就一切都沒事了嗎？

關於第二個問題，誰抄轉並散發了同樣內容的傳單？據我所知，王若望本人對此一點也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們的僅僅是：該傳單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四個人按王老的稿子轉抄，然後復印了八百多份，分別散發在交大、同濟、上海醫科大學及遊行隊伍中。其中有一份，發給了「南華早報」記者余文英，其他外國記者也拿到，但我們不認識他們。

只要你們對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還沒有喪失最後的一點信心，且你們的確認爲非常有必要搞清楚這件事情，那麼請聽我一句話：問王若望則不會有結果。你們應該多花點從人民身上搜刮來的錢財，多派點特務份子到學生中去，只要你們的特務份子不被民運人士同化，我相信你們會成功的。我靜候你們的喜訊。

我的「交代」與「認識」到這裏告一段落，如果還有什麼不清楚，請轉告，本人一定「徹底坦白」。

如果你們還準備以那篇文章王老自己承認過是「造謠」，來給他定罪的話，請記住，在美國瞭解全部事實真相的證人，隨時準備出來作證。

若公安局認爲應該向王老學習實事求是的精神，儘可派人來聽我的證詞，通過「中國之春」就能找到我，不必自己多費心機。

祝你們春節快樂，重新認識新的時代！

石磊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

·文藝園地·

## 民心與黨心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唐木

當年，毛氏將知識份子稱爲「臭老九」，列爲「九等公民」。鄧氏上台後，將「老九」的地位，升至「老三」，列在工、農之後。知識份子似乎可以揚眉吐氣，進入「領導階級」。

曾幾何時，國內學生上街要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多元」。留美學生發表公開信，聲援國內民主運動。鄧氏大爲震驚，保守派趁機抬頭，用「四項基本原則」鎮壓要求民主的知識份子。近年來，聞名於海內外的劉心武，被共產黨撤職。吳祖光，被「勒其退黨」，所謂「勒」，即你不退，我就「開除」你。一時，黑雲壓頂，保守派大爲得意，彈冠相慶。蒙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邀請，被撤職的劉心武、失去「黨票」的吳祖光來到 THE UNIVERSITY OF IOWA。十月十八日，劉、吳等人與中國留學生見面。會上，劉心武談到了他的近況。劉被共產黨撤職以後，收到數百封熱情洋溢的信，許多人來信支持和鼓勵劉心武。有些人並熱情關心劉的生活。一些熱心的讀者表示，共產黨不給你發工資，我們給你發工

資。一位遠在萬里邊疆雲南的個體戶更是來信熱情邀請劉心武去雲南避避風，輕鬆輕鬆，並表示願意支付劉一家去雲南的費用，並給劉發工資。劉心武被其熱情感動，携全家離京赴滇。（劉的出走，國內曾傳爲外出避難）劉心武一家到了昆明，與這位從未見面的讀者相會。這個個體戶安排劉一家住進昆明最豪華的翠湖賓館。這個熱心人並詢問賓館經理，是否有總統間？如果有，不論多少錢，他願意爲劉心武一家支付。這位曾被共產黨關進監獄的個體戶，錢雖然賺了一些，但社會地位並不高，並且隨時可能因爲邀請劉心武的原因，被共產黨重新投入監獄，打入十八層地獄之改。但這些可敬的個體戶，並不怕這些。可見民心不同於黨心，共產黨要的是爲共產主義歌功頌德的贊敬之一類哈巴狗式的御用文人，老百姓要的是敢說真話，爲民請願的劉心武。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的中國不再是共產黨專制獨裁的中國，劉心武雲南之行受到的歡迎，充分表明，老百姓要民主和自由，民心不同於黨心。■

# 王若望趣聞

## 政治笑話四則

(上海) 莊潮

### 是王若望？還是王炳章？

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上海有個人一直在宣傳和提倡資產階級民主，這個人叫王……」鄧小平「王」了半天，「王」不出究竟是誰。

在一旁的胡耀邦立即補充說：「他叫王炳章。」

「不叫王炳章。王炳章是香港的……對了，叫王若望，這個人我看不應該留在黨內。」

鄧小平記憶顯然不太好。王若望曾當過隨軍記者，每天給鄧小平審閱戰報，他怎麼忘了呢？！

### 「我在排泄」

去年七月十七日，早上七點鐘，市公安局再次派人傳訊王若望。主要是為他在香港「百姓」上又出了專輯。不過這次是著名的，公安局無岔可找。

當公安人員進門時，王若望正在衛生間大便。大概是王若望先生聽出了是公安人員的聲音吧，這次大便特別慢，公安人員很不耐煩了。

當王若望出衛生間時，一個公安人員上前去問：「你在幹什麼？」另一個公安人員立即進衛生間向抽水馬桶裏張望。

王若望若無其事地回答：

「年紀大的人嘛，身體裏的廢物也多，我在排泄。但我比那些身上有了雜質却不願排泄的人好。」

公安人員無言以對。

### 審訊時，王若望睡着了

去年一月十八日，王若望被公安局帶到徐匯區公安分局去傳訊。同時家裏正在抄家。

傳訊從下午二點一直進行到深夜十二點三十分。王若望已是七十高齡，無論平時身體怎麼健康，也會感到疲勞的。

晚上十一點左右，王若望答應公安人員：「讓我想，想好了告訴你們。」

公安人員認為他「態度有所轉變」，在一旁靜候。

只見王若望閉著眼睛，靠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

過了大約十分鐘，突然從王若望的鼻子裏傳出了鼾聲，大概是坐姿的關係，鼾聲非常怪異。

公安人員立即手忙腳亂起來。

他們請示了躲在另一間辦公室裏的上級，作出決定，立即放王若望回家。並派人守護，防止意外。

公安人員以為王若望身體吃不消，有心臟病或高血壓發作的可能。

後來王若望自己說：「那天中午來了兩位朋友，我們喝了很多酒，我本來要睡午覺的，結果他們把我叫去了。開始同他們辯論，還蠻有趣味，我覺得是在給他們上課，講道理給孩子們聽，後來我發現他們是教育不好的孑孫，就睡覺了。」

### 不要怕，大家朝他們看

去年一月十日，宣佈開除方勵之的黨籍時，劉賓雁先生從海南島托上海的一位朋友轉告王若望：十五日開除王若望，廿日開除劉賓雁自己。

結果，十四日晚上的電視節目就宣佈開除王若望的黨籍了，而作協的支部大會，却是十五日上午才開的。

但許多王若望的朋友，都約好在十五日下午去他家的。

大家剛進門，王若望就說：「鄧小平自己違反了黨章，開除我黨籍不合手續。不過報紙倒幫我做了宣傳，我的言論從來沒有這樣上過所有大報的頭版頭條，我謝謝他們了。」

這時，電話鈴響了，王若望去接，很快就掛上了。他回到書房對大家說：「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告訴我樓對面有架錄像機正對著這間書房的窗。大家都被拍進去了，不要怕，大家站到窗口去，一致朝他們看。」

果然，對面樓上四樓窗口有兩個人頭，一架錄像機放在窗台裏面。但大家朝他們看時，兩個人頭連同那架錄像機立即縮了進去。

王若望說：「不用怕他，我們光明正大，他們才怕我們呢！」

# 鬆綁之後站不穩

## ——警惕泛民主傾向

(中國民聯) 王炳章

「你們若能將此稿不刪、不易一字地照登，這可證明你們還有容忍反對意見的雅量。否則依舊是另一個『一言堂』而已。任何託詞，不能使人信服。」

這段話，摘自於「我是你們的反對黨」一稿。此稿是何不鳴先生最近投給「中國之春」編輯部的。編輯部經過審稿程序，決定刊登（見本文後頁），並由我寫點評論。

不知何先生是否向「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投過稿？衆所周知，這兩大報，是力倡言論自由而反對「一言堂」的。如果這兩報的編輯部接到的稿件上寫着「若不全文刊登，則證明你們破壞言論自由、搞一言堂」，那人家會做如何感想？

不知何先生參加過在美國舉辦的學術討論會和政治討論會沒有？美國堪稱言論自由的國度，在各種學術會議和政治辯論會上，發言的無忌，結論的大膽，令我們這些飽嘗文字獄之苦的人嘆服不已。可是，如果你出席這些暢所欲言的討論會時，手舉着寫有「不讓我上台講話，就沒有言論自由」的牌子，大概不會爭取到發言的機會。

坦白地說，「華盛頓郵報」曾拒登過我的稿件。那是在中國之春運動剛發起時，「華盛頓郵報」透過關係和我們接觸，想發篇文章介紹中國之春。我匆忙擬了一稿，並找人修飾了英文，送到報社。但這篇短文始終未有見報。對此，我并無怨言，我知道，我那篇稿件未能合乎編

輯的口味。

倘若每篇投稿都宣稱「不登此稿就是搞一言堂」、而且這種宣稱奏效的話，那麼，恐怕「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就辦不成今天這個樣子了，它們每天出一千大張可能都滿足不了投稿者的要求。

我問過外國報刊的編輯，是否常常收到寫有「不能修改、必須刊登、否則你們沒有言論自由」的稿件，他們對這個問題感到十分奇怪，因為，這種事情在外國報刊幾乎不曾發生過。他們反而會問我爲什麼要問這種問題，我不得不說：「『中國之春』編輯部常收到附有這種來信的稿件。」

這是一種泛民主傾向，一種泛自由傾向，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曲解。泛民主、泛自由傾向的特點是：

- 一、否認一切權威。
- 二、否認一切授權。
- 三、否認一切既定的行爲規範。
- 四、以自我爲絕對標準，凡不合己意者，皆斥爲「不民主」、「不自由」。

試舉幾例：

其一，從大陸來美打工，兩天即被餐館老板開除。於是，大罵「美國民主是假的」。

其二，凡與里根總統無法配合工作的內閣閣員，里根均讓其辭職，如國務卿黑格和白宮幕僚長黎根等。有人據此批評里根「獨裁」。

其三，某君路過某高級俱樂部，聞其正開酒會，便想進入。門衛說，只有會員才能參加。此君答道，他有錢，想申請參加該俱樂部。但是他被告知，入會必須有原會員的介紹。此君大發牢騷：美國不是號稱爲自由之國嗎？難道在美國參加一個俱樂部也要走後門嗎？

再有，就是對言論自由的誤解，如投稿附有「不登吾稿你們就沒有言論自由」之類。

以上種種，都是泛民主、泛自由傾向表現形式，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實例。

爲什麼泛民主、泛自由傾向是對民主、自由的誤解？讓我們以「言論自由」來簡單回答這個問題。

言論自由並不是「想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說什麼就說什麼」。它

是有一定規範化的。美國是世界上言論最自由的國度，但任何人不能借用「言論自由」而捏造事實和惡意誹謗。此外，任何人發表自由言論時，也要遵循某種既定的規範。比如，你投稿任何一個報刊，編輯部都有取捨之權。但這不等於剝奪了你的言論自由。你可以改投他刊，或自辦刊物，或花錢買廣告，或自己拷貝傳單散發，或上街演講，等等。總之，在美國，發表言論的形式多得很。問題在於，不論你採用何種形式，都要遵循某種既定的規範。拿散發傳單來說，你可以在車站發，在大街上發，但不能去人家的辦公室發。

我們批評中國大陸缺乏言論自由，並不是因為「人民日報」不登我們的投稿，而是因為大陸政府不允許老百姓自辦報刊。

我不得不嚴肅地指出，某些中國人的泛民主、泛自由傾向是十分嚴重的。這是因為，中國人長期生活在專制高壓之下，對民主、自由的巨大渴求很容易把人們拋向另一個極端——無政府主義、泛民主化和泛自由化。這種極端化的傾向，在突然由專制狀態進入自由狀態之後，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醫學上，我們常看到：一個雙腿被束縛太久的人，突然鬆綁而自行站立時，有站不穩、以至摔倒的現象。

人們的社會行為也有類似表現，專制久了，一旦解除束縛狀態，便有難以遵守任何既定行為規範的傾向。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蛻變時，往往出現混亂局面和暴民政治，道理可能在此。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由專制社會過渡到民主社會的三部曲——軍政、訓政、憲政，大概也是基於上述考慮。

說實在的，我真正擔心的，並非專制制度是否崩潰的問題（事實上，它正在崩解的過程之中），而是專制制度一旦崩潰，如何面對既無主觀行為規範（道德觀念）、又無客觀行為規範（法治觀念）的社會羣體的問題。

然而，我們絕不能因擔心出現失序現象而維護舊的專制政體，嬰兒的出世總是避免不了母體的陣痛。

這裏，我打算講個故事。話說從前有個寶島，上面有個古老的民族。這個民族視十七歲為成年。一天，一位成年人摔了一跤，斷了腿，最後竟然死了。全族人都很害怕，族長宣布：今後，任何十七歲以上的成年人摔了跤，就說明他有摔死的可能。為了防止這種人不幸喪命，凡摔過跤的成年人，族長就派人把他固定在床上，由別人侍俸。

沒想到，日積月累，因摔倒而被綁在床上的人越來越多，以至全族

的人統統動員，都照顧不過來。

全族發起愁來。有人向族長獻計：現在要鬆綁，首先要把捆得最久的人鬆綁，他們養得差不多了，應該讓他們自食其力。族長聽了此言。可是，沒想到，第一批人鬆了綁，一下床沒有一個人站得穩。一走動，都摔倒了，半天爬不起來，有的還斷了腿。

全族又恐慌起來。反對鬆綁者又振振有詞：「我們早就反對鬆綁，鬆綁就是謀殺自己的同胞，我們要照顧他們。」族長命令把倒地的人再抬到床上，固定起來。

很多年又過去了，被捆在床上的人數遠超過了能夠自由行動的人。不少被捆者因缺乏照顧而生病，有的甚至積弱而死。

族長再次下令試驗性鬆綁，但是，鬆綁之後，每個人都摔得頭破血流，斷胳膊斷腿，其狀慘不忍睹。族長不得不再次收回成命。

年復一年，照顧被捆者的人越來越累——越累就越容易摔倒——一摔跤便被他人「請」到床上……不幸的是，連給族長抬轎子的人也摔了跟頭，被固定起來。不善于行走的族長不得不下地徒步，可想而知，他摔跤的樣子是很慘的。族長被捆了起來。最後，整個民族消亡了。

這個故事啓示我們，長期束縛的人突然進入無束縛狀態，會有一個不適應的過程。但我們絕不能因此不解除束縛，否則，整個民族的結局只能是慢性死亡。束縛越久，鬆綁後的反彈就越大。然而，只有度過鬆綁後短期內不穩狀態的陣痛，整個民族才能得救。

因此，雖然我指出了某些中國人的泛民主傾向，但這一傾向不足為懼。鞦韆被拉得老高時，不可能一次迴蕩便停在中點。它必須在反覆的擺動後，才在中點停歇下來。

中華民族是個好走極端的民族，專制久了，容易跳到無政府、泛民主的另一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找到自己的適中點？

編輯部決定一字不刪地刊登何不鳴先生的來稿，目的是使讀者對其觀點有個全貌性的瞭解。何先生從愛護我們出發，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不要走中共的老路，這確是對我們的提醒。我們時時需要這種提醒。何先生在其文章中，曾對我加以稱道。他寫道：「貴刊王炳章的縱橫談，確是很平實而有深度的文章。」希望何先生看了我的這篇縱橫談之後，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並歡迎來函批評。但我不願再看到「請不易」一字照登，否則就是「一言堂」這類的話。我自己的稿，編輯部也是有權刪改的。



# 我是你們的反對黨 何不鳴

(美國)

中國之春編輯部：

讀貴刊總五十七期幾篇「中國組織新政黨問題討論」的文章，我雖是不屬於任何黨派的僑胞，如果你們組織，但決不會參加，因為：

①你們偏見太深，缺乏恢宏氣度。第十八頁所說：「中國第三種勢力的崛起，是國共兩黨長期統治失敗後，歷史的必然要求。」你們說國民黨也是個統治失敗者，這是你們的無知呢？還是閉了眼睛說瞎話？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確有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黃金建設時期。若沒有日本的侵略和中共的叛亂，中國早已國富民強了。現在國民黨在台灣施政，人年平均收入已達到美金四千元，使菲律賓、泰國的人民都想盡辦法到台灣去非法打工和嫁個漢家郎。至於民主開放的進度，這本來是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這並非是被民進黨逼出來的。否則何以中共沒有被你們的「民運」逼出民主來？還是你們比民進黨還差勁呢？

②中共在叛亂時期，把「民主」喊得比你們還要響，還要有勁。但奄有大陸後，摧殘民主最兇的也是中共。民進黨未建黨前，大叫大喊民主，要開放黨禁。迫他們自己成立政黨後，國民黨在討論草擬政黨法時，要一視同仁，使任何人都可組黨。民進黨却反對起來了，理由是「小黨林立後，政局難以穩定」。前後兩副嘴臉，使人覺得又是一個騙子。而且民進黨在立法院中指着國民黨說：「我們把蓬萊米餵養你們幾十年了」。這完全是「食毛踐土」的帝王加封建的思想，而我們從未聽到過國民黨反唇相譏地說：「我們把你們從赤腳吃地瓜的生活，改善到住洋房坐汽車了。」我個人（並非「作家、茶座」每人都如此）就欣賞這種罵不還口的風度。因此萬一民進黨真有一天當政，其獨裁的程度，決不下於中共。幾十年來，我們老百姓被騙得太多了，對你們的大叫大嚷民主，也有些不寒而慄，我們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現在看到你們除反對民進黨的台獨思想外，竟把它列為知己，這可能你們也有獨裁思想。何以見得：

③你們採用稿件的標準面，沒有「探索」廣潤。此句萬請勿刪，否則你們也是愛聽「報喜不報憂」的中共第二。日前和「作家茶座」的幾個朋友談天（是由過去在香港、上海擔任編輯、記者的聚合），一致認為你們只用自己盟員的稿件，即使也有些非盟員的文章，也是要和你們

一鼻孔出氣者才可刊出。縱使大同（大原則相同）小異，也在格殺勿論之列。那裏有什麼「多元」的器量？當然你們可以說出一千個理由為自己辯護（你們確實為此也曾辯護過一次），奈人民的眼睛雪亮啊！在我們老行家的眼光看來，你們經常有好幾篇文章內容完全雷同，可選刊一篇，甚至整本雜誌，只要選刊或合併七、八篇有代表性者足矣。何以你們要疊床架屋？重覆再三？無非想要安插盟員而已。由此看來，萬一你們真有一天當了政，還不是也是任用一些百依百順的奴才和皇親國戚，與中共有何分別？

貴刊王炳章的縱橫談，確是很平實而有深度的好文章。

你們的反對黨何不鳴寫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

再者：你們若能將此稿不刪，不易一字地照登（却刪），這可證明你們還有容忍反對意見的雅量。否則依舊是另一個「一言堂」而已。任何託詞，不能使人信服。（說什麼太長啦，篇幅不夠啦，滄海遺珠啦。其實你們所列文章，若刪去2/3，依舊不影響你們辦刊物的宗旨）。倘由你們的經理撰文反駁，尤所歡迎。如果終於不敢刊登此逆耳之言，或許在數月後，或當你們春風最得意時，此文可能在他報出現，來拆穿你們所標榜的假民主，假多元，假言論自由。何去何從？悉聽尊便。■

## 畫展·天葬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天收

幾隻禿鷹飛走了

拍拍翅膀

散落在，一片羽毛

最後的回聲

空白，淹沒了一切

所有的眼睛都在水上漂流

世界，一塊畫布

同我脫下的長裙一起

隨風飄走

一道迷牆

隔開了玻璃世界

我與牆，默默相對

僵持了三十二年

禿鷹飛回來了

拍拍翅膀

牆上的圖畫紛紛驚落

畫展，使人生一目了然

十二塊灰色的碑石

一起參展

郊外佈滿了畫家的血痕

幾隻禿鷹飛旋在天空

等待着

推遲了三次的

——天葬

# 一面之詞

## 哲學隨感

(中國民聯) 胡平

1 相信歷史必然進步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人  
生態度：一是奮鬥，一是等待。

那些用等待的態度來相信歷史必然進步的人，他們的公開宣言是：我堅信善一定能戰勝惡，真理一定能戰勝謬誤。他們的潛台詞是：反正總會有別人去幹的。

2 英雄未必恨懦夫，懦夫必定恨英雄。  
能夠不恨英雄的懦夫已經不再是懦夫，因為，「知恥近乎勇」。

3 不少人身上潛伏着許多惡念，只是苦於師出無名。  
一旦藉到了一個好名稱，那就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了。

4 鼓吹「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危害就在於此。

怯懦很容易冒充英勇，因為兩者都需要忍耐，兩者都不在乎成敗。

5 馬爾加什流行一句諺語：懶人尋找鋤頭總說，天哪，但願我找不到！  
對於某些人來說，失敗并不可怕，怕的是失敗了找不到藉口。

6 世有奴隸，而後有暴君。  
在那些沒有暴君的地方，其實不是沒有暴君，而是沒有奴隸。  
無怪乎像魯迅一類作家總是不斷地批評奴隸而很少直接攻擊暴君。再說，真理所能感召的可能是哪種人呢？

7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  
人民若是能毫無顧忌地大聲講出自己的意見，某些人民公僕的日子就不大好過了。

8 大聲說話是一件很奇異的事情，如果你所想不能變成你所說，那麼，你所說却很可能變成你所想。假話重複多遍，你自己都信以為真的。  
行為主義者宣稱，思想是不出聲的話語。誰控制了人們的公開說話，誰就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人們的內心思想。

9 在生活中當一個人人稱道的好人并不難，只消做到以下兩點——善良而不敢。  
膽大和勇敢遠不是一回事，正像聰明和智慧不是一回事一樣。  
膽大是沒有畏懼心理，勇敢則是有畏懼心理而又克服了畏懼心理。

10 人們往往抱怨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他們忘記了，小鬼們正是閻王安排的。

11 對權力懷有戒心是一個民族政治上成熟的標誌。

12 孔子痛感中國人太不中庸，故而一再呼籲中庸之道。  
但後人却常常宣稱我們中國人歷來就很中庸，并總是以孔子的話作為依據。

13

14 真正的英勇離不開精神的獨立，那些只有遵循欽定的方式才能奮不顧身的人多是思想上的懦夫。

15

我們常常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個充滿偉大事變的時代，希望自己能成爲頂天立地的英雄。這一點當然無可厚非，甚至頗堪鼓勵。不過，記住下面兩句先哲的冷語也是有益的：

——需要英雄的時代是不幸的時代。  
——那些歷史記錄讀來平淡的國家是幸福的。

16

「異端」的英文詞的希臘詞源是「選擇」。這就是說，所謂「正統派」，無非是盲目隨大流罷了。

17

有一些非教徒也像真教徒一樣地說話行事，以致於我們不得不重新問問自己：究竟什麼叫真教徒。

18

并非每個獨身者都是由於信奉獨身主義。

19

自古忠門多逆子。因爲忠門之子最清楚當個忠臣是多麼的窩囊，最知道他們的父兄對皇帝懷有多強的怨恨。

20

利己主義只承認唯一的「自我」，個人主義承認每一個「自我」。把這兩者混爲一談真是天大的誤會。

21

當夜鶯被鎖住歌喉，麻雀們便大出風頭。世無出版自由，遂使三等貨成名。

22

人生好比旅遊。如果你在一個地方逗留得太久，你將看不到很多。然而，如果你只顧匆匆向前，你會什麼都看不清楚。

所以，人既需要活動，又需要思考；既需要群居，又需要獨處；既需要表演，又需要旁觀。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使它們保持最合適的比例。

23

我們總以爲生活還沒有真正開始，其實它早已在逐漸消逝。

24

適量的痛苦使人喋喋不休。  
過量的痛苦使人沉默。  
倘能夠放聲痛哭，那也是一種幸福。  
絕望便是無話可說。

25

人是勇敢的，所以他爭得了民主制度；人是軟弱的，所以他需要民主制度。  
人人都勇敢，用不着好制度。  
人人都軟弱，則好制度永遠也不可能產生。

26

歷史是一位公正的裁判。他給每一個抵達終點的人戴上桂冠。  
可惜的是，他年紀太大，眼有些花，看不見起點的不平和跑道的陰險。

27

當強者處於軟弱的地位時，偉大的著作就誕生了。

28

一個政府官員做了一件好事，一般人們并不對他贊揚，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他應做之事。  
一個山大王做了一件好事，人們立即稱頌他的「俠義」，因爲它出人意外。  
一個勁地對權勢者歌功頌德，恐怕主要不是出於愛戴，而是出於畏懼。

29

爺爺們通常不信任兒子，却偏愛孫子。

30

在現今一些人看來，「長江後浪推前浪」似應改爲「長江前浪帶後浪」才是。

31

在有些人那裡，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我批評，你自我批評。

32

「鍛煉」的意識畸形發展，結果是使很多人把推殘當作了培養，從而完全模糊了善惡的

界限。

33 整聰明的好人最容易。因為由於善良，他們習慣於把壞事朝好處理解；而由於自作聰明，他們又很能把不合理的事情解釋得似乎合理。正所謂「君子可欺以方」。

34 受到束縛難免不感到痛苦。擺脫這種痛苦最廉價的辦法是努力讓自己相信這些束縛都是必要的。

35 人們總是把善良的美稱加在弱者的頭上。殊不知有些弱者之所以顯得善良，僅僅是因為他們暫時沒有作惡的條件。

36 輕信是最可原諒的缺點，因為唯善良的人才容易輕信。但它并不因此而稍少危害。因此，對善良的人們，我要說：不要太輕信，但，依然要善良。

37 研究歷史者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把肚子吃飽的感覺完全歸功於第三個饅頭。

38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最巨大的，至少也是最關鍵的。它好比分水嶺上的一塊石頭，能決定整個河流的未來走向。

39 設計水壩，必須考慮到洪水期間的水位；設計制度，必須考慮到人性中惡的一面。

40 思想家既不是幕內之僚，也不是幕外之僚。思想家之為思想家，在於其人格的獨立和思想的自在。

41 依附可以一勞永逸，獨立却必須時時堅持。

42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叛徒。

43 禁慾主義者一旦掌了權，一定要力挫享樂主義者，把他們的生活水準壓低到一般水準之下，從而使自己變成了相對的享樂主義者。

44 在平均主義的社會裡，權力的佔有比其他任何社會都更不平均。因為唯有借助於一個絕對的權力，才可能使本來就充滿差別并時時會出現差別的社會保持均平。

45 雍正乾隆之後，文字獄少了。不是皇上開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見馬戲團的老獸，很少挨鞭子。

46 細微的差別，經過千百萬次的積累，足以

產生極其嚴重的後果。

47 和世界冠軍賽跑，每一步你只比他慢那麼一點點，千百步之後，你就望塵莫及了。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滿足於只說出九分真話，我們民族的思力注定會越來越衰退。也許，這就是我們長期落伍的一個基本原因。

48 不少人希望搞開明專制。但他們不懂得，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種叫做開明專制的政制。所謂開明專制就是專制，而碰巧專制者較為開明。追求開明專制者，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到專制，但只有百分之十的機會使其開明。

49 太好的行為和太壞的行為都不容易讓人相信，因為大家都習慣於以己度人。

50 古往今來一切優美動人的情詩，五分之二是求愛時寫的，五分之二是失戀時寫的，餘下的五分之一或許是相愛時寫的，不過其中大部分恐怕也是別離時寫的。

歷史證明，那些衰敗的國家之所以衰敗，并不都是由於它們未能設想偉大的目標，而往往是因為它們混淆了統一——它意味着承認多樣性——和單一的區別，過分追求一種僵硬不變的模式，從而壓抑了為實現偉大目標所必需的原動力。宏偉的目標要求具有宏偉的心靈的人們去理解它，而那些被套進一個僵硬模式裡去的人是沒有這分勇氣和智慧的。

# 縱橫 比西德和東德 方圓 說民主與專制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西德) 早尙

## 東西德進行對比的經濟基礎

目前，世界有一對國家，提供了我們對政治制度進行比較，這就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

西德和東德有着共同的歷史背景

遠在公元九〇〇年，他們的祖先就生活在一塊土地上。隨着歷史的變遷和時間的推移，至一八七一年，德國疆土不斷縮小演變成大約目前東、西德大小的一個統一國家。

西德和東德有着相同的經濟基礎

一九四五以前，西部地區的魯爾工業區，以及東部的萊茵錫工業區，都是第三帝國的重要工業區，德國人民的聰明才智被獨裁者用來作為推動法西斯戰爭的機器。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的基礎工業佈局在東西西部大致是均勻的。

表 1：德國東、西部地區第二次大戰財產損失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項 目 \ 地 區	西 部	東 部
戰爭中被炸毀的財產	21 %	15 %
戰後被拆運和炸毀的財產	12 %	26 %
總 計	33 %	41 %

西德和東德的民族傳統、風俗和習慣也基本相同。

二次世界大戰後，四個佔領國，即美國、蘇聯、法國、英國分割德國為四個區域。希特勒法西斯軍隊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投降後，佔領軍拆運和炸毀了許多工業設施。以一九三九年東西西部地區的財產（主要是工業、設施、房屋、鐵路、橋樑）為基數，見表 1。

因此，我們可以說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德和東德的經濟起點是大致相等的，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從希特勒法西斯軍隊於一九四五年五月投降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英、法、美佔領區首先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一九四九年十月在蘇軍佔領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短短的四年多時間，從歷史上看德國的分裂是十分短促的，而且由於這種分裂主要是基於外來勢力，它不同於歷史上許多國家的分裂，起源於內戰，使得比較經濟、政治狀況出現困難。

根據表 2，一九五〇年的統計數，西德的人口基數大於東德二點五倍，西德的面積大於東德二點三倍，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相近約為一點一倍。如同我們企圖對四川省同湖南省的經濟狀況進行比較似的，四川省的人口基數大於湖南省的一點八倍，面積大於二點七倍，在這樣的條件下，誰也無法懷疑這種比較的可行政。

## 西德與東德目前的聯繫

一九四八年德國分裂為兩個部份之後，東西德之間一直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些聯繫的影響下，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

衛等不斷受到另一國的衝擊，迫使其採取相應的對策，以求得其內部的穩定。

表 2. 西德、東德1950年, 1983年人口、面積和人口密度統計

國 家 名 稱		西 德		東 德	
單 位		1950 年	1983 年	1950 年	1983 年
面 積	平方公里	241900	248687	107600	108333
人 口	百 萬	50.8	61.3	18.4	16.7
人口密度	人 每平方公里	201	247	171	154

例如，東德只允許在西德有親屬關係達到退休年齡的公民才能前往西德訪問。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對於那些沒有達到退休年齡而在西德有親屬關係的公民，只有在十分充分和迫切的理由下，才能得以批准探望。這一部份人數的比例大約只佔獲得批准人數的百分之四。為了解除外匯短缺的困境，東德規定從一九八七年元月起，將原來批准去西德探親的公民按官方牌價一比一的外匯兌換額，從七〇DM降低

至一五DM，由此使得東德公民前往西德探親更加困難。

與此同時，按照東德的規定，對於西德前往訪問的公民，則必須在入海關時，每人每天至少向東德國銀行兌換二十五西德馬克，六至十五歲的兒童則每人每天七點五馬克，以此作為一種限制措施。一九八四年七月，西德國銀行在西德政府的擔保下，向東德貸款九億西德馬克，條件之一是東德取消對十四歲以下兒童的強迫兌換額，減少西德退休公民的兌換額到十五馬克。

在西德方面，雖然西德的共產黨也作為合法政黨允許存在，但按照七〇年代的一項政策規定，共產黨員沒有可能在官方和國營機構中獲得職位。例如：不能當教師、郵電職位、鐵路職工和官員。事實上，這項規定由於多次在法庭上被判決為非法，時至今已名存實亡。

東德和西德這兩個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而相互交往又十分緊密的國家，各自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武藝，淋漓盡致地把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和一個實行議會民主制度的國家展現現在歐洲的腹心。無論怎麼說，在這場你攻我守的攻防戰中，以美國為主西歐陣營支持下的西德，對以蘇聯為主東歐陣營為後盾的東德，兩方陣腳相對穩定。西德在西方陣營中，僅次於美國，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東德無論在政治影響和經濟地位方面，在東歐集團中也佔有相當的地盤，生活水平是東歐集團中最高的國家。正是在這種穩定的局面下，我們才能透過對經濟、外貿、文化、教育、福利等方面來評價這兩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劣。

必須指出的是，按照東德官方的外匯牌價，東德馬克與西德馬克的比價為一比一，但長期以來，在西柏林和法蘭克福外匯市場的比價

却為一比四。近期來，東德馬克比價甚至下跌至一比十的創紀錄水平。由於東德官方嚴禁東德馬克通過民間渠道進出邊境，所以外匯市場的人士估計，目前在西方市場上流通的東德馬

表 3：西德、東德從1939年至1983年人口變遷表

年份	地區 單位	西德包括西柏林		東德包括東柏林	
		西 德	西 柏 林	東 德	東 柏 林
1939	絕對數 / %	39.338	2.750	15.157	1.588
1946	"	43.322 +10.1	2.013 -26.8	17.180 +13.3	1.175 -26.0
1948	"	45.247 +4.4	2.102 +4.4	17.868 +4.0	1.198 +2.0
1950	"	47.081 +4.1	2.147 +2.1	17.199 -3.7	1.189 -0.8
1955	"	52.4	+6.0	17.8	-3.3
1960	"	55.6	+6.1	17.2	-3.4
1965	"	58.6	+5.4	17.0	-1.17
1970	"	60.7	+3.6	17.1	+0.5
1975	"	61.8	+1.8	16.8	-1.8
1980	"	61.7	-1.6	16.7	-0.5
1983	"	61.3	-0.6	16.7	-

克，絕大部份是出自東德國家銀行，目的可能是換取緊缺的硬通貨。同時，西方銀行也樂意用此支付東歐集團的某些費用。

## 人口變遷

據一九八三年的統計，西德人口為六千一百三十萬，人口比一九三九年相應區域人口數增長一千八百三十萬，其中大約有四百多萬外籍工人和家屬，而東德人口為一千六百七十萬，而與一九三九年相應區域的人口數持平，考慮到人口自然增長的因素，東德的人口變遷表明了一種反常的現象。

表3表明了西德與東德人口的增減狀況。首先如果我們注意到，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間，即二次世界大戰至結束後期內，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目前西德地區為百分之四點四，東德地區為百分之三點九，雙方人口增長幾乎是相同的。這表明以蘇聯佔領軍為一方的東部地區和以美、英、法等佔領軍為另一方的西部地區已經形成，逃離家國的德國人民又紛紛回到自己的家鄉，兩個區域人口增長保持着相同的速度。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西德和東德分裂後，一九五〇年在西德出現了百分之四點一（西柏林為百分之二點一）的人口增長，而東德區域內部却出現了百分之三點七（東柏林為百分之零點八）的負增長，開始出現了人口向西部的遷徙。一九五〇年至今大約有三百五十萬東德居民遷徙到西德，其中大多數是通過東柏林到西柏林的，以至於東德政府不得不花費巨資於一九六一年修建了舉世著名的柏林牆。從那以後，逃跑的人數劇減，但是至今仍有發生。一些逃亡者成功地越過柏林牆，有些則成了自動

東德邊防軍



射擊武器、地雷，以及東德邊防軍槍下的犧牲品。

由於這個大遷徙，西德的居民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五年出現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七的躍增，而東德的人口却減少了百分之十二點一。在這次人口大遷徙中，許多高級科技人員、工程師，從東部遷徙到西部。由此一些人常常認為今天西德的經濟飛躍，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受惠於東部遷徙來的高級知識份子。反之，東部的經濟落後，這些高級知識份子的遷徙是重要原因之一。

東德政府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的看法極其相似，都把人才外流的原因歸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即外因的影響，而很少對內因進行探討。

## 居住狀況

德國人講究住，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西德地區的房屋炸毀數量遠大於東德地區。再加上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間東德居民的大遷徙，使東德的住房狀況應該說優於西德地區。但是至一九八三年東德幾乎一半的住宅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建造的，這些建築多半陳舊不堪，不再適於居住。

近些年來東德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修繕工作，加強對舊建築的改造，使得幾個大城市的市容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但是在其它地區，上述困難依舊存在。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間，西德投入了巨大的財力重建住宅。每千人新住宅數達到十點二個，而同期東德每千人新住宅僅為三點四個。一九七〇年以後，東德政府率先在東歐集團中進行經濟改革，開始把住宅建設當作

東柏林街景



表4：西德、東德人均住宅投資比較

名稱	年	1960	1965	1970	1975	1976	1980	1981	1982
西德 (DM)		1362	1611	1579	1610		1967	1851	1755
東德 (M)		205	207	243	383		512	540	545

表5：1983年西德、東德住宅狀況統計表

項目	名稱	西 德	東 德
住宅總數(千個)		26.070	6.650
每千人擁有住宅數		424	398
平均住宅面積		82 <sup>m</sup>	63 <sup>m</sup>
人均居住面積		34 <sup>m</sup>	25 <sup>m</sup>
1919年前建成的住宅百分比		20%	45%
1919年~1945年建成的住宅百分比		15%	19%
1945年後建成的住宅百分比		65%	36%
擁有集中供暖設備的住宅百分比		70%	36%
擁有洗澡設備住宅百分比		92%	68%
擁有衛生設備住宅百分比		95%	60%

東德福利政策的核心給予重視。從那時開始，每千人住宅建設數才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參見表4。

不僅從質量上看，東德住宅建設差於西德，而且室內設施也有明顯差距，見表5。與西德比較，目前東德存在住宅完工多，居住面積小的狀況。據一九八二年統計，東德完工住宅每千人七點六個，超過西德五點六個的水平，

但是每個住宅平均建築面積東德為58<sup>m</sup>，而西德為98<sup>m</sup>。

上述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住宅建設中飢不擇食的問題。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成千上萬高速度建設起來的房屋，片面追求住宅數量，在建築原材料不斷漲價的情況下，定死造價，使得質量得不到保證，住宅的使用面積不斷減小，甚至出現了五、六平方米的住房。中國六十年代建造的住宅現在已算為舊建築，而三十年代外國人投資興建的房屋，確成了新官貴達追求的對象。這正好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通病，忽視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物資和人力的極大浪費。

### 教育狀況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二年的統計，西德和東德在校大中小學生佔人口的比例一直分別穩定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六之間。一九八二年，西德的在校大中小學生數為九百六十萬人，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而東德的在校大中小學生數為二百四十萬人，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四點六。我們可以看到在校學生數雙方對比大約為四比一。這同我們在第三部份關於人口對比中現今四比一的比例是一致的。

但是，從表6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德為東德在校大學生數之比却出乎預料的大。一九六五年之比為三點四比一，符合於當時正常人口比例三點四四比一，而一九八二年之比却上升至九比一。同樣，一九六五年大學新生數之比三點四比一，而一九八二年大學新生數之比上升到七比一。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西德某些大學學科的學期長達六、八年。另一方面，一些大學生樂於享受在校期間有保障的經濟來源

，不願儘快畢業，投入到競爭激烈的就業大軍中去，為此，而拖延在校期間，這正是西德大學生在校人數與新生入學人數不成比例的原因之一。必須注意的是東德的大學生中有四分之一是電視大學或者夜大學學生，這一類學生在西德為數極少。

表6：西德、東德各校在校學生和新生數統計表

單位：人

名稱 項目 年	西 德		東 德	
	在校大學生人數	大學新生人數	在校大學生人數	大學新生人數
1965	384.400	85.770	111.591	24.735
1970	510.500	125.700	143.163	43.975
1975	842.200	166.600	136.854	34.390
1980	1044.210	195.000	129.970	31.949
1982	1203.200	225.100	130.442	32.100



表 7：西德、東德科研教育和國防司法費用比較：(3)，(4)，(5)

年 份	名 稱 項 目 單 位	西 德				東 德			
		科 研 教 育	絕 對 值	國 防 司 法 治 安	絕 對 值	科 研 教 育	絕 對 值	國 防 司 法 治 安	絕 對 值
		10 億 DM	%	10 億 DM	%	10 億 M	%	10 億 M	%
1971		37.1 <sup>①</sup>	12.2 <sup>②</sup>	34.82 <sup>③</sup>	11.4 <sup>④</sup>	8.9	11.2	7.2	9
1976		62.07	11.4	52.95	9.6	10.8	9.2	10.2	8.7
1980		85.12	11.8	67.13	9.3	12.4	7.7	13.2	8.2
1981		89.34	11.7	72.14	9.4	13.4	8	14.2	8.5
1982		91.09	11.4	74.35	9.4	13.9	7.6	15.1	8.3
1983		91.63	11.2	77.93	9.6	14	7.3	16	8.3
1983 年比 1971 年增長		147%	—	123%	—	57%	—	122%	—

註：

- ① 西德科研教育費，單位（十億馬克）
- ② 西德科研教育費佔國家開支的份額。
- ③ 西德國防、司法、治安費，單位（十億馬克）
- ④ 西德國防、司法、治安費佔國家開支的份額。

西德和東德大學生之比的差異，表明了東德在校學生中相當大一部分人只能完成中學學業就必須參加工作，或直接進入職業專科學校，喪失了進入高等院校的機會。東德對職業專科學校比高等院校較為重視。所以，一九八二年西德與東德的職業學校在校學生之比為四點

五比一，趨近於同齡人口比例三點七比一。在西德，大中小學除極少數私立學校以外，絕大多數是公立學校，這一點與東德的情況是相似的。對教育事業的重視程度，除了通過在校學生人數的比較外，還可以通過國家對教育經費的撥款得到體現。見表 7。

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作者未能將表中科研與教育經費分列出來，同樣也無法將國防與治安司法費用分開。據另一份統計資料表明，一九八〇年度西德國防費和治安司法費分別佔國家支出約為百分之五點八和百分之三點五。而東德的國防費和治安司法費分別佔國家支出約為百分之七點七和百分之零點六。在西德的治安司法費用中國家要支出大筆警官和文職人員的工資，還要代為支付大筆低收入水平公民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而東德在這方面的費用是很低的。

同年度，西德的教育與科研費用分別佔國家支出份額約為百分之九點八和百分之一點四，而東德分別為百分六點三和百分之一點四。與東德完全由國家投資的科研教育費不同的是，西德的教育，特別是科研費用中，除了國家投資以外，還有很大一筆是從私人公司、基金會、財團流入的資金則不在表 7 中。

一九八〇年的國家支出費用上我們可以看到，東德用於教育的費用在國家開支份額中低於國防費用，而且遞增的速度也逐年減慢。反過來，西德的教育費用在國家開支中的份額大於國防費用，而且遞增的速度還略快於國防費用。由於東德的科學教育水平不高，連鎖影響到軍工產品的水平不高，必然迫使東德用數量上的優勢來同西德數量小、但自動化和精密程度高的軍事裝備相抗衡。這樣，東德又必須投入更多的軍費，限制了科教事業的投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中國大陸，我們也可以感到這一點，讀者有興趣可將中國的軍費與科研教育費用作一個比較，相信也會得出同樣結論，社會主義國家的軍費常常大於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科學教育事業費用。

## 國民收入比較

國民收入是兩個經濟體系比較中最重要的指標，它體現了人民參與經濟活動的結果，從而能夠更加直接判別其優劣。表8表明了東德與西德就業人員的平均月收入狀況。

表8：西德、東德就業人員月均收入統計

名稱	年份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1	1982	1982年比 1960年增長%
		西德 (DM)	月收入	506	769	1140	1818	2465	
	淨收入	491	729	1015	1629	2111	2247	2337	376%
東德 (M)	月收入	477	528	612	765	873	902	927	94%
	淨收入	499	560	645	806	917	944	969	94%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東德每個就業

人員的平均淨收入還稍大於西德的就業人員平均淨收入。但是到了一九八二年，西德就業人員平均淨收入迅速增長，與東德之比達到二點四比一。西德與東德物價上漲率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二年期間，大致分別為百分之四與百分之三點五。以物價上漲率對上述的比較結果進行修正後，西德就業人員月淨收入與東德比，仍為二比一左右。在這個比較中，我們已經扣除了就業人員的各種稅務，目前，西德人均交納的稅要比東德高出一倍。考慮到本文中第一部份東德馬克與西德馬克的比較修正關係，無異這個差額還要大得多。

社會主義國家通常指責西方國家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腐敗，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

表9我們將對東、西德就業人員淨收入的分佈等級進行比較與研究。

同樣的事實，一九六〇年西德和東德就業人員淨收入的分佈等級十分相似，三分之一的人收入都是低於六百馬克。如果人們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當時東德人的收入水平還略高於西德公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西德就業人員中淨收入超過二千二百馬克的已達百分之七〇點六。而東德就業人員分佈等級上的極大組（百分之十八點三）淨收入才達到一千七百馬克。這部分人口收入水平正好落在西德低收入水平之中，也就是所謂的「貧困」收入水平上。在表9中，如果我們注意到西德就業人員淨收入為二千〇〇〇至二千二百〇〇分佈，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兩邊高、中間低的奇點。我們認為，這個奇點是具有加速機制，使得左邊的低水平收入加速向右邊的高水平轉化。事實上，一九六〇年，在西德超過二千二百馬克以上淨收入的人，多半為工業主、財界人士、律

表9：西德、東德就業人員月均淨收入分佈狀況

國家 月收入 DM或M	淨收入分佈等級										所佔 百分比
	西德					東德					
	1960	1964	1970	1974	1980	1960	1964	1970	1974	1980	
600(以下)	36.6	20.4	5.7	0.4	0	34.2	28.5	14.9	7.7	3.7	100%
600-800	20.2	17	9.3	1.9	0	25.2	23.6	14.3	9.9	7.3	"
800-1000	15.1	16	11.6	5	0.6	21.9	24.4	19	11.8	7.8	"
1000-1200	10.3	12.9	12.4	7.9	2	10.8	13.8	22	17	9.5	"
1200-1400	6.5	10	11.7	9.6	3.7	4.6	5.4	14.4	19.6	14.7	"
1400-1600	3.8	6.9	9.8	10.2	5.2	1.8	2.3	8.1	14.6	18.3	"
1600-1800	2.5	5.1	8.4	10	5.8	0.8	1	3.3	8.9	14.6	"
1800-2000	1.6	3.6	6.7	9.2	6.1	0.4	0.6	2	4.7	9.6	"
2000-2200	0.5	1.2	3.3	7.7	6	0.2	0.2	0.9	2.5	5.8	"
2000(以上)	2.9	6.9	21.1	38.1	70.6	0.1	0.2	1.1	3.3	8.7	"

師、醫生、科學家、藝術家、作家等。在西德民主制度下，這一個階層自然而然對低收入水平的人產生吸引力。所以，通過個人奮鬥，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就有希望進入高收入水平。使得一千八百至二千〇〇〇以下低水平收入

者加速向二千〇元以上的高收入水平者轉化。在東德，當向西德遷徙的浪潮已經接近平息時，從一九七〇年起也就出現了這個奇點。但是它的加速度十分小，原因可能是由於高水

平的收入者大部份是黨和政府的官員構成，這個加速機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為的限制，進入這個階層依靠個人的奮鬥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兩個國家相同的加速機制存在，如果我們不在乎其中強弱的差異，本身就代表了兩個國家內在的同一性。

在自由勞動力市場受經濟規律支配下，必然出現優劣這一痛苦過程，出現大量的失業業者。這個問題被社會主義國家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獨特的社會弊病。假如我們不把中國的特產「待業青年」理解為失業者的話。

對於自由市場經濟，西德政府的作用主要在於監督、調整和消除自然產生的不利因素，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解決失業問題。所以西德政府的最大支出項目就是福利費用。從表10中顯示出西德的人均福利收入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增長速度，超過表8中同期的人均月收入。

表10中給出的西德和東德歷年來國民福利費用收入，包括養老金，撫恤金，工傷事故療養費，除醫療保險以外的醫療，療養，護理費，戰後傷殘人員費，兒童保健費等。

一九六〇年時，西德的人均福利費用與東德相比就有一個較大的差額一點三五比一，它表明西德政府很早就對此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到了一九八二年這個差額上升到三比一。而東德的福利費在國家總開支的份額中，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二年基本持平。以一九八二年為例，西德的福利開支為百分之四十五點七，佔國家總支出的第一位。而東德國家總支出中佔第一

位的是各項經濟建設投資，佔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順便要提到的一點是，一九八二年東德政府總開支中還有一項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五的更大支出，被列為其它開支一類。通常這類含有東德共產黨黨務費用，外交事務費，政府秘密開支，以及東德對第三世界中親蘇國家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

表10：西德、東德國民福利總收入以及人均收入統計表

名稱	項目	年							1982年比1960年增長%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1	1982	
西德	國民福利總收入(億) DM	368.6	576	846.5	1708	2332.9	2536.1	2626.9	613%
	人均福利收入(DM)	665	983	1396	2763	3789	4112	4262	541%
東德	國民福利總收入(億) M	85.2	100.3	127.5	168.1	227.8	228.2	232.3	173%
	人均福利收入(DM)	494	589	747	998	1361	1364	1391	182%

表11：西德1970年——1984年救濟金發放統計表(4)

項目	年份				1984年比1970年的增長%
	1970	1980	1982	1984	
領取救濟金總人數(千人)	1491.1	2144.1	2319.5	2569.6	72%
總支出(億馬克)	33	133	163	187	466%
每年:人均救濟金(DM)	2213	6203	7027	7277	228%

西德的失業後一至三年內根據工齡長短逐月得到最後一月淨收入百分之六十三至六十八的失業

金。到了第三年，就必須有證明缺乏足夠經濟來源的情況下，獲得大約為最後一月工資淨收入百分之五十八的失業救濟金。不過這兩個逐步減少的失業金只適合那些曾經工作過的就業人員，因為他們已經交納了相應的社會保險金。對於工作後不久的失業者，以及那些由於種種情況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公民，或者其它的經

表12：西德、東德 1962 年與 1983 年部份農產品物價與購買所需勞動時間比較

食 品 種 類	西 德 (DM)				東 德 (M)			
	1962 年		1983 年		1962 年		1983 年	
	價格	所需勞動時間	價格	所需勞動時間	價格	所需勞動時間	價格	所需勞動時間
土 豆 5 公斤	1.74	0:37	5.04	0:22	0.85	0:20	0.85	0:10
蘋果(中等) 1 公斤	1.12	0:30	2.18	0:10	1.88	0:44	1.35	0:16
檸檬 1 公斤	1.49	0:32	3.08	0:14	5.00	1:58	5.00	0:58
白 糖 1 公斤	1.23	0:26	1.96	0:09	1.64	0:38	1.55	0:18
豬 排 1 公斤	7.06	2:31	12.20	0:54	8.00	3:08	8.00	1:32
香 腸 1 公斤	6.03	2:09	14.00	1:03	6.80	2:40	7.40	1:25
牛 肉 1 公斤	7.62	2:43	17.95	1:20	9.80	3:51	9.80	1:51
奶 油 1 公斤	7.21	2:34	9.56	0:42	10.00	3:55	9.60	1:51
奶 酪 1 公斤	4.66	1:40	12.07	0:54	10.00	3:55	9.60	1:51
麵 粉 1 公斤	1.04	0:22	1.43	0:06	1.32	0:31	1.40	0:16
雞 蛋 10 個	2.00	0:43	2.49	0:11	3.70	1:27	3.90	0:45
牛奶巧克力 100 克	1.12	0:24	0.89	0:04	3.85	1:31	3.85	0:44
啡 啡 250 克	4.30	1:32	5.35	0:24	17.5	6:52	22.50	4:20
啤 酒 0.5 里特	0.62	0:13	0.91	0:04	0.75	0:18	1.28	0:15
燒 酒 0.7 里特	6.06	2:09	12.98	0:58	17.50	6:52	27	5:12
牛 奶 1 里特	0.58	0:12	1.09	0:05	0.72	0:17	0.66	0:08
紅 茶 50 克	1.20	0:26	1.20	0:05	2.50	0:59	1.38	0:16

濟來源不足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者(其中包括申請政治庇護的外國人)，按照西德法律有權享受救濟金。申請救濟金必須通過相當嚴格的審核，證明家庭經濟狀況，時間大約需要一個月。

救濟金領取者的生活水平屬於西德最低檔，約相當於一個就業人員月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西德許多家庭是一個人工作贍養全家。假如，一個就業人員的平均月淨收入要養活一家四口人的話，那與救濟金

領取者相比，差別就不是很大的了。與表 8 相比較，西德就業人員的平均月淨收入，從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二年增長了二點三倍，但同期的人均救濟金額却增長了三點二八倍。

高速度增長的人均救濟金表明西德政治制度對人權的重視和給予陷入困難狀態的公民的全力協助。但是這種救濟金的法律也不是完美的。問題之一就是，一些救濟金獲得者滿足於不勞而獲的生活，缺乏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尋找新工作場所的動機。另一方面，一家四口人領取到的救濟金有時反倒高於某些低水平的就業人員的月淨收入(見表 8)，而這些就業者還要交納所得稅和其它稅金，這有違於西德政治制度中作為支柱之一的公平原理。目前西德政府正在討論的減稅法，其中一個議題，就是提高就業人員月收入的免稅水平。

### 國民購買力比較

單純的就業人員收入比較還不能全面說明雙方購買能力。可能會出現高收入高支出，低收入低支出的狀況，這樣高收入的人并不一定比低收入的人有優越的生活條件。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通常批評西方國家的一個方面。他們認為，西方國家市場上雖然琳瑯滿目，但一般的公民却不能問津。這就是說，物價太高，相應的抵消了高收入的優勢。所以西方國家的公民購買力并不比社會主義國家的高。這就是在中國報紙上我們通常看到的，在西方國家一公斤大米要五元人民幣，一顆大白菜也要五至六元人民幣這一類令中國老百姓為之咂舌的新聞。

如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東德把對公民的教育，健康和福利設施等，是作為黨和國家「免費」提供給公民的。對於生活必需品投

表 13：西德、東德 1962 年與 1983 年部份工業產品物價和購買所需勞動時間。(3)，(6)

項 目	西 德		東 德		西 德		東 德	
	1962		1983		1962		1983	
	價格 (DM)	所需 時間	價格 (DM)	所需 時間	價格 (M)	所需 時間	價格 (M)	所需 時間
男西裝(中枋)	129	45:54	179	13:16	188	73:43	350	67:18
女 上 衣	56	19:56	68	5:02	79.2	31:03	210	40:23
男 皮 鞋	30.75	10:57	79.9	5:55	42.25	16:34	145	27:53
兒 童 皮 鞋	21.40	7:37	29.9	2:13	16.30	6:36	39	7:30
男 襯 衣	22.8	8:07	19.9	1:28	75.0	30:22	45	8:39
女長筒絲襪	2.65	0:57	3.95	0:18	11.60	4:33	18	3:28
黑白電視機	780	277:35	200	14:49	2050	803:55	1250	240:23
彩色電視機			1299	96:13			4400	846:09
電 冰 箱	380	135:14	540	40:00	1350	529:25	1525	293:16
吸 塵 器	180	64:03	190	14:04	235	92:9	245	47:07
蘇製小汽車			8200	607:24			19800	3807:42
40 W 電 燈 泡	1.00	0:21	1.70	0:08	1.00	0:24	1.50	0:17
男 自 行 車	154	54:48	199	14:44	242	94:54	371	70:00
訂報費(1月)	4.65	1:39	17.20	1:16	3.50	1:22	3.60	0:41
服 務 行 業								
電費(75度)	18.52	6:35	28.2	2:05	12.52	4:55	7.5	1:27
鐵路月票(15公里遠)	7.2	2:34	24	1:47	2.5	0:59	2.4	0:29
平 信 郵 費	0.2	0:44	0.8	0:04	0.2	0:05	0.2	0:02
電視廣播費(1月)	7.00	2:29	16.25	1:12	5.50	2:09	10.00	1:55
理髮費(1次)	2.10	0:45	10.5	0:47	0.90	0:21	1.80	0:21
洗衣費(西裝1套)	7.20	2:34	12.06	0:54	5.75	2:15	7.20	1:21
房 租 *			366	27:07			75	14:25

\*房租：二間一套新建住屋，帶廚房、洗澡間，集中供暖系統。

入大量的物價補助，以維持表面的低收入、低物價狀態。同時，對工業耐用用品抽取過高的利潤，以限制需求。這個物價體系的結果使得東德的工業發展緩慢，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維持在一個只能吃飽穿暖的水平上。

購買力的直觀表現，除了使用同一物品的價格比較外，更說明問題的辦法是，購買某項生活品所需要的相應勞動時間之比較。表 12、13 給出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八三年西德和東德公民購買某些生活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之比較

一九六二年，西德就業人員平均每周工作四十六小時，每小時收入約二點八一 D M。東德就業人員平均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時，每小時收入約二點五五 M。一九八三年，西德就業人員平均每周工作三十八點五小時，每小時收入約十三點五〇 D M。東德就業人員平均每周工作四十三點七五小時，每小時收入約五點二〇 M。

由於西德與東德的相同產品質量有差距，相對產品比較的時間跨度大，並且，東德對生活必需品給予大量物價補助，所以這個比較是有誤差的。這一點請讀者注意。

通過表 12，我們可以看出，購買只需初級加工的農產品，西德公民與東德公民所需勞動時間大致相同，這一類包括土豆、蘋果、麵粉、雞蛋、牛奶等，但是購買需要深度加工的農產品，東德公民就要比西德公民花更多的時間，這類產品包括：奶製品，燒酒，肉製品，全奶巧克力，檸檬，咖啡等。

東德的服務行業收費比西德便宜，這也是表 13 中反映出來的事實。西德的服務行業中，航空，鐵路，郵電，廣播電視大部份都是國營，考慮到這些行業中的職工收入大於東德同行業中職工的二至三倍，一般說來，西德的企业、事業單位，工資開支，約佔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所以這裡呈現的價格差距是可以解釋的。

西德的許多國營公司與西方其它國家的國營公司一樣，都是負債累累，特別是鐵路部門，國營公司私營化的浪潮正在西方國家蔓延。不過西德大部份公眾對私營化不感興趣，或持反對態度，擔心一旦私營化後，這些行業將一味只顧賺錢而失去為本身服務的宗旨。

表 14：東、西德公民相比較的購買力差距：(1)，(3)

年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1980	1982
西德 為 100%												
東德公民購買力	32.5%	40%	41.5%	45%	40%	43.7%	45.3%	46%	47%	48.8%	54.3%	53%

西德與東德公民的購買力差異最大的部份是在工業品上。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三年，西德公民購買工業品的能力提高了三至十倍，而東德公民的購買能力，僅提高一至二倍左右。綜合以上各部份，并考慮到東德的低物價，東

德公民與西德公民的購買力差如表 14。其實，購買力僅僅能表現西德公民與東德公民富裕程度的一個方面，而西德公民的私人不動產如：房屋、土地，以及銀行債券和股票、存款等，每年巨大的旅遊開支，這都是東德公民無法與之相比的。

### 東德社會主義國家分配制度中的弊病

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東德引以為自豪的是它的「社會主義公平」分配制度。也就是說，人民創造的財富最終造福於人民，而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弱肉強食，貧富不均，兩極分化。要論證上述觀點的真偽，是一個極其艱苦的事，許多學者都為它喝了一輩子的墨水。筆者也不敢妄自在這個題目上大做文章。這裡只想做一個比較，以佐證上述觀點的謬誤。

一九八二年，西德人口為東德人口的三點七倍，人均收入為東德的二點四倍。引用人均產量（擁有量）與人均收入比較，以論證西德和東德分配的公平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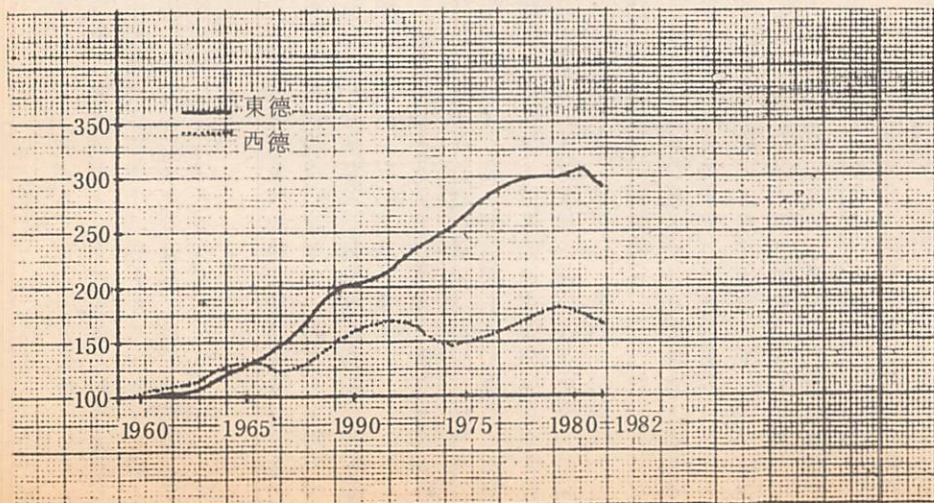
作為比較的前提，我們採用本文第六部份的結果，東德公民的人均收入（這裡用購買力來代替貨幣收入），為西德公民的百分之四十七，則東德的人均產量（擁有量）也應為西德百分之四十七左右才合理，而不應該有太大的差異。

從統計資料比較告訴我們：東德公民的產量人均產量比西德的產品人均產量并不低多少。但是東德公民的人均收入同西德比却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差距，這說明，東德公民創造了財富，並沒有像西德公民那樣，獲得相應的報酬。

統計數還告訴我們，東德人均初級能源消費量始終大於西德。從一九六〇年的一點一五比一增長到一九八二年的一點三二比一。一九八二年西德人均消費能源為五點九噸烟煤單位，而東德人均消費能源為七點八噸烟煤單位。從這裡，也可以證明，東德人均產量（擁有量）不應只有西德人均生產（擁有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否則，東德人均多消耗的能源，多投

入的資金到哪裡去了呢？因為，從表 15 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東德的建設投資速度也遠遠高於西德。以一九六〇年為基數的平均每就業人員建設投資，東德約為百分之三一〇，而西德約為百分之一六八。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表 15：西德、東德人均就業人員建設投資比較（以 1960 年為基數）。(1)



東德投資的金額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用於工業建

設，而同年度，西德用於工業的投資僅接近百分之二十五。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東德公民購買力又低於西德百分之五十三呢？

這裡，我們只有從通過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系列社會弊病中去找答案了：

其一：社會主義國家中通常存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指令性政策。國家大量斂集民財，投入基本建設工業，反過來，公民并不因此而得益，這是他們自己的血汗錢。低收入使得勞動者失去工作興趣，缺乏主人翁精神，造成生產的低效率，低水平，低質量。

其二：由於社會主義國家通常存在的黨國官僚階層，這一個階層享有對國民經濟的決定權，他們只會用馬列主義來指導本身極其複雜的經濟活動，結果是生產活動中極大的單純重複性，低效率，甚至是負效果的生產勞動，在這個過程中，相當大一部分工人勞動的成果，以人力、財力、物力的形式被浪費掉了。

其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根據他們的鼻祖馬克思、列寧預見到世界共產主義的必然到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一理論，或張或弛地在世界上傳播共產主義思想，提供軍事裝備武裝一些國家，採用代理人甚至有時乾脆自己出面等不同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同資本主義實行軍事對抗。這一活動的結果，使得本身生產水平不很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是捉襟見肘。最後受苦的還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勞動人民本身。

其四：西方分析家常常指出：東德落後的原因還應歸於蘇聯對它的剝削，以及外貿活動強制性地局限於東歐集團中這些因素。

## 外援與受外援

這個題目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東德把西德、日本、台灣、香港的經濟成就，單單說成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財團大量財政援助的結果，而迴避政治結構上決定性的作用。

誠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馬歇爾計劃的安排下，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總共向歐洲提供了一百三十一億美元的援助，其中西德獲得了六十一億美元。這些無償援助對於西歐戰後的重建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

但事實上，馬歇爾計劃的本身也包括對東歐國家的援助。由於制度上的差別，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拒絕了馬歇爾計劃。如果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把自己的落後，部份歸因於早期缺乏建設資本的話，這又能怪罪於誰呢？

同時在另一方面，我認為單純的外援又往往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決定因素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分析東德外匯收入的狀況，也可以幫助我們看清這個事實。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間，西德向東德支付的大筆費用，其中包括：西德到西柏林的公路維護費，西德政府代替公民交納的途經東德至西柏林的買路錢和手續費。例如：西柏林地鐵穿越東柏林的費用，以及西德郵電、鐵路向東德交納的費用。這筆費用總數為九十二點七億西德馬克，平均每年約為七億。僅僅西德公民訪問在東德的親友時，每天支付的強制性兌換金額一項，東德政府就每年收入接近五億西德馬克。

從一九七四年起，東德政府允許公民接受西德親友的寄款，在所謂外匯商店購物，同時，在西德途經東德至西柏林的沿途，建立了相當數量的外匯免稅商店和加油站，為過境的西

德公民和外國人服務，這一部份硬通貨的年收入估計為七億五千萬西德馬克。

東德的外債負擔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不算太重，表16表明了東德從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的總外債，與人均外債，以及外貿中負債還本付息所需金額。

該表所涉及的美元，是將東德馬克折算成蘇聯盧布後，再折算美元得出，因此應該說是可靠的。

表 16. 東德 1977 年至 1982 年外債統計表(1), (3)

項 目 \ 年 度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外 債 總 計 單位：10.億 美元	5.67	7.32	8.72	9.93	10.19	8.39
利 息 單位：10.億 美元	0.30	0.43	0.71	1.06	1.37	0.90
利息佔出口收入 比 例	12 %	15 %	20 %	23 %	25 %	14 %
人 均 負 債 價 單 位：美 元	338	437	521	593	609	502
出 口 收 入 單 位：10.億 美元	2.51	2.86	3.57	4.52	5.45	6.27

此外，東德與西德之間的貿易受惠於西德的一廂情願，至今不認為東德為獨立國家。所以，進口貨物不收取關稅，而且以西德馬克決算。利用這個方便，東德可以利用農

產品，初級工業產品換取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容易獲得的工業設備、車輛和技術。

對於一個僅僅相當於雲南省那麼大的，只有一千六百萬公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每年有約二十億西德馬克的外匯收入和方便的貿易條件，這是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中國等望塵莫及的。儘管如此，東德的經濟、國民收入、文化、教育、科學、衛生却每況愈下，在同西德的競賽中被越拋越遠。

目前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引進外資，借外債。例如，一九八五年借了七十二億美元的外債。但是，如果不在政治上也實行開放政策，推行民主制度，再多的硬通貨也不能使中國走向繁榮，東德的例子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一次筆者在西德科隆市聆聽了兩個西德共產黨員同其它人辯論。當人們問到，社會主義既然優越，為什麼東德人越來越窮了呢？一位西德共產黨員的回答是，東德包括蘇聯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支援第三世界國家，所以顯得自己不是那麼富裕。這樣的遁詞，中國共產黨也會滔滔不絕地重複過。

事實上，按照聯合國決議，每個國家每年應拿出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七作為對發展國家的援助。這筆金額通常是低利息，甚至是無利息的。以一九八一年為例，西德的發展援助，佔世界第五位，為三十一點八億美元，為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零點四七。同年度，東德的發展援助僅為六點六億美元，佔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一九居世界第十三位。僅西德一國，發展援助的份額和金額就超過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東歐集團。

在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方面，西德和東德都是從這些國家進口原料，出口工業產品。但是，西德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一九八

一年佔總貿易額的百分之十八點六，而同年度東德同發展中國家貿易額只佔總貿易額百分之四點九。

不可否認的是，東德包括蘇聯在內的確都盡了相當大的努力「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只不過這種支援通常應該限定為軍事支援。利比亞囤集了本地區最多的蘇製軍火，越南儘管面臨經濟危機，但目前仍充當着東南亞地區的頭號軍事強國。埃塞俄比亞儘管遭受大災荒，無數的居民餓死，政府還從社會主義國家購進大量武器，同反政府武裝對抗。

## 出售政治犯

筆者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四年，間斷地為國內某單位當過德語翻譯，接待了三批二十多位東德來的專家。他們中有工人、技術員和對技術一竅不通還要指手劃腳出餿主意的政治幹部。在同他們相處總計一年多的時間裡，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同他們討論了許多問題如生活、工作前途，東德與西德的關係。我發現，東德與中國之間存在着幾乎同樣的缺陷，而且很難找到藥方醫治。

來到西德兩年多時間裡，筆者兩次前往西柏林，第一次由於一種出於本能的恐懼感，而沒有去東柏林參觀。第二次去西柏林時，終於鼓着勇氣去東柏林參觀了一天，著名的勃蘭德城門處於東柏林一邊，兩側延伸着社會主義的「傑作」，舉世聞名的柏林牆。當我在勃蘭德城門口向西柏林張望時，心中不由升起一種自由的感觉。我也是一個來自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為什麼有着這樣一種自由，可以隨意越過這堵對於東德公民來講是死亡的牆。事後想來，只因為我的護照上有一個西德的印章，這

個印章給予我作為自由人的權力，讓我能在此柏林牆兩邊自由出入。

自從柏林牆建成至今，有案可查喪命在柏林牆下的東德公民有一百多人。但是，夜間、雨天，使得更多的死難者默默逝去。至於因為逃亡不成功而被投入牢房的人，更是無從考察了。

就這麼一堵牆，對某些人它如同虛無，而對另一些人它意味者死亡。儘管如此，還是有入不斷地一次又一次地嘗試著跨過這一道死亡的界線。不知中國那些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對此怎樣解釋。

當然世界上沒有完全美滿的事，西德與東德比較也有其不足之處。比如從統計數上看，東德的體育事業，勞動保護，適齡兒童進入幼兒園的比例，以及人均病床和醫務人員數都相當甚至優於西德。對此，例如以質量水平上看，有些西方人士另有別論，在這篇著重以統計數為主的文章裏就不細述了。

鮮為人知的是在西德和東德之間有一樁秘密交易。因為西德政府有意掩蓋這一樁十分傷德意志民族之心的買賣；而東德則為著面子關係，雙方都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它，只是在「德意志行動」的名義下，悄悄地進行。這就是所謂的「政治犯買賣」。從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間，西德利用貿易盈餘中九點三六億西德馬克，一共從東德「購買」了大約一萬六千名被關押的東德政治犯，他們中的知識分子「賣價」甚至高達十二萬西德馬克一名。這些政治犯中有不少是被東德判處了無期徒刑。

對於整個德國民族，以及有良知的人來講，這是一副多麼痛心的局面。這也是對我們這篇文章的主題「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議會民主制度能夠救中國——一個最好的回答。」



# 「反動」之辨異

(中國大陸留學生·西德)  
蔣小梅

中國政府判楊巍為「反動」，而且不是一個反動而是好幾個反動，例如「反動文章」、「反動標語」、「反動宣傳」等等。不僅楊巍被判成反動，「中國之春」及「民聯」更被判成反動，成為「反動組織」和企圖籌建的「反動政黨」。

語言學家是如何解釋「反動」二字的，據「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反動一詞的解釋是「指



劉少奇當年不是也冠之為「反動」嗎？

思想上或行動上維護舊制度，破壞新制度，反對革命的」。那楊巍這件事就讓人搞不懂了，因為他是為了一個新制度而奮鬥，而革命的人呀！

德文中也有反動一詞，請教語言學老教授問及反動一詞做何解釋？老教授解釋說這是一個中世紀的字，是泛指那些反對教皇的異教徒們。

萬萬沒有料到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裡與一位心理學老教授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討論一頓之後，忽生一念，何不借此機會向這位老先生也討教一下「反動」二字之概念呢。雖然沒抱什麼大希望，指望他能說出點什麼解釋內容來。可誰想到老先生侃侃而談，講了幾乎有二十分鐘之久，他說此問題屬於心理學範疇，是中世紀心理戰的一大法寶，幾千年來凡背離傳統觀念的思想及行為一概列入反動範圍，一旦反動便無可非議的絕不能為社會所容，再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餘地，馬上送到市政廳廣場，召集所有市民，當眾宣判其反動之罪，送其上統刑架，以示皇威，從遠古到中世紀都是這樣的。……西方歷史從一開始就有反動派之流。反動派的第一大鼻祖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判以死刑，令其飲鴆止渴。另一大著名反動派是意大利人伽利略，被判以反動，終身監禁，……你們中國皇帝更是心理戰大師，殺頭還不算，還要掛頭於城牆之上，以儆效尤……

老先生一席話，說的我毛骨聳然，目瞪口呆，搞得我心裡好煩，什麼中世紀呀，什麼心

理戰呀，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是遠古的歷史，可他哪裡會曉得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沒從中世紀中走出來呢！

記得文革時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不僅是叛徒、內奸、工賊，還要再踏上一隻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劉少奇死後，又要我們為他在天之靈翻身，開了那麼大的追悼會，寫了那麼多頌歌送給他，還真不知劉老先生的在天之靈是否真的翻了身？！

文革以後，似乎一派「欣欣向榮之象」，國家、民族要抬頭挺胸走向現代化，但是一個白面書生魏京生造成的恐懼症還沒復原，又出了個無名小卒楊巍，再次讓我們回到了中世紀心理戰的深淵之中，海內外一片嘩然。

反動來，反動去，其實中國的反動也是因時而異的。國民黨反動派今天並不十分臭，反攻大陸的宗旨影響不了北京入統戰政策，反過來馬屁拍的還蠻響。中國第一大反動派蔣經國一死，還由中共中央致電稱之為「不幸逝世，深表哀悼」。為了統戰台胞還開了殺戒，那幾個搶台胞錢包的倒霉鬼，一個已送上天堂，一個判以無期徒刑。

小時候常唱的「夾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反動派」，是今天北京堂而皇之的座上客，北京的外長甚至還求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智囊人物基辛格管教一下在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王炳章。

充滿不可思議矛盾的、苦難的中華民族啊，什麼時候才能使你的億萬子孫不再受中世紀心理戰之苦呢？「中國之春」及可憐小兄弟楊巍，可憐「民聯」的人士們，使我死活也搞不懂的是：為什麼他們比帝國主義反動派加國民黨反動派都更讓北京倒胃口，可能北京真從他們身上感到其封建獨裁的末日了！

# 台灣的進步激勵大陸

## 大陸留學生座談蔣經國之後的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

轉載自台灣《聯合報》

一月十四日，部分大陸留學生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舉行座談會，討論蔣經國之後的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座談會由台灣「聯合報」駐波士頓記者薛曉光小姐主持，著名學者、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哲學教授杜維明先生擔任

發言人。他說，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蔣經國先生有其積極的貢獻。在他主政的十幾年中，台灣在民主的道路上已有雛型，社會亦有了多元化的傾向，知識分子發言的影響力、經濟力量、政治力量三面齊頭並進，這種多元化的傾向，使任何黨派都不認為自己有控制全面

的能力，這是很健康的，也為民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些條件。

參加座談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有（以發言先後為序）：

- 喬依德：哈佛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 丁學良：哈佛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 楊炳章：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
  - 顧為群：哈佛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 胡平：哈佛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 錢穎一：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
- 篇幅所限，引言部分省略。



蔣經國先生像

### 蔣的歷史地位

喬依德：最近一段時間台灣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過程當中，蔣經國先生起了相當大的正面作用。他在生前做的這些事，使得他在離開這個世界後，還有很多人記憶他。我認為做一個領袖人物，能順應歷史的潮流、民眾的想法來考慮問題是難能可貴的。他一生的經歷相當有傳奇性，我推想，台灣貧富距離不大，以及他身體好時常去民間探訪，與他早期的經歷或許都有一些關係。

丁學良：我不敢說我對蔣經國先生的評價能代表大陸上多少人，但我想大陸上這幾年對外的開放，對台灣了解的知識份子同意的看法者，也會愈來愈多。

我認為蔣經國先生在三點上，應有他一定的歷史地位：

- 第一，對促進台灣的經濟建設、民生建設，他花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當然有人說這是專家搞出來的，但他能把經濟權交給專家，是他的一種選擇，應該受到相當的肯定。
- 第二，從去年開始的開放黨禁，今年開始的開放報禁，都需要一定的魄力，不管他是為自己樹立歷史地位或是外來的壓力，一個政治家能在壓力還沒有太大之前打開開口，就是一種明智。

### 一個時代結束

第三，他始終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對支持台灣的人來說，這可能是句

不中聽的話，但我相信大陸上有很多人，對他這點的評價相當高，這包括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我總的感覺是，國民黨在大陸被共產黨打敗以後，有了深刻的反省的話，這個反省或許不是開始於蔣經國，但實際上，可見到的許多成就，多表現在蔣經國任內。

楊炳章：我認為蔣經國先生在取消戒嚴令、開放探親這些措施，有相當的積極性。他晚年時宣布不由蔣家人接班也是值得讚許的，如果他沒有說這些話，有心人將其家人推上高位，不但對國民黨沒有好處，對他自己的盛名也沒有好處。對於他生活儉樸，也要求官員們生活樸素，這是值得肯定的。做為蔣介石先生的兒子，為了忠於他父親的遺志，在有些作法上，他還是有相當的限制。我建議應該有人出一本蔣經國傳，不能光聽江南一面之詞，因為許多事實我們

搞不清楚，也無法印證，我覺得江南的書不是一本很嚴肅的傳記，影響卻不小。顧為群：首先我想對蔣經國先生的家屬表示哀悼，我們都知道他為了台灣同胞的民生建設做出了許多貢獻。

蔣先生之死，從三層意義上，是個分水嶺。

第一，這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國民黨退到台灣後，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發憤圖強，在四十年的時間內，將台灣小小的彈丸之地，創立了經濟奇蹟，去年台灣國民生產總值已達一千億美元，而大陸才達兩千七百億美元，大陸幅員比台灣大上那麼多，但是國民生產總額才比台灣高一千七百億，在這點上，大家都無法否認台灣的經濟建樹。相對之下，大陸的經濟制度是完全失敗的紀錄，希望在改革後能有相當的突破。台灣經濟成功，除了蔣先生領導的國民黨策



左起：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

略正確以外，主要的還是台灣老百姓能夠有效的使用他們手中的經濟權力來創造經濟奇蹟。

第二，這或許是比較象徵性的分水嶺，就是在台灣的大陸人與當地人力量對比可能發生變化，大陸人力量逐漸削減，台灣人力量快速上升，這對台灣的未來將會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到底台灣向那個方向走，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相當關切。

第三，即是國民黨老一代及新一代權力交接的分水嶺。

另外，我對國民黨對共產黨「三不」的政策，是採批評的態度，雖然台灣現在允許老百姓回大陸探親是令人歡迎的舉動，但完全不允許大陸老百姓去台灣，我覺得應該進一步做有限度的開放。

胡平：領導人與國家政經發展，是一種不相稱的關係。國家政治經濟搞得很壞，領導人或許要負相當的責任；政治經濟搞得好，國家有個健全的制度在運行，領導人要做的事就並不是那麼多。譬如說，許多人說卡特是個平庸的總統，但他也可以搞得不錯。

蔣經國先生的優點在於他能順應潮流，接納事實，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基本上，台灣的經濟建立在自由經濟基礎上，加上遇到好的條件，發展得很順利。政治上也類似，從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以來，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特點，從理論上，原則上來說，是接受西方自由民主觀念的，因此在實行戒嚴時，都表示那是一種權宜之計，是暫時的、非常的情況。按照這種意識形態，他承認有反對黨及獨立的輿論，因此朝著民主方面轉化就比較容易。按照軍政、訓政、憲政的程序，最後還是要落實到憲政上。大陸情況不一樣，認為一黨專政不但是正常狀況，而且還是完美狀況，這就難辦了。

國民黨在取消黨禁之前，理智上他知道所做的與其理論是相反的，所以黨外反對他，他也只能說這是臨時狀態。而共產黨搞起獨裁，他就覺得自己理直氣壯，這樣一來，兩黨的走向，就愈走愈岔了。就這點來看，台灣在野力量，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比大陸順利得多。籠統的說，任何權力都傾向於犯罪，不到萬不得已不做讓步，一個領導人明智與否，在於對方還未壓到要害上，就願意讓步，與南朝鮮領導相比，蔣先生就明智多了。不過南朝鮮最近手法也很高明，反對黨要三分，執政黨給五分，反由被動變成主動。

## 兩岸的互動

錢穎一：總的感覺，蔣經國先生的過世，使得台灣島內與大陸之間過去存在的一些微妙的平衡關係失去了。

我同意前面幾位的分析，認為台灣由於經濟發展，社會力量的形成，開放黨

禁、報禁，都有走向一個新平衡的傾向。但在蔣先生執行下，國共兩黨都了解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承諾。

大陸過去以強大攻勢提倡三通，台灣堅守三不的立場，實際上在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政策上，已有溝通的趨勢。但蔣先生的過世仍是一種信號，或是象徵，使人覺得原先這種平衡失去了。今後如何建立新的均衡，不論是台灣的人或大陸的領導階層都需要一段時間，進行重新調整，朝新的平衡點移動。從這種平衡局勢的改變，我們也可以看出蔣先生的作用。

至於大陸官方與民間對台灣的想法，由於大陸老百姓對台灣信息多來自共產黨的宣傳，不論在意識或潛意識都受其相當的影響，覺得台灣屬於大陸是一個公理，不是個問題，不需要討論。加上中國大一統的觀念、傳統的文化，都認為台灣不可與大陸分離。

我猜想大陸或許會對蔣先生做出一個評價，對他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列為重要的貢獻。

喬依德：曾經有人說，一個強大的人物在世時，他高大的身影遮住了許多東西，當他一去世，他身影遮住的東西就會顯露出來，許多的矛盾也會顯露出來。蔣先生走後，許多捉摸不定的因素，誰都拿不準，但我相信會有一定的變化。這也可能是一個機會，如杜先生所說，台灣尚未全面民主化，可以說在相當程度的人治格局內。強人去後，若能將一些已經開始的改革制度化，將為民主發展和經濟發展，更進一步的提供良好的環境。隨著時代的前進，國際上強人愈來愈少，強的程度也愈來愈低，這是總的世界趨勢。如果台灣能繼續往正面的方向走，對整個中國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 中共的統一觀

丁學良：李登輝先生如果能將民主運行的規則真正深植到民心中，為自由判斷、自由教育創造一個合理的環境，台

灣將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如果能朝這個方向做的話，他就實現了自己的名字，「登」上這個職位就光「輝」四射了！

我相信蔣經國先生的去世，對台灣各界，包括在朝在野者都是一個極其嚴峻的考驗。

首先受到考驗的是今後民主化的問題。在這非常時期之後，民主化的過程是否仍能穩定的一步步制度化。在這個考驗中，台海兩岸的關係，或一個中國的政策的衝擊，我獨立的思潮都將是一個嚴重不滿意衝擊到民主建設。但政治發生衝突後，民主建設不可能不受影響，雖然剛開始時大家都強調良知理性，但一搞起來後，許多事是不可預防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希望台灣各界能夠非常珍惜他們過去給老百姓帶來的一些好處，在政治上不致走得過遠而不能控制。

這裡面許多基本的癥結都是與大陸的關係。我個人的感覺是當蔣介石先生或蔣經國先生在台上的時候，大陸老一代的領導人總是比較放心，因為他們確知國民黨會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我記得在《一本外國政治家的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在接見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時，蒙哥馬利說，台灣在目前這種緊張的局勢下，蔣介石先生可能會宣佈獨立，毛當時即表示：「不會的！」因為他確知蔣介石先生是個民族主義者。

大陸為什麼在前幾年對台灣的統一攻勢愈來愈加緊，溫度愈來愈高，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蔣經國先生快要離開這個政治舞臺了，以後的局勢，大陸是吃不准的。因為感覺到吃不准，對台灣出現的任何苗頭，大陸領導人的神經就很緊張，可能反應過度，也因為吃不准，他會從比較壞的角度來考慮。我記得呂亞力先生曾說，台灣有甚多人都擔心大陸若內部搞不好，出了問題，很可能以台海兩岸的軍事對抗來轉移內部的注意力。我曾向呂先生表示，這個講法是「不精確的」。共產黨使用這種政治手腕，只可能在一種情況下，就是企圖在宣傳上嚇唬嚇唬人。

除非他們知道台灣要出大事了，否則絕對不會做出真正的軍事舉動。他們不會純粹為轉移注意力，將軍事想法變成軍事行動，因為代價太大了，而且到後來可能不是轉移內部的注意力，而且為自己製造麻煩。

如果台灣在治喪期後，台獨人士把調子唱得很高，以為試探，後果可能遠遠超過他們可能控制的範圍。

大陸民間與官方對台獨的態度，我認為是程度的不同，但在性質上沒有差別。老百姓天天關心的是油鹽柴米，不會天天考慮世界大事，領導階層考慮的比較多，兩者都認為台獨是不能接受、不必爭論的事。我記得有個同學曾寫信給我，談到西藏獨立的事。我這個同學平時為了爭取民主自由都買了極大的風險，但在西藏要獨立這件事上，卻毫無疑問的反對。大陸上在最衰弱的時候西藏都未能獨立，現在更是不會允許其獨立了！不論這是非，在大陸上對國家統一這個概念有壓倒性的共識。

丁學良：為了在版圖上與西藏統一，大批漢人創造的財富都給了西藏，尚且不能容忍任何西藏獨立的念頭，更何況是漢人統治的寶島台灣呢！所以我非常懇切的希望台灣在此時不要喊出會造成危險事態的口號。

錢穎一：對於大陸來說，寧願丟錢在西藏，也不願地圖缺一塊。

楊炳章：台灣大陸的互動關係上，我自己曾做過一些思考。大陸統一台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假假，一種心理狀態，說他認真，他不是那麼認真，說他不認真，他又不是不認真。但台灣如果內部混亂，也可能給大陸一個採取行動的口實。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我認為可分三層來考慮。

第一層的可能就是維持現況。就台灣而言，即使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力量對比有什麼變化，我認為對人民影響將有限，經濟的基礎也不致會大幅下降，南朝鮮的情形也類似。就大陸方面來說，一方面提倡改革，改革也會出現許多問題，但共產黨又下不了大手筆做大幅度

變革，海峽兩岸就這樣對峙著，如此雙方關係就不致有太大的改變，是否統一都不是最優先的事。

第二層的可能就是，如果大陸不亂，他就不會提統一，亂起來還是有可能為轉移注意力；對台灣孤注一擲。

第三層的可能就是我們大家都熱切期望的，就是用台灣的經濟力量、民主氣息，透過溝通的方式，對大陸起促進作用。顧為群：我覺得將經國先生之死，可能使海峽兩岸的關係提出一個新的機會，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挑戰。我認為未來的局勢可能向兩個方向發展，一為島內大陸人與台灣人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台灣人的變化，台獨傾向因而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從象徵性的意義來說，與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老一輩逐漸退出權力中心，而新一代的國民黨員將逐漸掌握更多的權力，這批人與共產黨沒有那麼多的怨仇，這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兩岸的關係得以進一步的緩和。

從當前來看，（表面上）共產黨對國民黨採取的政策是沒有敵意的，但國民黨對共產黨採取的仍是一種敵對的政策，我可以理解國民黨的態度，但不贊成。我認為國民黨可以反對共產黨，但不應敵視。

台灣對大陸的政策是否趨於緩和，我認為取決於兩個因素，一為大陸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一為島內政治力量新組合的對比，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傾向快呢？或是主張與共產黨對話、逐漸解決中國問題的這股力量大？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對台灣獨立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認為將來中國的統一，唯有用民主的方式解決。

## 不必懼怕統戰

胡平：共產黨與國民黨在許多地方不能做比較。共產黨控制得很嚴密，要東要西都可由他決定，因此在對外事務上就顯得特別靈活，因為他變化的餘地大；而國民黨領導的台灣，已成為一個多元

化的社會，開口一鬆，就由不得他控制。舉例說，若兩岸協議交換新聞記者，大陸共產黨就輕鬆得很，因為記者都是官派的，會按照他的意識行事，國民黨就沒這麼大權力，台灣就是不開門，一開門就必定是自由的流通。共產黨的牌都在自己手中，愛怎麼出就怎麼出。

我覺得大陸說要統一，並不是特別當真，說說的成份很大，如果台灣當真了，主動要求政治文化的交流，共黨的態度就很難說了。台灣為了保險起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為那步棋雖說可能贏一點，也說不定會輸得更多，台灣內部已面臨許多問題，不能再製造問題。

我認為即使這些年台灣發生較大的變化，大陸也會採取很謹慎的態度，我覺得動武的可能性不會很大，因為大陸做出一個很大的動作，會產生什麼後果，自己都很難估計。

我猜想海兩岸都不希望出現特別意外的事，因為發生大變動，每一方都必須做出一個很大的抉擇。因此大家都希望台灣有平穩的前景，至於台灣能不能夠做到這點，有賴於台灣朝野共識的強度，一旦遇到嚴重問題時，是否仍能遵守規則，如果說雙方打牌不輸不贏時遵守規則，一輸了就不守規則，這就難辦了！

錢穎一：我認為蔣先生的過世對中共領導人有很大的衝擊，過去共產黨對台灣的一切統戰與政策，都基於了解蔣經國先生的一個中國政策。但現在共產黨就不再這麼肯定了。蔣先生在時，台灣本地人倡導台獨的觀念，高喊台獨的口號，與蔣先生過世後傳播台獨觀念，同樣的一句話，對共產黨的刺激將會完全不一樣。共產黨以前的統戰可以真真假假，因為他知道國民黨一個中國的前提，但以後，這個前提的存在就不再那麼穩定了，新的平衡點將與過去很不一樣。

喬依德：對台獨的問題，大家分析了島內及大陸的情況，但將台灣問題放在整個國防形勢上來看，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金門砲戰時，美國曾逼迫蔣介石先生放棄金門，蔣先生堅決不同意，因為他的目標在中國統一，有了金門後，

他可以反攻大陸。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美國原來打算把台灣放棄，因為這場戰爭，第七艦隊才加入。若這些情況不出現，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問題是很難說的，兩岸還可能動武。

另外台獨的產生與美國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有些人或明或暗的支持，也有相當的關連，後來這個態度因中美關係有了變化。

大陸上老百姓對台獨的力量有多大都不很清楚。來美後，我發現他們的力量比我們預估的大，而台獨的形成也不能以他們對國共兩黨都不滿意解釋，除此之外，還有當地人的利益在內。但我相信台灣欲獨立，在國際上是很難得到支持的。

## 台灣應建起民主樣板

顧為群：我覺得有些美國人及日本人基本上都希望中國人來牽制中國人，因為這是符合他們國家利益的。一個強大的中國不見得是他們願意看到的。從中國的立場來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東方文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錢穎一：剛才許多人都談到台灣目前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已具備實施民主化的條件。而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向民主是沒有先例的。在這種情況下，在大陸外的中國文化圈能創民主的先例，對共產黨的示範與壓力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台灣的民主化將對大陸的改革，走向民主化，有相當大的影響。

有關台灣對大陸的政策，我可以理解，但我並不認為那種作法很高明。這個政策基本上是反共，其實也是恐共。現在台灣又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希望台灣對大陸的政策及分析需要去做全盤的檢討，不要對一九八〇年的共產黨的分析仍停留在一九四〇年時期。

基本的民主是給予人民信仰的自由，不是敵視某一個黨，某一種意識形態。國民黨的改革，如能突破這一點，將是

一個很大的飛躍。  
大陸的經濟改革，現在遭遇許多困難的情況，這是預料中的事，因為是體制造成，使他有許多難以解決的事。如果台灣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對大陸整個制度的衝擊都會很大。

丁學良：來哈佛後，我最大的收穫之一，就是與台灣學者接觸後，比較能理解台灣人的情緒。如果台灣的力量比我們原來想像的大多的話，並不是具體在政治組織上或人員上如何，而是對台灣本土的一種難以化解的情緒。尤其在大陸到台灣的政治人物逐漸凋零後，這個趨勢愈來愈深，不論我們叫他台灣或本土的自治傾向。我一直向台灣的學子、學生、報界鼓吹，要利用台灣兩邊的分離狀態，做兩個重大的實驗：一為島內民主化傾向，蔣經國先生過世後，台灣各界如果能認同這個目標，逐漸趨向於穩定化、民主化、制度化，這就是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貢獻；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靠著自己的力量，爭了一口氣，也就是說民主適合中國，我們一定要打破有人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不能施行民主」這種神話；不管這個民主有多少自己的文化特色，不論是實人政治也好，菁英文官制也好，但我強調一定要打破這個神話，做出自己的民主事業，為中華民族爭光。

第二個試驗是在台海兩岸以競爭的方式創造一個變相的多黨制，這個多黨制不只在島內，而且是在大中國的範圍內。現在由於大陸的開放改革政策，愈來愈趨於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台海兩邊的信息交通，台灣不論是經濟層面、政治方面的發展，將對大陸的決策層及民間的意識、知識份子的意識有相當大的回饋。

我常說日本人搞成功了，給亞洲人爭光；新加坡搞成功了，雖然一部份是華人，但畢竟我們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搞成功了，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如果台灣搞成功了，在大陸的民間意識及領導人的意識中間，都將是直接、正面的刺激。為了祛除大陸使台灣人憂心之處，台

灣人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創造出一個多黨競爭制。在保持一個中國的承諾下，不斷在民生建設、經濟建設、技術合作方面對大陸提出建設性的挑戰。許多台灣中小企業家要與大陸做生意，又擔心共產黨其他他們的產，要消除這個顧慮，一個辦法就是將你的資金及投資，透過國際組織，不論是商會，或是經濟組織投資到大陸上，有了國際保障，就可以比較放心了！

## 台灣民主化促進大陸發展

錢穎一：現在台灣經濟成功，大陸領導人心裡還有一條退路，或說一個下台階的方法，就是台灣經濟雖成功，政治上還沒有完全成功呢！

丁學良：我可以很樂觀的說，大陸受過高等教育知識分子，隨著資訊來源的豐富，對台灣民主事業所抱的期待與關懷愈來愈多，但我認為台灣民主事業的成功，對中華民族要取得充分的意義的話，必須有大中國的承諾，那怕是口頭的承諾。如果台灣成為獨立的國家，即使他有非常民主化的結構，也只能像新加坡一樣，對大陸的影響是相當間接的。

楊炳章：我認為台灣在未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內，仍將處於政治過渡時期。如果台灣出現真正的民主或多黨制的話，對大陸政治經濟的影響將產生催化劑的作用，就會是個了不起的貢獻。

胡平：大陸政治經濟改革的速度愈慢，我認為台灣獨立的民主化，我建議反對黨行為應更理性化，嚴守民主的規則；相對的，執政黨要加速他們改革的步伐。大陸現在拒絕民主，可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共產黨說自己是社會主義，不要學習資本主義不好的東西。第二方面，知識份子另有一些理由，這是中國因為文化種種原因不可能搞好民主。如果台灣搞成功了，對於那些懷疑

民主是否在中國可行的人，提供了一個新的經驗，也使知識份子從台灣得到一定信心。

對於第一個共產黨的理由，並不是說大陸搞不了民主，而是共產黨自稱大陸實行的是最好、最高的民主。這個理由若不能突破，大陸民主的路程就相當艱辛。

反過來說，如果台灣民主不成功，大陸當局拒絕民主的理由就更多，共產黨會說民主是壞的；他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是無產階級；他們好我們也不要，更何況他們搞得這麼糟。

我們都希望對大陸產生更積極的影響，但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採取一些比現在更主動的措施，避免意識型態上的僵硬。共產黨所以被人批評，就是在實行共產主義或其信仰時，把民主的原則不要了。如果台灣願意承認自由民主這個原則，就應強調其中立性，對各種價值觀念兼收並蓄；最基本的無非大家遵守共同的規則，從這個角度出發，大陸也比較容易接受，也願意吸收台灣的長處。

我認為讓彼此放棄意識形態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保持自己的信仰，卻不咄咄逼人，大家就可和平共存了，我覺得現在彼此都應該強調寬容的思想。

丁學良：我不贊成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對大陸起正面作用影響不大的這種說法。我想分兩個層次來看，一是官方的說法，一是民間力主民主、力主改革的知識界及民眾。

毛澤東去世後，大陸上很進步的一點就是現在高層領導人，不管他真正的信仰什麼價值，但他們已經不顧及知識階層、民眾階層的想法。雖然他們不能做到像美國政府這種程度，但在制定政策時，已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了。

如果台灣民主化搞得越好，但沒搞成獨立的傾向，意識形態再寬容些，使得大陸上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民間對幹部領導強烈表示他們對民主的要求時，以台灣為不範，就可起相當有效的作用。

顧為群：我覺得大陸改革的程度要遠比台灣了解的要高，大陸現也有了二十

萬個私有企業，共產黨也開始說自己不夠民主，希望能在漸進的過程中將民主的運行推上軌道，這些都是好跡象。

楊炳章：接觸的門在開著，蔣經國先生過世後，希望這個門會愈開愈大，我希望下一步能見到經濟的接觸與文化的交流，通過交流只會達到互相了解。最後兩岸是怎麼結果，就讓它通過這種交流，自然形成吧！

## 希望訪問台灣

錢穎一：第一，我個人對台灣在一段時間內的民主進程抱有大的希望，也希望台灣執政黨做出一個重大的步驟，給予在野黨的比其要求的更多，使得爭執比較容易化解。

第二，我希望國民黨也好，民進黨及所有關心台灣民主進程的人也好，應該把民主與台灣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進行認真的反思，對過去的政策做出認真的檢討，放棄僵化的意識形態，飛躍到追求民主的框架下。至少要在南朝鮮前面。

第三，做為一個海外留學生，我們很希望去台灣，了解台灣，不論是開學術研討會也好，訪問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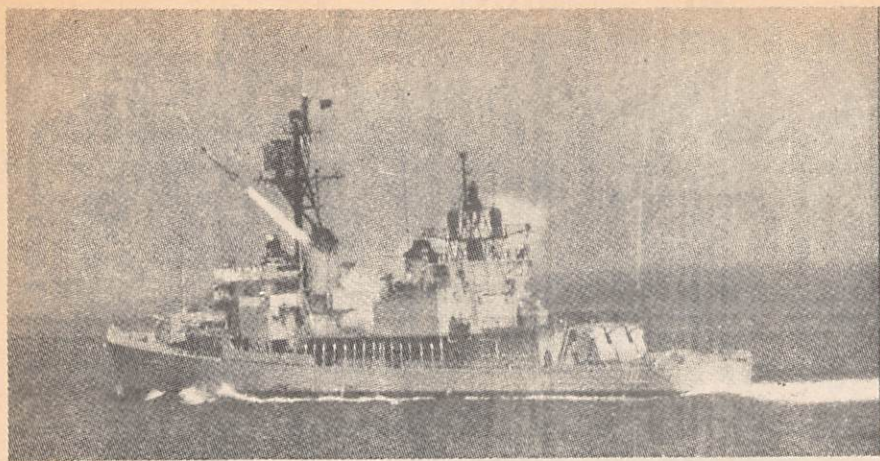
最後，我再強調，我相信台灣的民主進程將對大陸有很深遠的影響。

丁學良：大陸上很多人說：「中國人這麼多，又那麼窮，封建歷史那麼長，民族性特殊，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就會出亂子！」我不願相信他們的話，因為歷史條件的緣故，我們真誠的把民主化事業成功的希望寄託於台灣的同胞，希望你們能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為後代的中國人樹立典範。

胡耀邦曾說：「為什麼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朝鮮，大陸不如台灣，我們應該徹底進行反思。」我希望任何在台灣從事政治活動的人，能超出本島政治家的風度與意識，放眼大陸，放眼世界。

# 請中共不要把槍口對準台胞

(華僑·美國) 周立仁



中共的海軍力量在日益加強



中共坦克部隊

一月六日，香港「快報」刊出了一則消息，說是中共並未排除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意圖，而且還加強模擬演習，中共的總參謀部並修訂了一個封鎖台灣五個港口、中斷四條河流兩岸交通的攻台方案。

「快報」的消息說，一九七九年中共總參謀部擬訂了「關於解放台灣作戰案」，八年以來，中共根據這一作戰方案先後在海南島、崇明島、遼東半島等地完成七次演習。

中共總參謀部的情報與作戰部，還先後派出八名師級以上幹部，迂迴日本和美國以觀光名義進入台灣實地偵察，並根據偵察結果，在不久前完成了「關於解放台灣新的作戰修正案」，內容分為三部分：

第一步，全面封鎖台灣，西岸封鎖高雄、基隆、台中三港口，東岸封鎖蘇澳和花蓮。

第二步，空降一批穿國軍制服，持M十六步槍的共軍特種部隊，針對機場、飛彈基地、雷達站等重點目標展開攻擊，爆破中港溪、濁

水溪、鹽水溪、淡水河上的橋樑，把台灣分割成幾個互相孤立的地區，以便逐個擊破。

第三步，以直升機空降傘兵攻佔機場港口，建立橋頭堡。接着以飛機和運輸艦、登陸艇運兵在守軍兵力薄弱又不易增援的宜蘭地區登陸，爭取以最少代價取得立足點，再同國府慢慢周旋，以戰迫和。

「快報」還在消息中說，最近五年來，中共在門戶開放下，從西方國家得到不少軍工科技的尖端產品，在東海和南海的多次演習，無一不是針對攻台而設計的。

一月十日，台北聯合報系的「美國世界日報」，又在第二版的「台北傳真」欄中說，中共的這項極機密作戰計劃被香港媒體揭露，引起普遍關切。一名外國通訊社駐台北記者說，該社駐北京記者曾就此事向中國國防部求證，但遭拒絕。

世界日報的報導還說，中共在擬訂對台灣作戰計劃後的七次模擬登陸演習中，國府情報人員均詳細掌握情況，並有部分情報人員為此犧牲。

為了因應中共策劃登陸宜蘭地區及封鎖蘇澳、花蓮等港口，國府近幾年也頻頻在上述地區舉行反登陸、反空降的漢光演習，並把剛從荷蘭買來的海龍號潛艇的專用基地，設在台灣東部海域，印證了國府對中共的攻台計劃有相當瞭解和應對之策。報導並說，台灣宣佈解嚴之後，大陸漁船大量集結在花蓮以北及宜蘭附近沿岸，經海軍實施登船臨檢及押回偵訊，也證實這些漁船負有偵探任務。台灣的報紙說，依臨檢所知，中共的漁船多數沒有漁具，但有簡陋的通訊器材，甚而有雷管、炸藥。漁船騷擾就是中共當前對台統戰重要手段之一，目的在蒐集情報，窺探虛實，製造困擾，為武力犯

台鋪路。

台灣軍方一名高層人員透露，一九八七年的漢光演習一反往例不邀請記者參觀採訪，最主要原因是中共知道它的計劃洩密，特別修改部分攻台計劃。而修訂後的最新攻台計劃，也為國府情報人員取得，其中包括已訓練兩個特戰師，每人均會台語或山地話，完全依國軍編制、穿國府軍隊制服、持仿製的國府軍隊武器。作戰程序則分為三波：利用夜間低空跳傘著陸後，先負責空降場的清理與警戒，掩護第二波以美製直升機攜帶輕兵器與補給品降落；第三波則為較重裝備與增援部隊。會合後，除攻佔機場、雷達站及港口外，同時另一批人員則強佔各電視台、廣播電台，以發佈假消息迷惑人心，並且在街頭射擊民衆，造成民衆恐慌及難分敵我真偽。

報導說，中共的這一攻台方案，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已獲知。國府已根據中共各項謀略，實施兵力機動調整，並多次暗中演習反制方式。在台北方面，國防部發言人張慧元於一月八日就這項報導發表談話說，台灣政府雖然在去年宣佈解嚴及開放大陸探親，但是國軍整軍備戰工作，卻從未懈怠，同時對中共任何軍事計劃行動及歷次演習，均予密切注意，並妥擬對策。

另外，中華戰略學會資料出版部主任喻顯群將軍也在一月七日說，有關中共攻台方案，「早在數年前即已為我方洞悉，我國軍也早已擬訂有效對策殲敵於台海之中，絕無可能讓中共有佈雷及空降之可能。」喻顯群進一步表示，按常理判斷，中共故意洩漏新訂的「解放台灣作戰案」，即表示中共是在玩弄恐嚇的伎倆，因為中共若真有犯台的企圖，絕不可能會將此作戰方案外洩。其次，攻台方案中，頭一條

為封鎖台灣的高雄、基隆、台中及蘇澳港，若要封鎖港口，除非中共佈雷，若以轟炸機佈雷，必為台灣的空軍殲滅在台灣海峽上空；若以潛艇佈雷，基隆、台中與高雄港外海水淺不適潛艇活動，而蘇澳、花蓮有台灣的潛艇防守，再加上台灣的海、空軍頻繁的反潛巡邏，也不可能給中共潛艇任何佈雷的機會。

我只能從報紙上得到這些資料，無從分辦香港快報和美國世界日報內容的真偽，但我特別注意代表中共利益的報紙的報導。也許是我接觸的資料不夠多，在美國沒有看到中共對這一報導的否認或駁斥。不過一月十日世界日報發了一則國府前立法委員雷渝齊，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一月八日討論「中國統一問題」的短稿，黃文放在討論中再三強調，中共不可能放棄以武力攻台，但又重申按「雷渝齊說，中共不斷表示不放棄以武力攻台，但又一再說希望和平解決統一問題，不但矛盾，而且只會造成台灣更不願意與中共接觸。但是黃文放的說詞是，中共如果不保留以武力攻台的可能，台灣可能會被外國拿去。新華社是目前中共駐香港的官方最高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長許家屯實際上已是香港的太上總督，黃文放又是新華社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談話的內容當然是反映中共官方的立場，實際上他說的那些，也只是重複中共高層人員一再說過的舊調。

中共對台灣的策略，雖然由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初的血洗台灣、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擊金門、到現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其間又有葉、鄧發表的對台灣處理的幾條原則，中共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三通四流等口號與策略的出現），但萬變不離其宗的，可以說是

軟硬兼施、威迫利誘。有些口號中共也是在認為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的前提下，言不由衷的說而已。最明顯的兩個例子，是王錫爵駕駛華航貨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之後，台灣居然同意以談判的方式索回人機，令中共措手不及。另一個例子是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不要說是中共沒有料到會有這一發展，就是國民黨內的一批人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會說辦就辦。難怪中共在探親熱潮開始時的衝擊下，表現出失態。中國之春也有過文章談這件事。

而在威迫和硬的方面，中共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由鄧小平或其它高層人員發表不排除以武力攻台的可能，並且一再向美國表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障礙。

對於中共的利誘，國民黨雖然一直以這是中共的統戰作法為由，拿出三不政策對付中共提出的三通四流，但在開放大陸探親後，三不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而且國民黨儘管可以不理會中共的利誘，但却不能對中共的武力攻台掉以輕心。

中共是否真的會以武力攻台，或是否應該以武力達成統一的目的，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中共是否會真正的去作某一件事，是很難預料的，但是以武力攻台這種事，是必須慎重考慮的。

中國之春刊出的好幾篇文章中都說，中共的武力在世界上居第三位。但從近代的幾次區域性戰爭中，可以明顯的看出，無論一個國家的軍力如何強大，在對一個弱國作戰時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以兩個世界超強來說，美國在韓戰時怕引起世界大戰，只能打不求勝利的戰爭。而越戰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創傷和政治影響，至今未消。蘇聯自一九七九年底進兵阿富汗後，至今一直陷入泥淖中，亟欲在國際上能顧

全面子的情形下抽身。

中共最近一次的對外用兵，是出兵教訓越南，結果並不十分理想，暴露了本身的許多弱點。如果對台灣用兵，登陸和空降作戰，在武器、通信、補給等各方面，需要更尖端的裝備，和付出更重大的傷亡代價。而台灣在四十年代的仇共、恐共教育下，在遇到中共的武力攻擊後，必然誓死抵抗。即使中共不惜代價攻下了台灣，得到的是一堆焦土或廢墟，中共是否值得這樣作？

在另一方面，台灣今天的省籍問題已使國民黨頭痛不已，二二八事件的陰影至今仍在，中共如果對台灣用兵，所造成台灣人心中的仇恨，不知要比二二八大多多少少千萬倍。中共所說的什麼同胞心向祖國，那是說給自己聽的。今天在台灣有許多人，基於民族的感情希望中國統一，但要他們去過共產制度的生活，打死都不會有人願意。

在國際間，對台海局勢最關切的首推美國和日本，尤其是美國更居於關鍵地位。美國基於制衡蘇聯的戰略着眼與中共建交，但政府、國會和民間親台灣的力量仍然很大，從美國對蔣經國去世的反應和作法，不難看出這點。而且台灣在美國的北美協調會駐各大城市的辦事處數量，仍多於和美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共在美國的領事館。

美國在中共的不斷壓力下，雖然減少了對台灣的武器銷售，拒絕售予最新的戰鬥機，並向西歐國家施壓不讓它們賣武器給台灣。但在另一方面，美國也不斷表示不會向台灣施壓與中共談判，並且在台灣關係法中明訂要維護台灣的安全。在軍售方面，美國也每年售予台灣必需的防禦性武器，並按通貨膨脹的比率在金額上有所增加。凡此種種，都顯示了美國希望

維持台海間的一定均勢。台灣緊緊站在美國一邊，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至於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在台灣不但有重大的經濟利益，而且在政治上還對台灣野心不死。田中角榮當首相時雖然和中共建交，但自民黨中仍有強大的親台勢力。國民黨內也有一批親日派或知日派。

中共如果對台灣用兵，當然不能不顧及國際間的反應和美國的立場。

對中共內部來說，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太多太多了，台灣問題應該不是當務之急。鄧小平雖然年事已高，迫切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解決統一問題，但他也時常提到，台灣問題可以等一百年也無妨。中國之春的作者群和讀者，對中共問題和大陸情形的瞭解比我深入多了，這個問題最好由他們提出高見。

我個人認為，台灣的存在對大陸無害，在種種主、客觀因素限制下，台灣在任何一方面都威脅不到大陸，反而能夠促進大陸的改革。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國民黨很清楚，台灣獨立會給予中共用武的藉口，但中共也該知道，時常提出用武的威脅，也給予了主張台獨的分子要求獨立的口實，和一千九百萬台灣居民痛恨共黨的原因。站在我們這些認同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海外遊子的立場，我們不願也不忍再看到中國人的互相殘殺、生靈塗炭。今天台灣在經濟發展、民主過程中走的快了一步，這是值得全體中國人欣慰的，不要因為兩個政權的制度不同否定對方的一切。

寄人籬下的海外僑民，最迫切希望的是有一個安和樂利、統一和強大的祖國。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能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永遠不要再發生槍口對着自己同胞的事。

##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板金、噴漆、換油、保養、舊車買賣、歡迎比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 廣州餐館

KONG CHOW RESTAURANT, INC.  
48 CENTER STREET, RUTLAND, VERMONT 05701  
TEL:

正宗粵菜 · 名廚主理

精美菜式  
大宴小酌  
堂食外賣  
價錢公道



國民黨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最近又作了兩項重大的宣告，一是擴充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鼓勵資深代表自願退職，停止國大代表遞補制度。一是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率團參加白宮早餐祈禱會，二月五日在華盛頓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如果反對黨能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選票，國民黨願意成爲一個在野黨。但是他又說，「由於我們推行民主改革，因此我相信，我們的黨能保持優勢。」

這兩件事中，後者尤其有它的重要意義，這是國民黨建黨將近一百年來，首次由一位高階層人士，對國際正式宣佈，如國民黨爲選民

### ●台灣專欄●

# 台灣不可有披著民主外衣的暴力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鄒國仁

所拒，它將接受這一結果。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個執政黨前所未有的態度。相形之下顯得中共的四個堅持更不合乎現代潮流。

不過正如馬英九所說的，國民黨在短期內還看不出有成爲在野黨的可能，這一宣告的意義在它的政治性。但是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問題一方面即將在明年的選舉中接受考驗，一方面又面臨着許多資深代表的抗拒，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原則上筆者認爲國會非徹底改革不可，但退職方案中剝奪外省第二代的問政空間，却非常可議。

關於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問題，首先是由馬英九在今年一月卅一日透露的。他說，國民黨

正在加速研擬「充實中央級民意代表」及「地方自治法制化」兩個方案，以增加、擴大國會的代議性，這兩項方案並將在合理的範圍內，作最大幅度的民主改革與制定。目前立法院三百一十二個席次中，台灣地區選出的增額委員佔一百席（出生於台灣的有七十三人，餘爲海外僑選），國民黨一方面在研究讓老立委退休的辦法，另一方面並將使立法院席次減爲一百七十個。馬英九沒有說明這一百七十席產生的方式，筆者的揣測是在勸退老立委後，完全由台澎金馬地區選出。

在馬英九的談話之後不久，國民黨中常會二月三日通過了十二人小組研議的充實中央民

意代表機構方案，這一方案包括五大原則。第一，訂定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之總額，重擬定自由地區分期擴增之名額，自一九八九年的選舉開始實施；第二，鼓勵資深（非增額）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休，並訂定辦法，酬謝他們對國家多年的貢獻；第三，資深代表因長年臥病或長居國外，不行使職權已達一定期間者，視爲自願退職；第四，停止國大代表出缺遞補；第五，不設大陸籍代表。

台灣的立、監兩院和國民大會，自從國府在一九四九年遷到台灣後，因爲無法改選，所以一直到現在仍然是第一屆，後來因爲老代表不斷凋謝，於是有增額委員和代表的產生，而

在早期的增額代表中也是不必改選的終身職，他們不在勸退之列，如監察院中的周百鍊、立法院中的劉潤才等人，後來才改爲定期改選。

對於這一方案，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二月六日的海外版社論中，以「憲政之體制不可變，而非常時期之認知不可無」的立論，認爲它有「正當的合法性與切實可行性」。中央日報的這一社論有下列幾點目的。第一是反對黨不滿意這一方案，他們要求的是全面改選。馬英九對不全面改選的說法是，要考慮到合法性與現實憲政體制的精神，同時以國內團結及政治和諧爲前提，他認爲這一改革方案表面上無法在短期內收到效果，但將來執行開始後會逐漸發生作用，預料立法院一九八九年改選時，可大致達到改革的目的。

中央日報在二月六日的社論中，更進一步對主張全面改選者認爲資深立、監委沒有民意基礎，應該全面改選以符正當合法性，提出了答覆，表示國大代表之繼續行使職權，是因爲任期未滿，爲憲法廿八條所明定（原文是：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爲止），而立、監委之繼續行使職權，任滿後三年，係由總統咨請立法院同意繼續行使職權，俾法統不致中斷，社論中並以兩次大戰時的英國國會爲例，支持它的立論。

第二是對強大的退職抗拒力量表明了執政黨的立場。反對退職者的論點是，民意代表依憲法規定，僅能「由原選區罷免之」（第一三三條），即使總統依「臨時條款」決定動員戡亂大政方針，亦不得爲違憲之立法。但是中央日報的這篇社論認爲，如果像全面改選論者所主張的嚴格一律強迫退職，誠難免違憲，但在「非常時期認知不可無」之法理學上的情勢變遷原則之適用……其正當合法性亦無可疑。（

筆者願意在這裏指出，中央日報這篇社論寫得其糟無比，很像是法官的判決書用語，一般人是有興趣把它看完的。

這一方案的另一爭論，是決定不增設大陸代表。內政部長吳伯雄的解釋是，「根據臨時條款規定，只有在大陸光復地區才可辦理新的選舉，台灣是自由地區，於法不符，同時中華民國憲法是在大陸制定，已具備充分的法統代表性，因此未考慮增加大陸籍代表。」這一解釋顯然沒有產生足夠的說服力，連一向支持國府的美國世界日報，都在二月六日發表社論說，「不設置大陸籍代表的名額，却有人願意會不會發生維繫法統的問題？而且對台灣內地籍同胞的第二代，幾乎被剝奪了擔任民意代表的機會，省市議會的情形就是例證，當選省市議員的內地籍人士，有如鳳毛麟角。」對於國民黨考慮減海外地區選產生的名額，並使其僅具象徵意義，世界日報認為「立法院，終將消失憲法所規定的全國性、全民族性的基礎，與台灣省議會、台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的性質相差有限了。它將如何放眼大陸？又將憑什麼號召海外？」這一篇社論進一步指出，「任其偏向本土化發展，勢將影響在台灣的本省籍同胞與內地籍同胞之間的團結和諧，也將影響海內外同胞的大團結。」

國民黨實施三不政策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不讓中共以地方政府對待它，但它在許多作法上，又偏偏朝地方政府的方向走，本土化就是一個很值得懷疑的怪胎，如今連世界日報都提出了質疑，國民黨實在應深思熟慮。

這一方案受到的最大阻力，當然還是來自一些資深代表，尤其是民社黨、青年黨兩個在野黨，以及在國會三個機構中最不能發揮功效的國民大會。台北的聯合報在國民黨的退職方

案公佈後，用電話訪問了一些資深代表。在兩百四十位資深代表、監委中，十八人因生病無法作答，十一人住院不在家中，九十三人因出國或外出聯絡不上，卅一人無意見或拒絕回答，實際接受訪問的有八十七人，其中七十五人贊成建立自願退職制度，反對者只有十二人，但其中有七人表示無論有關方面如何勸導都堅持不退。在贊成建立退職制度的人之中，有部分也提出了附帶條件：一、退職後需有好的安置，二、他們的退職能維繫法統於不墜，三、退職一事最好能獲多數委員同意。

至於反對退職者的理由，聯合報依次列出了八點：一、違憲（不合法），二、會造成台獨的事實，三、應回大陸再改選，四、退職金太少未來生活無保障，五、退職後立法院將無法立法，六、身體很好為何要退職，七、局勢亂不可退職，八、無法向大陸選民交待。

在訪問兩百卅八名資深國大代表中，有一個很微妙的現象，百分之五十七贊成自願退職辦法，但其中却有百分之四十七自己不願退職，只有百分之十五願意。反對者的理由和資深立、監委所持的大致相同。

根據台灣報章的報導，部分資深代表認為他們退職之後，國會立刻會成為地方議會，有人認為他們長期參贊國事，如今却成為被改革的對象，退職方案益添他們被全面否定的危機感，內心的不安與不滿不難理解，民、青兩黨人士則表示對國民黨的政策，並無法律以外的服從義務。還有人說他們是政爭之下的犧牲品。

但是擔心退職之後生活問題的，可能佔絕大多數。中央民意代表目前一個月可領十多萬元新台幣（以廿八點五元折合一元計算，相當於三千八百五十多美元），一年約一百卅萬元，如果以政務官退職辦法辦理退休，每人最

高只可領到一百八十萬元，難怪這些人不肯退職，有人甚至還說「政務官那有我們資深？」國民黨當然也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在內政部草擬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職金給與條例」草案中，將退職金提高到將近四百萬元新台幣，希望可因此鼓勵一部分資深代表自退。此外三個國會的國民黨部也各自研擬辦法，照顧這些退職代表的福利，給予精神慰藉。

但是整個的社會輿情，是主張這些人自退的，一些增額代表更認為國會改革的進程趨緩，將給予反對者更大的活動空間，對國民黨下次的選舉態勢並無助益。還有學者專家認為，任何人都有他的時代使命，這些老代表在人生的歷程中，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時代任務，如今下台的樓梯已準備好了，如果再不自退，是妨礙在台灣建立民主政治體制，不但是在實踐國民黨對中國的使命，成為國民黨的一大包袱，而且勢必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罪人。

資深代表的反擊，可以用資深立法委員汪漁洋二月十三日在中央日報海外版發表的「立法的證言」一文作代表，汪文中歷陳了四十年來他們對國民、對國家的貢獻，反駁一些人認為他們是「既得利益階級」、「處於養存地位」的說法。由國民黨的報紙刊出這篇文章，不難想像資深代表抗力之大。

筆者個人也認為，不管這些資深代表說的多麼有理，四十年不改選總不是正常的現象。筆者不但贊成應該改革國會，還認為應該一次徹底的解決一些問題，例如省、縣、市所有議員的總和，還沒有三個國會中的人數多，就是倒金字塔的不正常現象，如今國民黨也說要把立法院的議席減到一百七十個，就是一種務實的作法。

三個國會機構中最棘手的是國民大會，雖

然國民大會在功效上最不能發揮，但六年一次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却需要這些代表的一票，而且國民大會掌握了修憲權，國民黨要在不變更憲政體制下改革國會，難處可以想像。

但是在另一方面，筆者也同情這些老代表，更不贊成對他們作人身攻擊甚至人格的侮辱。造成台灣今天的這種局面，是當初誰也沒有想到的，也不該由他們來負主要責任。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退處台灣，內外交困之際，是靠這批人爲它撐起了場面，維持了政權的延續，甚至連蔣介石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的復行視事，在程序上也是由當時隨同國民黨到台灣的三百八十多名立法委員聯名敦請的，而蔣介石的一再連任總統，也是經由國民大會在憲法上以臨時條款的方式取得合法性。這些人爲國民黨當了四十年的驕夫，如今要求光榮、尊嚴的下台，也是人性的正常反應。當然，這些人也應該見好就收，認清時代的潮流。在合情、合理的辦法下交卸任務，豈不皆大歡喜。

筆者尤其不贊成對老代表作人身攻擊或人格侮辱。是這一批人撐起了三個國會機構的場面，今天的一些增額代表才能進到議事的殿堂，你總不能在擠得頭破血流自己進了這屋子之後，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對，要把它整個拆掉。事實上，一些經常出席會議的老代表，也認爲那些長年臥病，從不出席會議的人，應該強迫他們退職。

但是值得擔心的是，在國民黨的方案下，今後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幾乎不可能有問政的空間，在台灣一千九百多萬人中，外省人約佔百分之十五。民主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也要尊重少數。但是今天在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下，少數外省人只有靠單打獨鬥的進入議會。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趙少康認爲資深

委員應該退職的理由是，就是因爲有這些在大陸選出的老委員佔了立法院的名額，所以國民黨才不提名外省人。其實這話毫無根據。各省、縣、市議會中沒有老代表，國民黨選不是照樣不提外省人。各縣市長中又何嘗有一個老人，外省人照樣沒分。就算老代表在一夜之間全部退職，國民黨在貫徹它的本土化政策下，仍然不會提外省人。即使有也是明星式如趙少康者才有機會，但趙少康仍要靠自己的單打獨鬥。雷渝齊是外省第二代從政的另一個悲劇例



雷渝齊出獄後受到民衆的歡迎

子。他本來是國民黨的悍將，在競選時爲國民黨辯護不遺餘力，但是爲了以後的選票，他不能照着國民黨的本子辦事，結果反目、入獄。林正杰的投入反對陣營，是外省第二代從政的另一種方式。無論那種方式，都很艱苦和痛苦。將來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加強貫徹之後，外省第二代的際遇會更悲慘，於是早已有人說不惜當吳三桂或施琅。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國民黨如果不能正視和化解這一問題，這顆埋在地下炸彈總有一天會爆炸，弄得同歸於盡。理由很簡單，這三百萬人要活下去啊！今天國民黨爲了鞏固它的政權，爲了結交新朋友，不惜遺棄這三百萬四十年來對它始終效忠的老朋友，而台灣人又把他們當作吃蓬萊米的豬，到了外國當地政府說他們是中國人，而大陸和香港出來的人又說他們是台胞，這些人內心的悲憤真是一言難盡。

民主政治是一種協商和妥協，如果是以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對待某一部分人，剝奪這些人的生存空間，我寧願不要這種「民主」。這種披着民主外衣的暴力，比專制獨裁更可怕、更可恥。

李登輝當台北市長時在一個場合發表演說，暢談對市政建設的抱負，筆者是台下的聽衆，至今仍然記得他強調的，認爲制定一個壞的規章制度，比沒有規章制度更壞。如今李登輝已身兼總統和國民黨的代主席，希望他仍能秉持他一貫的信念，如其制定一個剝奪外省第二代問政空間、乃至於危及他們今後生存的惡法，不如從長計議，不一定要趕在明年的立法院選舉之前實施。

國民黨不是一再強調和諧、安定嗎？有三百萬人生活於惴惴不安與不平中，何來和諧與安定？

# 讀唐樹備公使談話有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何邊仁

二月四日《中報》載駐美公使唐樹備歸國前夕發表談話，其中涉及到留學生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一事，值得注意。

唐樹備表示他不贊成我們留學生的政治活動，此話說得太含糊。衆所周知，國內有關當局已明確宣布「中國民聯」爲「反動組織」，民聯成員楊巍因爲貼了幾張標語、散發了幾份支持趙紫陽改革派的傳單而在一次不公開的「公開」審判中被判處兩年徒刑，國內的人，哪怕是僅僅和民聯有所「接觸」就要「予以追究」，如此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贊成留學生的政治活動，已成爲第二位的問題，首要的問題是是否承認我們有此政治權利。我是不贊成男人留長髮的，但是倘若有一位小伙子因爲蓄長髮而被別人強行剃頭，甚而毆打、關禁閉，那麼在問到我對整個事件的態度時，我就必須提出抗議，維護那個小伙子的權利。面臨這種情況，一個人要是不去對侵犯人權的做法表示反對而只是在那裡說他不贊成蓄長髮，我以爲是完全錯誤的。

唐樹備反問我們爲何不到中國去搞政治，而要在美國搞。這個問題應該倒過來問我們的

政府：爲什麼一批關心國事的中國人可以在人家的土地上爲中國的自由民主呼號，却很難在自己的國土上從事同樣的活動呢？

至於說到在美國出版寫文章能對國內產生多大的影響，那取決於我們國家的開放程度。「文革」中，海外許多人寫了很多有價值的批評文章，由於當時的掌權者搞閉關鎖國，這些好文章沒能起到其應有的積極效果。所以，唐樹備與其譏諷人們在海外寫文章不能對國內產生較大的影響，不如反過來要求我們的政府真正實行「全方位的開放」。如果唐樹備願和我們一道，促成國內真正開放，以便海外的報刊得以自由地流入大陸，從而使海外的人們能爲祖國的建設發展起到更直接的作用，那不是很好嗎？

唐樹備說，中國是有缺點、有毛病。不對，應該說中國的政府或執政黨有缺點、有毛病。不知是唐樹備本來就說的不對，還是記者整理有誤，（因爲該文有一句話「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進行與中國對抗的政治活動」，這裡的所謂「與中國對抗」一說顯然是錯誤的，照此邏輯，我們就得說當年在美國的阿基諾是在和美

律賓對抗，金大中在和南朝鮮對抗等等。但是，這篇文章的副標題稱「留學生反對派」而不稱「敵對派」或「反動派」、「反動組織」則是正確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的執政黨、我們的政府都已經承認自己有缺點、有毛病，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包括一些嚴重的錯誤。但另一方面，他們依然不承認人民有批評自己、反對自己的權利，依然要把那些依循和平方式提出批評反對意見的人或組織打成「反革命」或「反動組織」。共產黨在爲自己的錯誤辯護時，告訴大家：「我們是人不是神」。很好。可是，爲什麼當我們把你們當做人，也就是和我們平等的存在來看待，向你們提出不同意見、要求獲得平等的政治權利的時候，你們立時就採取高壓，又擺出高人一等的神的架勢來了呢？

在談話中，唐樹備又要我們搞「憶苦思甜」，要我們把「現在與四九年比，與文革時比」，這種只和自己比、不和別人比，只比過去，不比現在的作法，在大陸已實行了三十多年，其結果又如何呢？這種只講「縱比」不講「橫比」、只「向後看」不「向前看」的作法，這些年來在國內的公開報刊和私下談話中，早就遭到了有識之士的一致反對，相信在海外更不會有人欣賞。

唐樹備說，一些人若把美國的民主來套中國，現在做不到，也不應這樣做，因爲對安定團結不利。

並沒有人主張在現在的中國立刻就實行美國這一套民主，因此唐樹備是無的放矢。多年來，每逢有人提起民主，我們的當局總是給你安上一組限制制詞，曰「資產階級民主」、曰「西方式民主」或曰「美國式民主」，然後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把你的主張否定掉。你要問他什

# 也談西藏問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王亞軍

我是一名地質工作者，由於工作關係，於大學畢業後曾在西藏地區生活、工作數年。對於留美學生阿沛·晉美的大作「西藏暴亂的背後」一文，實在不敢苟同。

在此，我願將個人在西藏的所見所聞如實寫來，縱有為中共當局添加「溢美之詞」的嫌疑也絕不迴避。我想，「中國之春」倘若真是一塊開放性的民主園地，就不應將我的看法拒之於門外。

首先，我從阿沛·晉美先生的大作中，感到此君對西藏情況全憑第二手資料，缺乏實際感受。老實說，我甚至懷疑此君究竟在西藏生活過沒有，依此君自述的家庭背景「我父母都是西藏的著名愛國人士」，一九五九年的不幸事件發生後，他就應當作為人質被羈留在北京城內，無法返回西藏了。

我幼時就讀於北京育英小學，那是一所典型的貴族子弟學校，其前身為「延安保育院」，校慶是蘇俄國慶——十一月七日。校內設備之好，甚至超過美國（育英小學有一座動物園，至少我在美國尚未見到有動物園的小學校）。我清楚地記得，五九年西藏事件發生後，校內突然增添了若干名藏族同學，那時候正值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食物之匱乏已影響到育

麼是「無產階級民主」、什麼是「東方式民主」或什麼是「中國式民主」，他們又從來不作任何具體的說明。據說，我們中國現有的民主已經比美國的民主要高明一萬倍，然而一個十億之眾的國家，目前連一家獨立於執政黨和政府權力之外的出版物都沒有，不用說「高度」，連最低度的民主要求也沒有做到。前年冬天大學生遊行，無非是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但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給壓了下去。中國民聯的近期目標也無非是上面幾個最基本的自由，却被扣上「反動組織」的罪名通令天下。不錯，我們的一些領導人常常談起「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可是，既然他們否認分權、否認制衡、否認自由競選、否認輿論獨立，那麼他們所說的「民主」還能剩下什麼內容呢？

按照唐樹備的邏輯，似乎在中國一搞分權制衡，輿論獨立，中國就必定大亂。但何以如此，唐樹備却未曾提供任何論證。歷史經驗倒是提供了相反的結論，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英國，三百年（一六八八—一九八八）間國泰民安，沒有分權制衡、輿論獨立的新中國，建國不到四十年，大亂小亂又發生了多少？鄧小平也說過，像「文化大革命」這種動亂，在英美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就不可能發生。其實，正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才如此關心民主的建設。當然，關於在中國應當如何逐步實行民主，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需要大家作認真的研究和深入的討論。《中國之春》雜誌很樂意為這種討論提供一個開放的論壇。我們希望包括唐樹備先生（雖然唐先生已離任歸國）在內的海內外各界朋友能與我們共同進行平等的、理性的討論，不知唐樹備先生及使領館的其它人們以為如何？

英小學的伙食，但這些藏族同學却可以終日大嚼特嚼自備的牛肉乾，令漢族少爺們眼紅不已（我當時就想過：「要是我爸爸也是個西藏大牧主多好！我也可以整天吃牛肉乾了！……」）。稍長，我才懂得了，這些藏族同學歸不得故鄉，心情很苦悶。他們並不喜歡北京的生活，却離不開京城一步。說起來，小年紀便成為政治鬥爭的籌碼，也怪可憐的。

言歸正傳。我認為，中共（其動機暫且勿論）確實為西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舉世聞名的青藏公路，是中共用金錢和軍人的性命築成的。據統計，青藏公路的浩大開支，相當於用四塊袁大頭拚成一排，從頭鋪到尾。戰士們付出了巨大犧牲，平均每公里死一個人。

如果你曾在青藏公路旅行過，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滿載着內地物資的車隊源源入藏，而出藏的車隊大都是空空如也，少數車輛上載着木材、牛皮、羊皮等西藏特產。

如此，許多內地短缺的緊俏商品，如永久牌自行車、高檔煙酒、大白兔奶糖等等，在西藏地區都是常見之物，以致形成入藏人員返回內地時大量購買上述物品以贈親友的貨物倒流現象。有一年中國與法國組織聯合考察隊進入

喜馬拉雅山，連法國人都對這種物資倒流現象表示驚奇。

我在西藏地區跑了幾十個縣，結交了許多藏族朋友。除少數藏奸之外，一般藏胞都不喜歡共產黨，但是沒有人否認共產黨給西藏帶來的巨大變化。一九五九年不幸事件後，西藏有了飛機場、發電廠、水泥廠，有了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西藏師範學院等三所高等院校，各縣都有中學。而在舊時代，只有上層人物能夠將子弟送往英國、印度、成都接受教育，勞苦大眾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的。

阿沛·晉美先生對數萬中國留學生中只有四名藏胞深感不平。他認為這是歧視藏胞的一種表現，我亦無法同意。

須知，自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制度以來，藏胞一直是受到優待的。許多著名院校都降低錄取分數以迎藏族學生。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曾有一個藏族班，這批學員多數是昔日農奴的子女，他們因排演出莎士比亞名劇而博得好評。

我認為，中共當局採取種種手段將西藏保留在祖國大家庭中是無可厚非的。中共之前的歷屆中央政府未能做到這一點，只是力有不逮而已。國府告別大陸近四十年了，仍設有「藏委員會」這一衙門，其用心不問可知。

阿沛·晉美先生對藏人形象被扭曲的現象憤然不平，否定舊西藏是「最野蠻、最落後、最黑暗、最殘酷」這一評價。我想請問他：你否去過布達拉宮，是否參觀過那裏的刑具室？我曾親眼見過許多中老年農奴身上慘不忍睹的傷痕，他們是不是人？！他們的基本人權是否應得到保障？！

另外，即以受到別有用心吹捧的唐朝文成公主而言，其真實情況也是很悲慘的：未至拉薩，便慘遭強姦。許多藏胞時常津津樂道此事

，讓我們這些漢人說什麼好呢？

我覺得，由於西藏問題太過複雜，很難求得統一意見。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從歷史角度來看，西藏在中共當局統治下究竟是走向進步還是走向倒退？

時至今日，未見有誰能夠雄辯地證明後面一種說法。我看到的只是一種遺老遺少的悲鳴，令我想到紐約市曼哈頓五十七街的一家俄國茶館，那裏有許多頂着「親王」、「伯爵」頭銜的帝俄貴族的後裔，他們緬懷祖上的顯赫地位，拒不承認今日蘇俄已成爲堪與美國爭霸的超級大國的事實……

毋庸置疑，西藏人民的生活較當年已有很大的改善。已被劃入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自治縣人均收入達人民幣四百多元，爲全國最富縣。當然，西藏地區貧富不均，最窮的日土縣，連縣委書記也只能在土房裏委屈求全。

王炳章先生過去發表過不少精辟見解，啓人思路。但最近一篇「街頭勝於旅館——談選擇自由」（中春雜誌第五十七期）却難令人心服。

王文中這樣的話：「那些嘲笑藏族宗教信仰『愚昧』的人，大概也會嘲笑喬絲·布朗女士對街頭生活的選擇是一種『愚昧』。他們哪裏知道自由的選擇既是人類最本能的追求，也是很高的人權境界。」

這段話的漏誤之處在於，他忽略了每一個進行選擇的人都不是荒島上的魯賓遜，而是整個社會的一員，其選擇必須以不妨礙他人及社會爲前提。而且，人類文明總是要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違逆這個總趨勢的選擇（個人也罷、民族也罷）則是不可取的。

喬絲·布朗女士的選擇是不足稱道的。因爲這種選擇不僅違背了人類從曠野走向屋宇、

從愚昧走向文明的總趨勢，還有碍社會的穩定秩序。

如果喬絲·布朗女士的選擇得到肯定，那麼普天下所有自殺者對死亡的選擇也應得到肯定，或者至少這是他們個人的事情，旁人無權加以干涉……但是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援救自殺者都被視爲一種義舉，中國自古以來甚至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說法。原因就在於：自殺者對於死亡的選擇違背了人類生存的天性。

話題回到西藏問題上面。我認為，藏胞的宗教信仰是愚昧的，因爲裏面有許多反人性的糟粕。

舉例來說，班禪副委員長長回藏講經，如廁成了大問題。因爲狂熱而愚昧的信徒們認爲那些穢物是神聖之物，爭先搶食並爲此奉獻金錢……班禪副委員長爲避免此種情況發生，有時得驅車幾百里才得以方便。

請問，這不是愚昧又是什麼？！前幾年震驚美國的「人民聖殿派」慘案，最近台灣的劉和穆一夫十餘妻妾案，那些男女信徒又何嘗不是心甘情願地做出了選擇？難道這種選擇不應加以制止、取締嗎？！

毫無疑問，中共政權是用槍桿子強加於藏胞頭上的政權，並非他們自由選擇了這個政權（同樣，中共政權也是用槍桿子強加在漢人、蒙人、滿人、回人……頭上的政權，餘類推）。然而，若評價中共政權數十年來帶給西藏的功和過，則必須腳踏實地地從事浩繁、艱苦的調查和研究，可惜的是，國內根本容不得異於中共官方的意見，而海外的呼聲又顯得蒼白而空乏。

作爲對西藏地區懷有深厚感情的地質工作者，我期盼早日看到令人心悅誠服的卓越之見。

# 「中共中央同意

## 「企業法」質疑

（中國大陸研究生·加拿大）林峯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的位置赫然登載了這樣的大標題：「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原則同意『企業法（草案）』」，提議由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兩天之後，《人民日報》又登出了「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企業法』」的消息。

筆者對於「健全立法」和「依法治國」等主張舉雙手贊成，對於制定『企業法』這一具體的立法行動也十分擁護，但是對於這一立法過程所依據的程序却感到大惑不解。

中國「憲法」規定的立法程序是：先由國務院負責制訂法律的草案，然後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批准。整個過程的執行純粹是政府事務，與任何一個黨派團體都不相干。既然如此，那麼在國家作出立法決定之前，有什麼必要先由某一個政黨的中央政治局來決定同意還是不同意呢？如果該黨的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某項立法，國家立法機構就不能立法了嗎？再者，國務院既然已經制訂了『企業法』的草案，下一步當然會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早有既定的立法程序在那裡，何勞中共中央政治局親自出面，來「提議」由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呢？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如果說，因為「憲法」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共產黨就可以直接操縱干預國家事務，那麼還要一整套政府機構幹什麼？全都由共產黨直接包辦不是更便當嗎？既然政府設立了

立法機構，「憲法」規定了明確的立法程序，那麼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橫插進來算是怎麼一回事呢？

實際上，中國的「憲法」雖然規定了共產黨在政治上相對於其它黨派社團的領導地位，或者說是執政黨的地位，但並沒有賦予共產黨以直接插手國家事務的任何權力。相反地，「憲法」明確規定：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在內的一切國家權力屬於全國人大和人民政府，而一切政黨只能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之內活動。也就是說，和其它黨派社團一樣，共產黨的一切活動也必須遵守國家法律，服從政府的管理，而不能反過來命令和支配政府。

執政黨對國家進行領導，主要有兩種方式，即「間接的方式」和「直接的方式」。其中前一種方式是合法的，而後一種方式是不合法的。所謂「間接的方式」，是指執政黨通過其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的黨員，在法律所賦予的職權範圍內發揮影響，使執政黨的方針在政府事務中得到貫徹，從而間接地實現執政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這是一種遵循程序的方式，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是以這種方式來執政的。另一種所謂「直接的方式」，是指由執政黨的黨務執行機構直接對政府機構發出指令，直接干預甚至操縱政府事務，把黨的機構變成直接領導政府機構的「超級總管」。這種方式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是明顯違反「憲法」的。

這兩種方式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通過黨員個人在履行政府公務的過程中發揮影響，而後者則是由黨的機構直接指揮政府機構。「憲法」並沒有賦予黨的機構對政府機構有任何行政領導關係，所以後一種方式是非法的，而且必然會導致國家行政指導系統的混亂。

這次在全國人大審議『企業法』草案之前，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來決定同意與否，就是中共違反「憲法」，不遵守程序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實，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委員長都是中共黨員，由他們以政府首腦的身份出面，按照法定的程序來完成這項立法，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偏偏不甘寂寞，非要以黨務執行機構的身份橫插到政府事務中來，反而構成了「違憲」行為。這實在是畫蛇添足之舉。

筆者並沒有說共產黨不該領導國家，也沒有說制定『企業法』不好。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告訴中共，要學會遵循程序和遵守法律。立法的本意是要建立程序，可是如果立法的過程本身就違反了程序，那還怎麼要求別人遵守程序呢？

### 快速滙款公司

FAMILY REMITTANCE INC.

紐約市堅尼街221號林肯銀行樓上517室

221 CANAL STREET, SUITE 51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 966-2631 1-800-624-3216 外州免費

所有滙款都有  
全額保險

您要滙款至  
中國大陸嗎？

本公司專理·歡迎支票、信用卡  
優惠滙率(比銀行高)  
快速信實(只需四至五天)

郵寄滙款申請書

請解付下列滙款:

Please effect the following remittance:

M/F#

美金 Amount in words	人民幣 RMB
收款人姓名 Payee's Name	滙款人姓名 Remitter's Name
地址 Address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 四個堅持

## 堅持不住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羅曼

「四個堅持」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若不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徹底拋棄，中共改革的目標最終會成為泡影。

楊巍同學因反對「四個堅持」而鄉鑄入獄，被判刑兩年，若按照這一罪名而平等量刑，恐怕在中國應該入獄的將不計其數，其中鄧小平、趙紫陽等人，則更會因為違反「四個堅持」判無期徒刑。然而在中國絕無公理可言。為什麼？因為在中國，誰掌握最高權力，誰就掌握對一切，包括理論、實踐、法律的解釋權、修改權和仲裁權。紐約市立學院教授 IVO DACHACEK 指出：「中國的一九五四年的

憲法第十九條和八十七條保證所有的現代言論自由，並進一步明確表示國家要提供「必要的物質方便」。但是第十九條同時指出要鎮壓和懲罰一切反革命活動，把什麼時候某個批評是有益的或者構成了反革命活動的決定權留給了秘密警察和共產黨。」寫入現行憲法的「四個堅持」是同樣的東西，它是中共按其某個時期的政治需要鎮壓人民的武器。只要中共不拋棄專制制度和權力的統治，代之以民主制度和法律的管理，中國只能是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甚至「四個堅持」從理論上說就是不科學的，甚至是有誤的。只有固定的原則、模式、定律

、方向，才好談得上堅持，連牛頓定律還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是正確的，才要堅持，何況「四個堅持」本身的內容在不斷地否定、肯定、再否定，新的模式被提出，舊的模式被拋棄，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什麼？怎麼堅持？實際上，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早已被鄧小平、趙紫陽等人堅持得面目全非了。

共產黨掌權後短短三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共產黨常常犯錯誤，而且是全國性的、災難性的錯誤，當共產黨犯錯誤的時候，難道就不是共產黨的領導了？如果是，那又如何堅持呢？在共產黨迫害五十四萬「右派份子」的時候，在領導全國「大躍進」的時候，在搞十年內亂的時候，在反對「精神污染」的時候，難道也要堅持他的領導嗎？堅持的結果只能是堅持犯這樣的歷史性錯誤。鄧小平本人不也因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犯下「反右」的錯誤嗎？有誰保證共產黨不再犯這樣的錯誤呢？這樣一個屢犯錯誤的執政黨，怎麼能強迫人民無條件地堅持他的領導呢？

人民民主專政在實際上失去了人民民主的限定語後，只剩下專政的實質。當把幾十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當把億萬人民推入武鬥，當

工人民兵在天安門廣場揮舞棍棒把「四·五」運動浸透在血泊中，而在鄧小平時代，當把爭取民主的群眾投入監獄，當大學生們為了實現民主，在憲法的保護下上街遊行而被軍警包圍，用卡車運走並遭到毒打的時候，這難道是人民民主專政？不，這是對人民和民主的專政。這樣的專政怎麼能堅持呢？

至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更是無稽之談。中國幹了近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到現在什麼社會主義還說不清楚。五十年代初，有的人因為有幾畝地，雇用了兩個人而被劃為地主，五十年代末，取消土地私有，或立人民公社，七十年代取消自留地，割資本主義尾巴，都說是在搞社會主義；而八十年代，分田單幹，私人開業，雇用上百人，却成了大幹社會主義。現在，生產資料都可以買賣，允許私人佔有，徹底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同樣的名詞下，內涵發生了如此變化，而且還將發生更多的變化，連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不能明確地、具體地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那又怎麼堅持呢？

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很多理論、觀點早已被實踐局部或全部地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理論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有害的，遭到人民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唾棄。精髓已被拋棄，還提堅持毛澤東思想真是荒唐透頂。

「四個堅持」的理論，在定義上含糊不清，在內容上變化不定，在理論上矛盾百出，在實踐上自相否定。這樣一個堅持也堅持不住的東西，這樣一個解釋也解釋不通的東西，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不徹底拋棄，還等什麼？



# 白與紅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藍羽



一、  
市芭蕾舞團的演員白薇剛走出練功房，一個同事就迎上來，興沖沖地說：「白薇，告訴你個好消息，團裡新調來一名演員，妳猜她叫什麼？洪蕾。哈！跟妳正好是一對。快去認識一下吧！」

白薇加快步子向辦公室走去。許多人已經圍在那兒了，遠遠看見白薇，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熱烈地喊道：「白蕾薇——紅蕾薇！」  
「紅蕾薇——白蕾薇！」  
白薇微笑着穿過人叢，一個姑娘的身姿頓時撲入了眼帘：看上去她很年輕、活潑，有一

張泛著紅暈和兩個笑渦的圓圓的臉頰，配上那帶條紋的粉紅色的連衣裙，給人一種火一般熱烈和刺眼的感覺。洪蕾也抬起眼睛端詳著白薇，連她自己都不免驚訝，忍不住發出「呀」的一聲。那是一張同樣美麗但略顯清瘦和蒼白的臉，深沉的眼睛，微微啓開的嘴唇上露出了一絲淺淺的微笑，穿著件潔白的短袖衫，顯得格外文靜、淡雅而端莊。

「妳好！——我叫洪蕾！」  
「妳好！——我叫白薇！」

她們就這樣認識了。而且互相感到已經認識了很久似的。洪蕾搬到白薇的宿舍裡來住了，成了形影不離的一對兒。爲了祝賀她們的友誼，在那淺綠色的花盆裡，她們栽下了兩株紅白二色的薔薇。

但是很快她們就都感到了性格之間的差異。  
洪蕾待人熱情，愛說話、愛笑，一刻兒也安靜不下來。她喜歡交際，結識各界名流。某書記或部長啦，他們的子女啦，作家啦，畫家啦，著名的演員啦。一到晚上，不是她去走訪就是有人登門，星期天，家裡簡直成了俱樂部，電唱機哇哇地響著，滿地丟的是煙蒂或瓜子壳兒。來的客人都恭維她，說她年輕、活潑、長得漂亮，她聽得高興得不得了。她的自尊心很強，在人們中間，她覺得理所當然地要受到恭維的，誰要對她哪怕是流露出一絲冷淡，也會觸到她神經的最敏感的一部份。有些人甚至還向她表白了愛情，她開心極了，對白薇說：「妳當我會愛上誰嗎？嗯？——啊哈哈哈哈哈！」

白薇呢？却完全不同。她像個大姐似的，寬厚、溫柔，雖然她並不喜歡洪蕾的爭強好勝性格，但總是原諒她、體貼她。自從洪蕾搬來

和她同住以後，宿舍裡完全失去了寧靜，客人們一到，她只好帶著抱歉的笑容悄悄地讓開了。

洪蕾當然是愛白薇的，特別是在她需要的時候。她忍受不了孤寂，她可以毫無顧忌地向白薇傾訴，如同對自己的靈魂剖白一樣。雖然有時候，她也厭煩白薇，譬如說吧，每當星期天的聚會散了以後，夜已經很深了，洪蕾渾身透出一種歡樂的慵倦，倒在床上。這時，白薇回來了，她走到洪蕾面前，愛撫地微笑着，輕輕地搖搖她。

洪蕾說：「薇姐，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呀？」

「嗯……」

「妳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

「又去看那個路小寶了，是不是？」

「蕾妹，妳說怎麼辦才好呢？」白薇輕輕

吁了口氣：「路小寶又被抓起來了……」

「這關妳什麼事？妳呀妳呀，我都成了愛管閒事的老太婆了！」

洪蕾的話說得倒也不假。一天，白薇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一個流浪兒——他就是路小寶——她見他怪可憐的，給了他五塊錢，後來他們不知怎麼就成了朋友了。

「當然，他偷東西是不對的，但總要給他條活路呀……我還到勞改農場找過他父親，和我父親一樣，也是冤裡冤枉的。說來真可笑，他不就是信仰基督教，聽美國牧師佈過兩次道，就被打成了美國特務，關了十幾年，現在都還不放出來。我準備……」

「薇姐，妳怎麼啦？吃了豹子膽啦？」洪蕾睜大了眼睛，過了一會兒，才長聲打了個哈欠，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睡吧。」

白薇露出一種打擾了別人而感到自愧的神態，溫柔地、歉意地點點頭，走開了。但是，即使是這樣，誰又能不承認他們是一對很好的朋友呢？！

## 二、

一個天空飄著玫瑰色小雲朵的夏日的黃昏，洪蕾領著一位陌生的客人來到她們的宿舍。

「坐吧——請坐。」洪蕾快樂地對他說。

白薇正在專心設計舞蹈動作，忙站起來，抱歉地笑了笑，打算離去。

「等一等，薇姐，來，我給妳介紹一下。」

「洪蕾有些激動地拉著白薇的手，對客人道：『這是芭蕾舞星白薇。他——有才華的詩人，我的同學——蘇雨汀。剛調到這個城市來，在作家協會工作。』」

白薇的臉微微一紅，和蘇雨汀握了握手。

「不要走嘛，薇姐，今晚就好好玩玩吧——你讀過雨汀的詩嗎？——『愛情，開在田野上的花朵』，他的處女作一出版就引起轟動，寫得太好啦，特別是那首『露珠』。」

蘇雨汀是個瘦高個兒，額頭突出寬廣，潤而厚的嘴唇在微黑的臉膛上勾出堅韌的線條。在他那顯得有點呆滯的不大的眼睛裡，流露出一種也許是愁思、也許是疲倦的神色。他聽了洪蕾的話，眉頭微微一皺。

洪蕾熱烈地背誦道：「『我愛那每一顆露珠，在朝陽中閃爍著萬千色彩，它就像我們的生活，映出一個彩色的世界。』……」

「好啦，好啦，不要唸啦，」蘇雨汀煩躁地說：「我并不喜歡我的詩。」

「啊？是嗎？」洪蕾故作驚訝地反問了一句：「據說有名的作家都是不喜歡自己的作品的。」

的。」

「但我說的是真話。」

白薇不知什麼時候悄悄來到蘇雨汀身邊的，她輕輕說了聲：「請原諒……我，也不太愛你的詩……」

「哈！洪蕾，妳聽——」蘇雨汀眼睛一亮，高興極了，大聲叫起來：「我找到了支持者，二比一，怎麼樣？妳輸了！」

「薇姐歷來是對中國的當代文學持虛無主義的態度。」洪蕾并不示弱，還嘴道。

「是嗎？是這樣嗎？」蘇雨汀盯著白薇追問

他們交談了不一會兒，那些作家啦、畫家啦、演員啦、某書記或部長的兒子啦都來了，大家照例圍聚在洪蕾身邊，電唱機的音樂在嘈雜地響著，滿屋煙霧騰騰，磕瓜子的聲音就像雨點兒一樣，他們在談著詩，其中有個作家用權威般的聲音評價著一位正風靡于世的詩人，說他如何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歌頌了生活中的美，特別在鏗字煉句和創造意境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洪蕾立刻應和著，說她讀了這些詩的時候，簡直如醉似狂。末了，她站起來，準備把蘇雨汀介紹給大家，並對他的詩來一番引人注意的評價。可是，這時她才發現，蘇雨汀和白薇已經離開了他們，到陽台外面去了。洪蕾的臉色馬上變得陰沉下來。

假如按照洪蕾的想法，說他們是相約而到陽台去的，那真是天大的冤枉。白薇只不過由於不習慣這樣的聚會，打算到陽台外面去透透氣，好抽空離開。可她剛出來不久，蘇雨汀也來到陽台上了。

「妳好，」蘇雨汀手扶著陽台的欄杆，說道：「還是繼續我們剛才的話題吧。請妳講講，為什麼不喜歡我的詩？」

「……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呢？妳覺得我說了一大堆廢話……對嗎？」

「……也許，是有一點兒……不過，對不起，不僅對你，就是對我們當代的文學，我也……」她把要說的話嚥下去了。

「大膽點，大膽點，把妳心裡想的都說出來。」

「……我覺得我們的作家，都沒有用自己的腦袋寫作，而是……一個執筆的機器。文學的生命是真實，而當今的文學，恰恰是不讓人看到真實……」

「太好啦！說得太好啦！」蘇雨汀大聲地熱烈地喊了起來。「聽著，白薇，我是非常非常贊同妳的觀點的。可我是不得已而為之，在劉賓雁、王蒙、秦兆陽被打成右派之後，大家都不得已而為之。我為我寫出這樣虛偽的詩而感到羞耻。特別是今天，對，就是今天早上，一位命運坎坷的老詩人——我的老師——來找我了。他過去是個風度翩翩的才子型的人物，可現在，老態龍鐘，完全被折磨得不成個人樣了。他對我講述了他被劃成右派以後的遭遇，天哪！什麼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統統都沒有了！這就是我們這個『彩色的世界』！」

「啊，是呀，是呀，我想說的也就是這一點。」白薇的心也被熱情的火花點亮了，急匆匆地說：「當我讀你的詩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為什麼不寫像路小寶那樣的人的生活……」

「什麼路小寶？」

「我的一個朋友……請原諒，你一定不喜歡聽……」

「不，恰恰相反。」

「他真可憐，父親被判了十幾年刑，我對

你說，他完全是冤枉的，冤枉的……丟下了沒有工作的母親，窮得沒有法子，學壞了，偷東西。我曾給過他家一點錢，可是不久，他又變壞了……」

蘇雨汀深深地垂下了頭，眼睛裡含著淚花悲憤地道：「是呀，處處是冤獄！處處是冤獄！政治信仰的權利、宗教信仰的權利，甚至人生自由的權利，都沒有了！沒有了！……當詩歌不能直言社會而又滿紙謊言的時候，它還有什麼價值！……」

「哈，好呀，你們有什麼悄悄話非要在外面講不可呢？薇姐，我要把客人從妳身邊搶走啦！」洪蕃帶著尖刻的嘻笑聲走到陽台上，挽起蘇雨汀的手。「走吧，讓我把你和你的詩介紹給朋友們……」

蘇雨汀蹙著眉頭，緊緊抵起嘴唇，說：「謝謝。不過，洪蕃，我和我的詩都是一錢不值的——我該告辭了，再見！」

「你怎麼……」洪蕃楞住了。蘇雨汀沒有向宿舍裡的任何人作別，便離去了。

當把所有的客人送走以後，洪蕃撲在床上哭了起來，這一回她比任何一次都哭得傷心，因為她覺得蘇雨汀是她遇到過的最傲慢、最蔑視她的人。白薇不知所措地撫摸著她蓬鬆的頭髮，像哄小孩子一樣安慰著她。

「他多傲慢啊！他自以為出過一本詩集，寫了一點好詩，就了不起！」

別這樣說，洪蕃。他並不是因為寫了什麼好詩才這樣的……」

「那是為什麼呢？」

「恰恰相反，他正是覺得他的詩寫得不好……」

「好呀，妳還袒護他！」洪蕃一個翻身從

床上坐起來。「妳當我看不出來嗎？他愛妳！——而妳，也愛他！」

這聲音簡直像電光雷火一樣突然，白薇楞住了，發出一聲尖叫，急忙捂住洪蕃的嘴，用乞求而慌亂的聲音說：「蕃妹，看妳說些什麼呀，快閉嘴吧！」

「難道這不是真的嗎？」洪蕃嘴角邊露出一絲惡毒的微笑。

「不是，不是——天哪，這都是妳的胡思亂想！」

「那好！」洪蕃忽然又解嘲似的笑了，咬著下嘴唇，「妳見過馬戲團裡的馴獅女郎嗎？」

「這頭獅子，我要馴服他！」

「什麼？」白薇不解地問。

「我愛他。」說真話，這不過是洪蕃在幾秒鐘之內一個突起的念頭，她能把這句話說出來，連她自己也感到驚訝，但奇怪的是語氣却很平靜。

「啊……是這樣……」白薇蒼白的臉上含著一絲溫柔的微笑。「妳放心，我……怎麼會呢？」

三天後的一個夜晚，在城市公園的湖面上，蕩漾著一隻小小的游艇，艇上坐著洪蕃和蘇雨汀。她為了詩人能和牠一齊划船而感到抑制不住的喜悅。月亮還沒有升起，可是微泛著漣漪的水面却映著燦爛的星星，輕輕撥動的槳聲如絮語似的，細小的浪花在星光下灑著藍寶石一樣的颜色，這兒或那兒，飄著一縷縷若有似無的夜霧，像一張朦朦朧朧的網。

「雨汀，」洪蕃感到自己聲音如火焰一樣熱烈而顫抖起來了，「多美的夜晚啊！天空、星光、泛著漣漪的湖面，你和我……啊，我們這樣划呀划呀，能離開人世間到一個什麼去處才好……你不感到已經到了一個什麼去處了嗎

「不，爲什麼要離開人世間呢？」蘇雨汀微笑了一下，問。

「……生活太苦悶了，悶得簡直讓人受不了……」洪蕾淒涼地嘆了口氣，「圍在我身邊的都是些庸俗的、平凡的人，讓我給你說吧，有個叫何志武的，就在拼命地追求我，可是只要你一看那蠢樣子，就會直發噁心……我幻想著一種多彩燦爛的生活，生活壓根兒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

接著是一陣長久的沉默。船在一個拱形的橋洞下停住了。蘇雨汀臉上現出驚愕的神情，洪蕾把槳擱在舢板上，那雙美麗的眼睛閃出了痴迷的逼人的光彩，大膽地盯著他。

「……我忽然想起來了，中學時候，你寫過一首詩給我。那時，你還是個傻小子，好像一點也不懂事……」

「是嗎？……其實，我現在也很傻……」

蘇雨汀啞啞地說，臉忽然紅了，他想起十七歲的情景。那時，他確實對洪蕾懷著一種孩子般初戀的膽怯而又甜蜜的感情，可是洪蕾却像驕傲的公主一樣，從來沒有看過他一眼。

「聽著，雨汀，」洪蕾的眼睛閃出火一樣的光來，多熱得使蘇雨汀害怕。她大膽地宣佈道：「我愛你，就是這樣！」她一面說一面想，這頭獅子，大概一定會撲過來咬我一口的！

蘇雨汀心跳得厲害，閉上了眼睛。

「啊，怎麼樣？你不回答我嗎？」洪蕾逼視著他，由於沒有得到想像中的熱烈的反應，她氣憤地拿起舢板上的槳，用勁划起來。

「不，」蘇雨汀忽然捏住她的手。「讓我們呆在陰影裡好了，在這兒做甜美的夢吧。」

洪蕾眼裡泛著淚光，高興地舒了口氣。「我在想，」蘇雨汀貼著她的耳朵喃喃道

：「我們也許是不同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從中學時代，我就不由自主地被妳的美所迷惑……」

### 三、

假如……不是這場突來的風暴，生活，對他們來說，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是啊，一股歡快的溪流如果遇到橫斷的山脈，它可能就會一分爲二，向不同的方向流去。而兩股毫不相干的溪流，却因爲一個意外的機緣，又會溶匯在一起。這不是常有的事嗎？

『文化大革命』來臨了！

一場風暴在變幻著每一個人的命運。

六十年代末期一個陰沉沉的早晨，白薇剛起床，就有個小孩送來一張紙片，上面寫著倉促而潦草的字迹：

「蕾，來不及見妳了，我已被關進『牛棚』。汀。」

白薇臉色頓時蒼白，她急匆匆地把還睡在溫熱的被窩裡的洪蕾喊醒。

「蕾妹，快，起來——雨汀來信了！」白薇嘴唇哆嗦顫抖著，搖著她的身子。

「啊，是嗎？」洪蕾懶懶地打了個哈欠，坐起來。她和蘇雨汀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運動一開始，他就當當作牛鬼蛇神揪出來。爾後，報紙點名批判他的作品，甚至在他「愛情，開在田野上的花朵」這本詩集裡，也找到了一枝枝射向黨的「毒箭」。令白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露珠」這首詩。批判文章寫道：「蘇雨汀把人民比喻成『露珠』，把黨比喻成『陽光』，衆所週知，在強烈的陽光下露珠是會被蒸發乃至消失掉的，他用此比喻黨和人民的關係，表達了對黨強烈的仇恨情緒，用心何其毒也



！……洪蕾接過紙片，看著看著，兩隻手發起抖來。忽然，她一頭撲在白薇懷裡，失聲痛哭。『啊，薇姐，多可怕呀，多可怕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白薇也哭了，像大姐一樣溫存地安慰著她。

「讓我先給你打聽打聽，看看他關在什麼地方，然後再定個時間去看看他吧。」

「當然，要去的。」洪蕾揩著眼淚說：「我是一定要去的……不過，當時我爲什麼沒有看出來呀，『露珠』這首詩竟會這麼惡毒……」

洪蕾悲悲切切痛哭了三天，第四天，她們真的已經要去看看蘇雨汀了，可不知怎麼洪蕾患了感冒，頭痛。第五天，又是一個飄著玫瑰色小雲朵的黃昏，洪蕾卻領著另外一位客人來到了她們宿舍。

「坐吧——請坐。」洪蕾快樂地對他說。這個面目呆沉的青年，就是何志武。他穿著件在那個年代很爲時髦的繫著皮帶的綠軍衣，一舉一動都顯得機靈深沉，含而不露。雖然

誰都知道他是從一個普通的辦事員榮升到這個城市某造反派的大頭頭，但他從來不誇耀自己的勝利，他話不多，可一說起來就果敢、有力，在他那褐色的小眼睛裡，經常閃出一股冷冷的銳利而有些陰沉的光芒，嘴唇像鐵閘般地緊閉著，一接觸到這樣的目的和嘴唇，洪蕃就會感到一陣輕微的顫慄。

據說，在蘇雨汀被揪出來以後，有人已經開始搜集洪蕃的「黑材料」，幸虧何志武的保護，才使她幸免遇難。也許是爲了報答他的救命之恩吧，從那以後，何志武就成了洪蕃家的座上客。

現在，在洪蕃的宿舍裡，聚會已經物是人非了。那些作家啦、演員啦、書記的兒子啦，都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的却是一些時髦的革命者。談話的內容當然也變了，沒有誰再去議論什麼詩呀、畫呀，如果有人偶爾談起藝術，連洪蕃也會對他投去不屑的目光。她津津有味地聽他們唸著「首長」的講話，分析運動發展的動態，估計對立派要採取的行動……當然啦，何志武，是這些人的中心。他有著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深謀遠慮。由於過去洪蕃對他表示過冷淡，現在他對洪蕃也做出傲慢、粗暴的樣子，可越這樣，就越有一股什麼力量，緊緊地吸引著洪蕃。

有一次發生了一件事，使洪蕃深深地佩服上他了。

那是夏末的一天，在何志武的部署下，他們向對立派展開了一場武鬥，搗毀了對立派的「司令部」，還抓獲了十多個俘虜。緊接著，對立派也向他們展開了還擊。由於武鬥是何志武他們先挑起來的，輿論當然於他們不利，眼看有些頂不住了，這時，何志武突然生出了一個妙計。

「我有辦法了！」  
「什麼辦法？」另外幾個已感到束手無策的頭頭探過身問。

何志武把周圍的人都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的目光在洪蕃身上停住了。

「洪蕃，妳不是真正的革命派？」  
「當然是啦。」洪蕃毫不猶豫地回答。

「好，那這個任務就交給妳。由妳妝扮成一個被對方武鬥打死的人，我們抬著妳遊行，這樣，輿論很快就會轉向我們的。」

「這……」洪蕃害怕了：「這能行嗎？」  
「爲什麼不能？只要爲了革命，手段是不重要的。妳只管睡在擔架上，蓋上白被單，上面再潑些紅墨水什麼的，當做流出來的血，只要不說出去，誰能搞得明白？」

「這一著太妙了！」一個頭頭說：「何志武，虧你想得出來！」

「那就快草擬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電報吧，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倒打一耙。把標語和大字報也準備好。」看，觸目驚心的武鬥血案！

「償還人命，爲死難戰友報仇！」……  
這一計果然靈驗。中央文革立即出面支持他們，何志武又從劣勢轉爲優勢了。

……終於，必然會發生的事發生了！一個下著雨的陰森的夜晚，何志武用一輛吉普車把洪蕃拉到郊外一個賓館裡，剛走進房間，他忽然像頭野獸似的把洪蕃緊緊摟在懷裡。洪蕃驚懼地喊了一聲，掙扎著。何志武眼裡射出冰冷而銳利的目光，牙齒咬得嘎嘎直響，揮起手掌，在她臉上狠狠抽了幾個脆響的耳光。洪蕃渾身打著顫，抽泣著，但最後終於還是在他可怕的意志的衝擊下屈從了他。

當吉普車把洪蕃往回送的時候，夜色更濃了，雨點在模糊一片的樹叢中發出淒涼的聲音

。他們相互都沉默著。洪蕃臉色蒼白，她感到她的腦袋變得那麼沉重，思維像冰一樣凍結起來……忽然，她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想起了蘇雨汀——星光燦爛的夜晚。橋洞下的陰影。喃喃的私語——這一切，都顯得既朦朧又遙遠，彷彿是從電影裡看到的和自己毫無關係的鏡頭似的……

……車子碎石路上奔馳……何志武的身體輕微地搖晃著……啊，這個男人！多麼冰冷的目光，臉上厚重的肌肉有著刀刻般的冷酷；但他不正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人物嗎？——這一點，有誰能否認呢？……洪蕃深長的舒了口氣，思維又如春水一般泛濫起來了。她看到在那黑暗的遠方，有一顆晶亮的星星，在擠著眼兒向她笑……她臉上也不覺泛出一絲微笑……

正想到這裡，忽然車燈一閃，洪蕃的眼睛也隨著這閃電一般犀利的燈光，看見一個孤獨行走的路人。她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衣，臉龐顯得蒼白和清癯，零亂的頭髮被雨淋濕了，緊緊貼在額上。「是白薇！」洪蕃不禁驚懼地打了個哆嗦，朝何志武喊了聲：

「把車開快點！」  
但何志武却故意將車開得很慢，甚至穿過凸凹不平的渾水坑時，還有意潑了白薇一身泥漿。

洪蕃記得，很早以前，她和白薇爲了蘇雨汀的事吵過一次嘴，自那以後，兩個人的關係就疏遠了，雖然她們還睡在一個宿舍裡，却幾乎沒有什麼話說，當然各自之間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相互也都不甚瞭解。

何志武冷冷地笑著，對洪蕃道：「妳知道白薇是從哪兒回來嗎？從蘇雨汀那裡，她經常來回走二十幾里路去探望他！……他們在相愛

啊！瞧妳臉色白的，嫉妒了嗎？幸好我喜歡上了妳，不然，現在該是妳走在這條路上啊！」

洪蕃到家很久，白薇才回來。她一定很累，黑暗的長廊響著疲憊的腳步聲。門扭開以後，便靠在門框上，垂下頭，一動也不動。

不知爲什麼，洪蕃的心裡升起一股歉疚之情，她覺得應該給白薇說幾句話，便輕輕喊了一聲：

「薇姐。」

白薇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驚異的、但是溫柔的笑意。

「噢，好久都沒有聽見妳這樣喊我了。」她沉靜地說：「我都看見了，小車攪了我一身泥。難道這是真的嗎？妳和他——那個姓何的……」

「沒有，沒有……」洪蕃急忙否認道。

「沒有?!……沒有就好啦!……」白薇急促地說著，走到椅子跟前，忽然又轉過身子，大聲喊：「蕃妹！雨汀很快就要被送到一個農場去了，妳跟他走吧，他正害著病，需要有人照顧他……」

「什麼?!妳是說?!……」洪蕃不禁打了個寒噤。白薇緊緊捏住了洪蕃的手。「妳想想，他會是壞人嗎？不，這是不公正的！就像歷史上楚國的帝王對屈原不公正一樣!……」

「天呀，看妳說些什麼……」洪蕃喃喃地道。

「蕃妹，妳不是愛他嗎？愛情，只有經過苦難和曲折才能鍛煉的更純潔、更堅強。妳跟他去吧!」

「薇姐，妳這不是，啊，這不是把我往火坑裡推嗎?……讓我跟他——跟一個……」

她把後面的話咽下去了。可白薇明白她要說的是什麼，臉煞白了，淚珠從眼角無聲地滲

了出來，輕聲說道：「蕃妹，我希望猜想不到變成現實……雨汀對我說過，妳決不會去看他，更不會愛他了——而我，却抱著希望……」

一股惡毒的火焰忽然在洪蕃的胸膛裡燃燒起來，她大聲吼道：「好吧！我知道，妳和他……都在背後詛咒我……說吧，說吧，怎麼說都成！我不愛他，是的，根本不愛他！我和他有什麼關係？爲什麼老和我談他?!要愛妳去愛好了!」

白薇心裡陣陣疼痛，但她還是強忍著，撫著洪蕃的肩膀：「蕃妹，我早想把心裡話對妳



講了，可一直怕惹妳生氣……妳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聽聽我的話吧，這個世界已經發了瘋，人妖都顛倒了，不要和何志武那樣的人纏在一起，他是一頭野獸，總有一天會把妳撕個粉碎的!……」

「野獸?——要知道，馴服野獸是我的天性!」

「蕃妹，妳說些什麼呀?!」

「我已經屬於他了!」洪蕃閃出惡狠狠的眼光。「牌攤開了也好告訴妳，我只能愛一個

革命者，不能愛一個反革命。妳去告訴蘇雨汀吧!」

白薇差點要暈眩過去，她用顫抖的手緊緊地扶著椅背，才沒有跌倒。過了一會兒，她的臉色才平靜下來，顯得蒼白而冰冷。「好吧，洪蕃，看來，生活的道路還是要靠自己來走。讓我也對妳說，我愛蘇雨汀，這種愛埋在心底已經很久了，爲了不破壞妳的幸福，我在折磨著自己。但既然已經這樣，我還是說出來好，不管他到天涯海角，經歷什麼樣的災難，我都會跟他在一起!——告別了，請原諒我!我們竟會這樣分手!」

洪蕃氣極了，走在窗台前，把那朵默默開放的白薔薇扯了個粉碎。

窗外，夜像墨汁一樣的濃，風卷著微弱的雨絲，鐵溜檐上，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著。

#### 四

……一晃多少年過去了。自從她們分別以後，互相都沒有通過信息。洪蕃只從何志武那裡偶爾得知，蘇雨汀已經同白薇結了婚，他的問題基本查清，「愛情，開在田野上的花朵」雖然有問題，但屬於「好人犯錯誤」，被從農場「解放」出來，一起安排在一個山區小學校教書。

當然啦，洪蕃的生活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不過她的發展方向和白薇完全相反。她嫁給了何志武。何志武現在已榮任市革委會副主任，是一個聲名赫赫的要員了，婚後沒有多久，就搬進一幢有鐵欄柵圍牆和花園的豪華的住宅裡。晚上的聚會仍按老習慣延續下來，不過來客已經變成市裡、甚至中央一級的官員了。洪

蓄在他們中間周旋，每當這個時候，她的眼睛就興奮地燃燒著，一種搔得人心痒的幸福感使她沉迷陶醉。

「啊，我這種生活是真的嗎？是真的嗎？」她愉快地想。

可是也有這樣的日子……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感到孤寂、空虛、苦悶、煩躁，睡不著覺。丈夫還沒有回來……夜不歸家是常事了。有一次，她親眼看見他和那個年輕而且也很漂亮的女秘書在擁抱接吻……但是她沒有敢聲張出去……也不知是在開玩笑還是暗示，她丈夫時常對她說：「如果我突然想跟你離婚呢？妳同意不同意？」……不，她當然不願意的……在她的腦海裡，總翻騰著丈夫那剛毅而陰沉的影子……是的，也不知從何年何月起，她開始害怕他了，他那冰冷的目光隨時都像鎖鍊似的纏著她，一想起就會渾身發抖……

今夜，洪蓄就處在這樣的心境中，她感到一種恐怖而混亂的情緒，下巴抵著膝蓋，坐在床上發呆……一切都是因為下午那件不愉快的事引起的……丈夫乘著一輛「奔馳」牌小轎車回來了，身後跟著幾個全副武裝的警衛，一看這架勢，她就猜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匆匆忙忙來取一份文件。見到洪蓄，臉上露出譏刺而冷峻的神色，道：「哈哈，洪蓄，讓我告訴你，北京的『四·五』風潮也像瘟疫一樣蔓延到我們這兒了！妳當他們是悼念什麼周恩來嗎？扯鬼蛋！純粹是反革命鬧事。裡面出現了這樣的標語：『走向民主、自由、人權的世界！』『鎮壓是撲不滅人民的吼聲的！』『我們是人——我們要做人！』……這不是煽動是什麼！我們還查獲了一本地下油印刊物，叫『地火』。地火？——那就是說，他們要像火山迸發一樣，燒毀無產階級專政——這問題

還不嚴重嗎？妳猜『地火』的主犯是誰？哈哈，他就是妳過去的情人——蘇雨汀！我們現在只有採取革命行動去把他抓起來了。怎麼？妳想他嗎？過幾天，我可以領妳到監獄見他。」……他說話時眼裡露出兇光，牙齒在緊閉的嘴唇裡磨得嘎嘎直響。洪蓄臉色蒼白，等他離去後，差點昏厥過去……「啊，蘇雨汀真是闖了那麼大的禍嗎？多麼可怕！何志武是不會放過他的，他要活活把他吞下去……可是見鬼，我今天是怎麼了？老蘇雨汀蘇雨汀的，他管我什麼事？……」

月亮悄悄地潛進雲層，暗夜的陰影籠罩著大地。她感到小屋很悶，便穿上衣裳，沿著舖地毯的樓梯，走到花園裡來了。在兩旁有白臘樹的甬道上信步走著，而後又坐在花亭的長椅上。說也奇怪，雖然她一再抑制著自己不去想蘇雨汀，但蘇雨汀的影子還是固執地浮現在她的眼前。她想起她和他相處的往事，想起他寬廣突出的額頭，潤而厚的嘴唇以及臉上勾出的堅韌的線條。他哪像何志武啊，一點也不像。她這樣對自己說，心裡不禁生出一種對他的懷念和悵悵的情思。

——但這是怎麼搞的？——突然，外面的街道響起了一陣刺耳的警哨和雜踏的脚步聲。發生了什麼事呢？洪蓄警覺地站了起來。

「往那裡跑了！——截住！截住！」追捕的人嗓音嘶啞地喊道。

「薇姐，」這是一個小伙子氣喘吁吁的聲音。「我把他們引開，你們，你們！——從鐵欄杆爬進去……」

「小寶！小寶！」

……果然，花園裡傳來樹枝擦動的悉噠聲，有人從鐵欄杆外面翻進來了。

「誰？！」洪蓄正想喊，可也幾乎就在同時，月亮從雲隙中灑下來，照亮了這兩個個人緊張而又蒼白的臉。洪蓄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啊！她萬萬沒有料到，面前的人竟是蘇雨汀和白薇！

「哦，是妳！」蘇雨汀也認出洪蓄來了。他跛著一隻受傷的腿，冷冷地說：「尊貴的夫人，對不起，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妳的家。白薇，走！」

「天哪！天哪！」洪蓄慌亂地說：「你們等等！」

「怎麼？」蘇雨汀猛地回過頭來，眼內閃射出驚覺而又刺人的光芒。「要把我們交給妳的丈夫嗎？」

「啊，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想給他們指出一條逃跑的路，但不知該怎麼指才好。外面又響起了心驚肉跳的警哨聲。

「路小寶被他們抓走了……」白薇用沉重的低音說。

「你們應該藏起來……」蘇雨汀譏諷地一笑：「靠妳把我們藏起來嗎？」

洪蓄顯然是猶豫了，沉默了片刻。

「白薇——我們走！」蘇雨汀車轉身，拉住了白薇的手，剛走了幾步，受傷的腿傳來了一陣鑽心的疼痛，使他歪歪了嘴。

「好吧！」洪蓄突然大叫起來：「我把你們藏起來！」

「呀，」蘇雨汀又呲起牙笑了。「這不是兔子藏進狼窩裡了嗎？」

「雨汀，」白薇輕輕說了聲：「我覺得我們應該相信蓄妹，她會念著過去的感情，把我們藏起來的。你的腿傷得這麼重，出去無疑是自投羅網。」



蘇雨汀又用審視的目光盯著洪藩。但最後他終於屈服了。他們隨著洪藩，繞過那座有乳黃色粉牆的華麗的住宅，踏著堆滿腐葉和朽枝的小徑，來到花園深處一間陳舊的看守棚裡。

「你們就在這兒呆著，我保證，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洪藩不知怎麼竟對自己的冒險行動感到有些奇怪和興奮了，緊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何志武今夜不會回家，追捕你們的人，也不敢闖進這裡來！」

蘇雨汀和白薇長長地舒了口氣，倒在牆角的一堆乾草上。

直到這一刻，洪藩才有時間好好打量他們。多年不見，變化好大啊！蘇雨汀顯得更瘦削和衰老了，寬廣而突出的額頭上刻下了幾道飽經苦難的深深的皺紋，頭髮亂蓬蓬的，下巴上長滿了絡腮鬍子。而白薇呢，蒼白的臉透出青灰色，她仍然帶著寬厚的大姐般的微笑，用溫柔、誠實的目光看著洪藩……一股懷舊的傷感和憐憫的感情從洪藩心底升起來了，她覺得應該為他們做點什麼才好——這時，她的目光停在蘇雨汀受傷的腿上，血，正浸透了他的褲管，一滴一滴往下淌著……

洪藩「嘩」一下撕破了自己的衣裳，給他包紮起來。

「不用！」蘇雨汀將洪藩推開了，憤憤地道：「妳知道鎮壓我們的是誰嗎？——就是你丈夫！他帶著民兵衝進人群，抓人、打人，無所不為。我的腿就是被他們打傷的……」

「雨汀，冷靜點，我希望你不要、不要這樣！啊，藩妹，原諒我們，生活已經把我們變成兩個營壘裡的人了！」白薇向洪藩投出淒楚的、痛苦的目光，接過那塊從洪藩衣裳上撕下來的布，給蘇雨汀包紮起來。

「啊，薇姐，你們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淚光在洪藩眼裡閃爍，喉嚨哽咽著。「請相信我吧，我一定盡我的力量救你們……」

「妳說什麼？救我們？……哈哈，」蘇雨汀笑道：「如果妳願意，我們倒想救救妳這個可憐蟲呢。」

洪藩霍地站起來，她有點受不了蘇雨汀的冷嘲熱諷了。

「雨汀，假如你還不聽我的話，我就要生氣了！」白薇望望洪藩，又對蘇雨汀說道。

蘇雨汀嘆了口氣，不再吭聲了。

「藩妹，請原諒他的冒犯吧。」白薇輕聲說：「是啊，我們現在在妳眼裡，好像是很可憐的。……但是，我們自己却不覺得這樣。因為我們已經認識了真理，有了真理的人，即使生活給他再多的磨難，甚至戕殺他的生命，他也是無畏的。我們離別已經多年了，當你在溫柔鄉裡做著榮華夢的時候，我們却跋涉在一條異常痛苦的道路。流放，苦役，無家可歸，受盡欺凌，社會把它整個醜惡面都赤裸裸地擺在我們面前，使我們的思想變得更新銳和成熟了。不是嗎？中國——已經被他們統治了二十多年，他們給人民帶來些什麼呢？一個接一個

政治上的運動，一次連一次經濟上的破壞，民主被殘踏了，法治被摧毀了，人權被剝奪了，被鬪死和餓死的人加在一起，恐怕是法西斯也望塵莫及的。翻開中國的歷史，你能找到比『文化大革命』還更恐怖、更血腥的一頁嗎？這筆賬是不能不算的，即使現在他們用強權壓迫著人民的聲音，人民還是要遲早給他們算的。中國遭受到這樣空前的浩劫，使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都禁不住要問幾個『為什麼？』——中國還能再這樣下去嗎？中國的出路在哪裡？唯一能救中國的，就是必需建立一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社會。——這就是我們的覺醒。我們相信，千千萬萬中國人也正在這樣的覺醒中。是的，從表面看，他們還很強大，但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已經把他們推到了極限，現在他們已經走到了崩潰和衰亡的轉捩點上，除非他們覺悟，徹底改弦更張，否則，他們是救不了他們自己的。內壓極高的鍋爐已經出現了裂痕，一旦裂痕再擴大，幾億人向外衝脫的力量，將會把鍋爐炸個粉碎！……你不是喜歡雨汀的詩嗎？來，聽我唸唸他寫的『哀中國』，那才是真正的好詩呢！」白薇激動地唸著：「『請你沿著這條曲折的道路走去，幸福從來要靠勇敢尋覓，高山、大海都不必畏懼，你一定會看到春回祖國的奇迹！』」她唸不下去了，輕輕哭了起來。

「她怎麼會愛這樣的詩！」蘇雨汀因為腿疼而呻吟了一聲，譏諷地說：「看人家生活得像在天堂裡一樣！」

「天堂？啊！……」洪藩不知該說什麼好，她丈夫和那個女秘書親吻的情景又像特寫鏡頭一樣從她眼前晃過……但她竭力不去想它，不安地絞著手，努力要在臉上露出一絲笑紋，誰知却變成了一副淒愴的哭相。「……好，不



說了。你們大概很餓了吧，讓我去弄點吃的來……」

洪蕃從看守棚裡走出來，頭腦昏沉沉的，心裡像塞了一團麻。雖然這樣，女人的細心，使她沒有忘記抹掉四周留下的痕迹。

當她回到屋裡燃著了煤氣爐的時候，門「砰」地一聲打開了。她丈夫回來了！洪蕃絕沒有想到何志武竟會在這樣的深夜回家來，還帶著幾個警衛！他用鷹一樣銳利的目光把房間掃了掃，陰沉的臉上忽然現出粗鄙的放蕩的狂笑，用響亮的、輕佻而沙啞的聲音喊道：

「啊，洪蕃，妳在給誰做晚飯呀？是不是妳的情夫大駕光臨了？……啊？哈哈……」

洪蕃手一顫抖，瓷盤掉在地上，打碎了。

「志武，你應該懂得尊重人。」

「什麼，尊重人？我從來就不知道『人』是什麼玩意兒！……」何志武上前揪住她的衣領，兇狠地搖拽著。「說！妳把他藏到哪儿去了？鐵欄杆上染滿了血迹，不是他來過是誰？瞞得過我嗎？」他轉身對警衛喊：「給我搜！」

洪蕃的臉蒼白得可怕，癱倒在椅子上，周身發涼。

在夜的慌亂中留下的痕迹是很難抹去的，武裝警衛終於找到了蘇雨汀和白薇，把他們從看守棚裡押出來了。當他們從變得痴傻了的洪蕃身邊走過時，蘇雨汀眼裡噴出怒火，猛地舉起手，給了她一個狠狠的耳光！

洪蕃用手捂著臉，眼前一片漆黑，昏厥過去了。

## 五

……等她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冷冰冰的瓷磚地上，周圍是死一般的寂靜。頭頂上

覆蓋著一塊天花板，上面鑲著精細的花紋。沒有光澤的乳白色的熒光燈，在牆壁上投下藍幽幽的影子，空洞洞的房間，如墳墓巨大的窟窿。

「……啊，這是在哪兒呢？……墳墓嗎？我一定是死了，死了！……原來，陰間就是這個樣子……」在她混亂的意識裡，突然出現了千千萬萬張人臉，有的在哀哭，有的在傾訴，有的在狂笑，毗牙裂嘴，痛苦萬狀，她想：「這些就是屈死的冤魂吧？」她嚇得抱著頭尖叫了一聲，這又使她猛然清醒過來了，剛才發生的事清晰地顯現在她的腦海裡。「……誰把雨汀和白薇押到監獄裡去了？是誰？……瞧，爲什麼我想不起來了呢？……哦，對了，是何志武，可是，何志武又是誰？同女秘書親嘴的那個人？……啊！啊！雨汀一定認爲是我出賣了他，對，對，他們都認爲是我出賣的！」

她好容易才站起來，抬腿走了兩步，感到身體輕飄飄的，像在雲霧裡行走一樣。華麗而舒適的房間在眼裡變得奇怪而陌生了，那懸垂在牆上的枝形吊燈，那塗得亂糟糟的「毛澤東去安源」的油畫，那五屨櫃上站著的絲絨做的一臉媚相的哈叭狗，那擺在桌子上的淺灰色的海螺煙灰碟，一切都顯得古里古怪，好像是從哈哈鏡裡照出來的一般。

忽然，她看見一個女人朝她迎面走來了，她走一步，她也走一步，她站住，她也站住。她定定思索了一會兒，斷定這個女人就是她自己。這是從那架鍍鉻的穿衣鏡裡映照出來的。她不明白，爲什麼今天鏡子裡映出的這個人會這麼醜陋，死魚眼睛大大地瞪著，臉又黃又灰，和陰間的鬼魂差不多。

她感到一個硬塊把喉嚨阻塞住了，又嗚嗚哭了起來。抓起一個大花瓶，向穿衣鏡砸去。

鏡子碎了。可就在這一霎那，一個閃電般的念頭突然朝她襲來，她大聲喊道：

「啊，這是什麼生活呀！什麼生活呀！……何志武，就是這個時代培育出來的英雄嗎？卑鄙、可耻！……我幻想一種燦爛的生活，可是却掉進了罪惡的深淵！我幻想和優秀的人們在一起，可是却被醜陋的靈魂所吞噬！……」

她不安地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心靈裡捲起的風暴使她的頭在發脹，血在奔湧。

「現在，我該怎麼辦呢？」她想。

正在這時，一個臉上毫無表情的警衛進來了，他把一封信遞到洪蕃面前，兩手插腰，用斜視的目光看著她，什麼話也不說。

信是何志武寫的，她沒有心思看。

「什麼事？你說吧。」洪蕃道。

警衛人員說：「何副主任指示，鑒於你犯下了包庇階級敵人的嚴重罪行，叫我必需押你到監獄接受審理。請走吧。」

聽到這句話，洪蕃一點也沒有表示驚異，甚至還產生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她默然無語地向門外走了幾步，忽然，她又站住了，轉過身子，道：

「這就是說，他要跟我離婚了？」

「好像……是這樣吧。」

「那請你轉告他，我也決定同他離婚——他早就想這樣做了，我會讓他稱心的。」

說完，她折身走向裡屋，把東西收拾了一下，包了個小包袱。她還想給何志武寫一封信——不過，多此一舉，她考慮了一下，最後還是什麼都沒寫，走了。

警衛人員押著她穿過了街道。這是一個多星的夜晚，城市黑沉沉的，高大的建築物投下了歪歪扭扭的影子，看去就像一個負荷很重的老人佝僂著脊背在痛苦地喘息一樣。只有一些



窗口透出來的閃爍的燈火，伴隨著黎明而姍姍來遲的曙光，給它以希望。

她神情恍惚，思維又像春水一樣泛濫起來了，幻覺一個接著一個，如同波浪似的朝她襲來，她好像已經從天地萬物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正向著燦爛的星空飛去似的，突然她覺著，白薇和蘇雨汀向她迎面走了過來，蘇雨汀露出一種安祥、莊嚴的微笑，貼著她的耳朵喃喃地問：

「妳愛我的詩嗎？」

「愛！」洪蕃用渾身的力量——愛的力量，在回答。

白薇也像大姐一樣把她摟在懷裡，手指著遠方說：

「蕃妹，妳看——！」

——到了！前面就是監獄！

忽然，她的神智又蘇醒了，隱隱傳來的鑼錘的叮噠聲使她手癱腳軟。「……何志武終於把我送到監獄裡來了！……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天哪，難道我也要變成屈死的冤魂嗎？」

這時，她看見在那高大的青色的牆壁後面，有一篷帶刺的薔薇探出頭來，幾朵雪白的蓓蕾，在風中傲然搖拽著，花瓣上浸潤的露水，正悄悄往下滴。

啊，那是白薔薇，她在哭泣，也在開放！



寶慶大飯店  
**TIKI PALA**  
CHINESE RESTAURANT  
"Authentic Polynesian Cuisine"  
2500 Columbia Pike  
Arlington, Virginia 22204  
(703) 920-2661



(301)  
662-6171

177A THOMAS JOHNSON DR., FREDERICK, MD 21701

三友大飯店

##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_\_\_\_\_

\_\_\_\_\_

訂 費 (每年)  
寄達地區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 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96 港元
學生訂戶：20美元	84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 平郵：5 美元

---

# 徵稿啓事

---

各位作者和讀者：

自本期起，中國之春雜誌即由我接手主編。

中國之春創辦五年以來，在各界朋友的關心愛護下，略有成就。為了使這本雜誌在今後能得到進一步的改進和提高，我誠懇的希望大家繼續給予支持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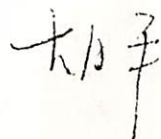
我希望大家能對本刊的編排方式和技巧方面提出改進的建議。

我希望大家能對本刊的文章內容多多提出批評指正。

在近期內，本刊擬就以下幾個問題展開較深入的討論，希望大家積極投稿。這些問題包括：

- 一、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 二、經濟改革如何突破當前困局；
- 三、極權國家如何向民主制度轉型；
- 四、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策略探討；
- 五、海峽兩岸的關係和形勢互動問題；
- 六、留學生問題研究。

中國之春雜誌主編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

# 中國之春 · 財務吃緊 這是最後一期贈閱

(請按98頁訂閱單迅速訂閱)

親愛的讀者：

中國之春雜誌社的財務狀況愈來愈顯吃緊，近期如不改善，則有停刊危險。為最大限度壓縮開支，本刊決定自下期起，暫停一切贈閱。希望各位讀者迅速訂閱（訂閱單見本刊九十八頁）。今後，若本刊財務狀況大幅改善，或有專人大筆捐款指定贈閱留學生，我們再酌情恢復部分贈閱名額。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香港》3-7710410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8.00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